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20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20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七卷（卷二至卷七）……

〔意〕高一志述　一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七卷（卷二至卷七）

〔意〕高一志述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司教

卷二

15.i Volum:
Tom: 2. de Vitae San-
ctorum 8

III, 216
inv. 2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十二位司教聖人行實卷二目錄

一 額我畧 見一張
二 盎博羅削 見八張
三 與吾思定 見十三張
四 熱落尼摩 見十八張

五瑪耳聽　見二十一張
六尼閣老　見二十八張
七保里諾　見三十三張
八弟阿尼恤　見三十八張
九亞大納削　見四十三張
十巴西畧　見四十八張
十一額肋峩畧　見五十六張
十二額肋峩畧　見六十一張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十二位司教聖人行實卷之二

宗徒之次。有司教聖人切學其德。永繼其緒。隨方開化。布教治民。而天主聖教。大興周濟。功實藉焉。姑擇其十二。述之如左。

額我略聖人行實第一

額我略羅瑪人。其親俱有德有位。止生是子。首教以仁孝。稍長傅以賢師。由文禮達政事。以繼述先業。遂成大器。柄政者聞之。舉於朝。出仕數載。親故既

盡哀孝。遂致仕隱修。首捐世業。廣施窮人。造殿奉事天主。招集賢士。厚館穀之。親炙其道。挹取其德焉。漸嘗其妙。不勝悅樂。自誓竭力日進。盡棄餘業分散貧人。謝世絕榮。

入隱士聖會。密修其德。彌崇彌彰。會友推之。適會長卒。衆友議舉以代。固辭弗獲。爲衆之長。乃爲役於衆。以身先之。蔬食薄衣。榻地短卧。迎患逢辱。甘苦。且寡言多行。罕見已身。恒避世目。甚畏乎名聞。密交天神。多領聖教精微。功力勤切。其體漸傷。猶不

間息。從弱取力。推巳及物。或治其友之內愆。或鼓同修之懈惰。或振外人之患禍。朝夕不遑。

一日。天神領上主命試其仁愛之實。佯爲商人投見哀訴其遭風濤失財貨。懇周濟之。聖人果憐之。予數金。客猶告不足復如前數施之。三日客又至復訴如前。聖人不審帑財將竭。又令執事者予之。乃知其匱。止存銀盤。即以盤予之。客領賜欣然而去不見。從是倍蒙天主恩澤。行神靈事跡。每化服人衆。是知哀矜之情。施濟之德。正天主所重嘉而厚

酬者也。

時有兄弟二人感聖人德風來受神業。日久。其弟得阿厭怠不守規法不聽長命。幾自棄於邪徑。乃正遭虐病。漸弱且死。衆友環聚。各極情急救。病者不時驚呼曰。巨蟒在是。似欲我吞。但緣仁友居茲救護不能肆耳。聖人聞之。令其以手畫十字。則蛇繞其手。弗克依命。聖人更切祈主祐之。病者方舒懷感謝曰。因吾師祝祈主祐。邪魔不至啖我。惟奔潛耳。茲伏求慈主宥吾向來所犯諸罪。從斯誓定改

遷不敢遲也。

日適都中。偶見夷僕顏貌端秀。而鬻諸市。細訪其地。知未被聖化者。聖人惻然垂淚大嘆曰。斯人以形潔清如是。而以濁心伏從魔教。惡乎可。言畢。面奏教宗。教宗命聖人同數賢友詣之。都人聞聖人行。奏教宗。懇留。教宗命使追回。

于是教宗益重其聖德。立爲緋衣宰相。遣至東方新京。匡輔國王。聖人苦辭榮位不獲。泛海至東都。國主聞知。命百官郊迎。以入。尊禮有加。奉令承教無

少間。迨國王棄世。新主嗣立。聖人商確教事既妥。辭朝回西。復命於教宗。西都民衆。不勝忻忭。未幾。天降滛雨。川河驟漲。巨蛇毒蟲遍行城市。迨數日水消蟲蛇死。氣蒸成毒。疫死者萬衆。教宗亦殞。值此災危。獨聖人忘己顧衆。療病者。慰憂者。賑窮者。經營極濟。惟力是視。士民愈感聖澤。推爲教宗。聖人聞而大驚。固辭。衆民不允。聖人疏奏東都國主。士民潛沮其疏。反特奏公舉。時聖人既發疏辭。不忍瘟毒日盛。乃躬捧天主聖母

故像。率士民行香游巡街市。籲禱天主。聖人所至明見毒氣隨在湮散。至一河橋。又見天神收刄入鞘。以示主怒已息。天戮將止矣。

於是民衆得寧。而國主已從衆志。定聖人爲教宗。聖人竊聞。輒約一商客。自匿巨甕藏城外陶穴中。民衆覓之。其家弗得。遍索之城外弗得。偶見遠山火發。往視。遂得聖人。强立之。

聖人既不獲已。承命涖任。則若初學者。往往置其所立實功。而時自進修。勸勸衆民。以崇新績。且計創

神化之基。必自中朝始。所掄所用之士。咸智且賢者。舉賢司教。各守一職。不得兼攝。若富貴而無德者。不使居上臨下。

初柄教。輒請鄰近聖教官。同議細審民俗。其不善者嚴禁而補易之。又取古來祀奉天主禮儀。或減或增。或刪或約。或托之神樂。以暢人情。使隨處遵行。至今以爲典常。

聖人修教若是殷切。天主賜以靈異之跡。驗其盛德誠功。邪魔聞名皆畏伏從命。不敢抗逆。一日。聖人

於殿中奉祭上主。忽見祥雲來降徧擁護之。又天主耶穌麗儒莊嚴嬰像降其手中。以表神寵聖人欲略報主恩。恒自約以憐窮人。周不給。每食必招貧者十二人。與同席親饗以美味。衣以時服。加贈數金以需後用。

一日。聖人如常入堂。觀諸貧客者坐席。覺座中多一人。問典客者。對曰。遵限豈敢擅違。且目數之。未見其多也。於是聖人始覺悟其多者一人。時刻變色。或老或稚。不似俗人。席徹。聖人私延之。細詢其爲

何人。何名。何業。對曰。爾何訪吾異名乎。吾向年君所賑貧客以金錢及銀盤。屢施之者也。因是以至慈天主擇立王躬以權四方教化。建正道表儀。聖人復問曰。爾何從知之。對曰。吾乃天神特來相示耳。且逮王終日。吾必將侍側。瞬息不離。又代爲禦患乞福於上主。吾之本職也。

從是聖人益急於施。城內外。第聞患病寒苦窘迫者之名。即記之冊。所得財物。日各因所須給送之不爽也。每建公館以舍旅客。或治病民。或養貧人。或

供修士。闡所屬有司富而吝者。貽書責勸之。令廣施上主所施之財。否則不足司教。而稱民之父母也。

凡聖人捄人外患如此。至其思慮天下之內患。懇切更甚焉。每議傳教之策。遍訪何邦未被神化。繇何道可引之歸正。一知之。便擇賢士。資其路費。遣之行鐸。凡瞻禮日。親奉大祭。親設教言。勸民不倦。或感疾不能登座。則筆高論。令吏陞座代誦。使民聽之得其神養耳。外冗略停。內工尤亟。朝夕非務神

課必專覽書籍或研經註或自著作故聖人書刻甚多凡理皆論其玄奥也

聖人之身孱弱又以繁冗積勞致病不獲安寧亦未嘗屈力降志間其內外之功也是故當世暨後世諸聖賢常嘆譽其德謂居高位而不盈氣動色反執卑約又常病患而不就安失節及勤理事至哉不可尚已

聖人於上主無不供之職於下民無不盡之慈久煉於苦精熟於道年壽已老豫定后事囑付內外正

容寂靜而逝。其神抱多功德上昇受無疆報。其身則聖教官民謹殮而舉大禮。於宗殿葬之。時天主降世後六百零四年。按長曆爲隋文帝仁壽四年甲子。沒後所顯神跡甚多。難以筆盡。

益博羅削聖人行實第二

益博羅削[羅瑪]人。世家之胄。其親以才能智學宦游於外。生此子。從襁褓時。即顯聖兆。嘗於寢時蜜蜂一群聚其口。人以爲瑞。豫期嬰兒文才也。

越數年父卒。母持喪歸。益博羅削方卅角。即志學從師。恒自奮迅不待策勵。數載中。格物窮理。覽名賢緒論。其才能超絕倫輩。道德之學涵養更厚。雖居於豐室。出於貴族。光於大都。富於年歲。且貌美體强。友衆役盛。文當弱世陋俗。而彼之趨操獨與正

法相孚契。不流不溺。至于終神形貞潔自存。洵爲奇異也。

既而名聞。大都豪傑英俊。無不樂與之交。此時。國主東行。代權西都者爲名賢波祿博。久聞盎傅羅削高名舉之仕。令督撫遠方。命之曰。汝往可以司教心撫治之。勿以士師刑政强服之。盎傅羅削奉命徧巡屬郡。乃至省城米郎。居未久。忽值司聖教官。及諸名士皆聚大殿議立新司。盎傅羅削亦往。忽有嬰兒。蒙天主默感。大呼曰

盎博羅削彼斯玻。士民聞言大異。瞬息間。不期而和。齊聲呼曰。盎博羅削彼斯玻。盎博羅削如聞迅雷。便遯身入署。自畫辭爵之策。則令吏役取獄犯審之。意欲姑張酷虐。駭散衆心。士民皆識之。固以請賢士走避他郡。晝夜逃竄。至晨仍在本城。始悟上主明旨。不容遯去也。衆民迎之堂上。且啓奏教宗。姑勤護守以待之。賢士乘間又退。隱於友人近莊。俄教宗命允賢士之忠友。自不敢藏。反陰引士民迎之。賢士既莫可辭。不勝憂鬱。乃依教禮。歷七

等品級。至撒責兒鐸德尊品。遂受司聖教之官。從是。以世務家務悉托賢昆撒弟落代之。而已專於教化之功。先以寶罷珍好分施貧人。次將豐産歸之聖殿。乃刻厲嚴修。勤誨其民。每瞻禮日登座談道釋經。勸提懲責不輟。其論惓惓正切。有辭有理。無所不通。故聞者多服其言。遵其旨。聖人之門。恒闢不闔。貧者不辭。患者不拒。憂者迎接而慰。訟者解釋而和。異端者以恩聯結而漸化之。

至其自責自約如犯罪者。日惟一餐。晚方薄食。止瞻

禮日稍寬之。其節口腹若是。更約心以謙。好問於下。凡聞善言。是懷是謝。所著作不敢自信。皆寄高士斧正。初蒞民時。未深知教中儀禮。則邀名聖而師之。每請教益。近遠之賓無不優待。週窮濟乏。乃更慈懇。既盡散家資。又鬻聖殿中金璧賑救焉。

聖人自幼貞潔。因以勸衆。男女從之。矢志守貞者無筭。乃造別館以居貞女。擇賢婦導之。精修。或遇不善之民。必不終絕。必盡意極之。悔改者厚接而懷之慰之。賓禮高賢。因才任之。

一日以公事有所往。途中有尊富者迎聖人升其堂。叙問其家業情事若何。主人對曰。某老矣。幸猶未衰。無疾患。子孫林林。資產豐足。友識繁衆。有生以來。無一事不如意者。聖人聞畢。心皇皇。默然。乃憶聖經所載。犯罪者嬉嬉以生。倏墮冥獄之語。謂從者曰。無停速行。天患不遠。騎行數步。則地大震開巨穴。盡陷其家。今其跡猶存。使後世知富厚占有尊富者。久聞德風。舍之。時其子感魔擾亂。乞聖人祥。原非實。塵世順境。不足憑耳。

賜援。聖人誦聖經一句。魔走不復害矣。未幾。子病亡。母不勝慟哭。以前恩求救于聖人。聖人抱兒跪禱主祐。竟復活。

當是時。國主陡篤恤自東都來西親征叛寇。遇聖人蓋所久聞者甚喜。因與密交。多領神教因而聖化日興。適東方一名郡內亂。殺一寵將。國主在西聞而大怒。發三師討之。聖人入勸。怒且解。而佞臣逢迎。已下勦屠之令。師行。聖人弗及救。憂心不已。必圖諫之。至瞻禮日。聖人在天主殿中行禮。士民皆

12

至國主偕衆臣亦至將升堦聖人出迎止之因言前事之非不應入殿國主本仁被先訓一聞聖人忠責反心伏罪請聖人宥聖人奉天主戒姑拒之以試其悔之虔否國主憂鬱歸朝自投燕居屏衮服悔慟號泣其重罪八月之後依規請釋聖人爲解之始偕登聖殿瞻禮天主從是國主愈戴聖人每以世間神聖稱之

聖人專力神治艱苦備嘗壽高力弱自覺終期不遠乃對密友詳告曰耶穌復活之日吾年將滿矣倘

欲釋註經典。垂益將來。命侍史受而書之。忽見異光幬聖首。入聖口。顏色變白如雲。頃之乃復本相。自是輟業。疾作瀕危。衆弟子善民哀惶痛切。無計可施。惟托賢者禀曰。士民不勝焦急。惟恐一時大故。聖教顛蹶。懇聖師自祈天主再賜寬假。聖人答曰。吾生時所爲未見可愧。則仗主庇。死何畏焉。言訖默行神工。至復活前一日。昏時。一大賢忽聞連呼者三。令速以聖體賦聖人。大賢如命。聖人已危。即領耶穌聖體恩澤。不勝神喜。若寐遂卒。年六十有

四時耶穌降生後三百九十七年按長曆爲東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次日治喪瘞於大殿葬時懷魔者數人大呼曰聖人神靈乃以獄火焚予使痛苦若是又感疾者多就聖人之柩祈祐得愈又或見如一明星下墜懸聖人頂上良久不移以示其神在天之榮輝也

與吾思定聖人行實第三

與吾思定利未亞人也。父曰巴弟。母曰末尼加。俱貴齋。而家富有。止生此子。父迷於異端。母則早習正道。勸夫教子。有大德之譽。

與吾思定入小學讀書。超越羣輩。然恃其才。不堪苦習。漸至游蕩。忽染危病。欲領聖水。母尚冀其生。恐生而復變。致汙本神。反蒙悖反之罪。姑拒之。蓋其俗原待年壯心明教熟。方領聖水也。與吾思定伏主佑痊愈。復執學業。稍加意於前矣。

數載文章既成。志廣其學。凡格物窮理之書雖深奥者。不煩師授。自能洞徹。獨於道學淡然。是時利未亞諸國妖教異端甚夥。與吾思定年蒭蔽深。莫能辨析是非。陷而不覺。賢母朝暮哭泣。或自勸懲。或托賢士代勉責之。無益。乃姑放絶之。弗與共食共居。一日。涕泣跪求天主幸收此小子。無俾終迷。祈禱間。蒙主默示以其子終將歸正。母遂舒懷。仍容其同居同食以待之。

興吾思定年二十五貪名好利。畢陋其鄉。赴省城擇

居設帳爲文學名師教人才辨日恣色慾不知緘口簡身適聞羅瑪之名又即棄舊願往觀光母强拘之靜默數日旋即逃赴羅瑪居二年聲名日達時國主遷都米郎命羅瑪宣召高士職都城文學當事者舉與吾思定以應既任克充其職適聞聖盎博羅削在都司教遂往謁拜晤間深仰戴之屢造門聽其論理談道設難求解神目見光明漸覺平生所矜不足觀矣賢母深念其子渡海經歷百郡來就之知其子與聖盎博羅削交不任

15

欣悅賀而嘉之。次往叩聖人淚洒聲號。乞勿棄愚子。督責指引之。聖人久聞婦賢。慰之曰。無哀。此涕淚之子。未必將亡也。

與吾思定一日遇厚友。論古今聖賢。述安貧苦修之大聖。以最質朴而成。嘆曰。嗟乎。彼無文無學庸夫耳。且高立而致天國。惟吾何人習文學乃縱慾流蕩莫能自振乎。

又一日心志煩亂。即適近園息樹影。少憩。因哭泣。嘆嗟而訴天主曰。吾慈主棄厭罪人至於何日。使我

心志不決。前非不改。至於何時。日復一日。待來日而愆已不及改矣。既決改於來日。奚不取今日之近。即決耶。如此自怨自責。倏聞聲從天來曰。取書讀。取書讀。方大駭。轉瞬。即見聖經一部在側。取讀之有日。勿迷於酒味。勿恣於色慾。勿肆於爭妬之惡。惟法耶穌聖德。依其訓。毋愛自己形身。而從其欲也。時大蒙天主之祐。猛醒其危。恨棄舊俗。從此造懇聖盎博羅削。聖人喜極。即依教規誨之。次早同數友。及所携一子。同領聖水之恩。時三十三歲。

16

賢母獲覩其子歸正辭邪。不勝神樂。未幾聖人思奉其母歸本鄉。即辭聖盎博羅削。與數友同行。至海濱將登舟。賢母疾作。終時泰然慰子曰。吾壽終矣。吾肉軀可塟之斯。吾靈魂爾祭天主時慎勿忘之。聖人服膺母命。塟畢。浮海而歸。擇仁居取同志二友。棄置世冗。精修克己。時。又喪所愛子。因厭城中煩囂。出居靜隅。以修獨而削其名跡也。

時郡中有名賢與肋略司聖教。聞聖人大德。强升爲撒責而鐸德。自計死後以聖權付之。聖人不期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得大位。恐悞聖治。兢兢倍修。又推已及人。恒訪屬民習俗。正其偏者。振其頹者。保其善者。而培養之。遇異端或辨之以實論。或聯之以恩德。有固執不改者。遂遠逝之。民間孤寡無聊貧乏艱難者。必趍聖人。非得振拔。必蒙寬慰。槖裝盡。即用天主殿中珍器易貲給之。

服食所需。必從其賤薄。留餘爲周濟之用。每會食必聽門弟誦述古經典章。併養形神。不使頃刻滯於飲食之樂。延賓客。定有高論神訓。以相勸益。未嘗

或談或聽他人之非蓋云毀謗一及而傷者三已之心人之名聽者之耳也

治民勤懇閒居時非務神工默繹上天之載必著書立言以釋天主經典或解疑難或闢異端或以玄論經綸世道持援衰俗昕夕不暇是以所遺著述數載讀之未盡而西國古今聖賢皆用其書以爲導引証據也雖然聖人之學博大眞實玄妙無可擬議乃其心更謙未嘗自信凡有制作就正他賢或自復察其所未安輒用自罪即爲改正又述已

之過失以提之。甚至詳錄平生是非以自警自責。因猛進焉。

聖人生平絕無厭倦。迨七十二歲。力始衰。厭世中煩瑣。願脫本軀桎梏。以昇天上國。然終未敢怠忽。乃益自奮若全無功力者。於是思付綱紀聖教之事權。取一賢士代之。而入於靜所。一。以增其精修。一。以討究舊著諸書。

凡四年餘。不虞海寇入境。殺擄衝行。漸逼聖人所居奚波納府城。圍困二年。民衆待斃。聖人深感哀祈

上主降祐保拯衆人。倘上旨欲罰此下民則賜我神魂出世耳。聖人遂病。自覺終期不遠。彌自加勤其間復自記幼年所犯之罪。不勝傷痛哭泣不已。且訓其左右曰。吾輩凡偶獲罪天主者。雖幸蒙宥。然至終身不可忘。且痛不可止也。未幾四體安寧神魂昇天上國矣。壽七十六歲。持教三十六年。聖骸葬大殿中。

熱落尼摩聖人行實第四

熱落尼摩生于達兒瑪濟亞西南之國。其親貴且賢。二子一女。俱肖之。其一乃熱落尼摩。穉年專志文章。及格物窮理之學。即以成器。成童擇居羅瑪習。道德之業。既領聖水。孜孜教事。踰于往昔。即瞻禮日。衆皆暇游。獨操心神業。或朝往聖賢遺蹟。默省思齊。或訪隱修高人。密叙神論。聞所未聞。因行所未行。

數年然後出游。以廣其學。始至意大利亞。數十名郡。

次至弗浪濟亞諸國。次過厄肋齊亞所至必踵聖賢之門。取益焉。乃造西利亞國。天主降生之士。一。以瞻敬耶穌聖跡。一。以親炙本地所隱修士。更切於精進晦處苦身。邪魔日深妬恨。明暗遞攻。槩將淫像誘煽。而累煩之。於是聖人席土薄食。弱其形體。以滅內火。魔妬不遂。更加誘力。修士若在網羅中。脫之無計。惟兢兢懇祈上主提祐。奮力抑克之。且夙夜緝熈弗令稍暇。卒之魔計盡窮。邪慾漸靜。正志復自得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若修四載乃欲推廣聖仁扶持世教始出而與人酬酢焉因立意於天主經旨欲通註之即置俗業專習如德亞土語併延博士習知其國之文詞既通因往暗弟阿幾亞名郡請業於郡中聖賢時郡中持聖教者有賢士保里諾聞賢賓入城請舍之舉爲撒責見鐸德欲使代理聖教然聖人不敢自恃惟擇仁友相與靜修

適保里諾以公事往朝教宗於是携聖熱落尼摩同行以爲道侶托之公務至都名士來謁服其大教

進之於朝。教宗大瑪肅者一見大悅。賓之凡有志道學者容踵其門。求釋經典奥旨。聖人啟愚廸智。左右環應。纖悉曲當。教衆宗之。保里諾公事既畢。辭歸。仍約偕行。教宗留之都城。

當是時。天主古經猶未譯以西文。聖人譯之。併加新經傳註。又增定聖教中祭祀禮儀。一切往古聖賢著述未獲傳世者。聖人筆錄行之。或損厚費令侍史代錄行之。翼教修身皇皇不及。既而教宗病歿。聖人自厭世務之繁。辭歸靜修。復至如德亞聖土。

未幾。徙厄日多國。於時。厄日多山中苦修隱士無數聖人從游。若初學者。日倍其工。未嘗厭倦。返如德亞國。擇居白冷邑下。是乃天主降生之處。欲恒念主恩也。未幾。復創會院。以館修士。相與建功。每四方朝瞻聖地者來。多就聖人請益。因更廓其居。凡接一遠賓。必手浣其足。設席款之。然後以懇切神言訓誨提勸。

時有異端者橫肆左說。惑亂良民。聖人著書以明辨排抑。幾被逐。上賴主祐。確守不屈。終脫于難。復有

21

東寇掠其鄰邦。聖士之民皆治裝以備逃竄。於是聖人懇求天主降祐除之。寇果從他路逸去。聖士以寧。聖人乃益專力聖典。荅天下高士之問難。其間相識名賢。使子弟自少從游。受其神業。聖人雖至冗繁。欣欣啓廸不厭。

迨年老力衰。心明體安。而卒。時耶穌升天後四百二十年。按長曆爲劉宋文帝元嘉三十年癸巳。壽八十餘。葬於聖地之明區。後徙羅瑪大殿中。迄今萬民朝禮。每以神恩應往來者之求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瑪耳聽聖人行實第五

瑪耳聽巴諾你亞人。其親尊富有武勳。欲世其業。年十歲。即知人事。剖別是非。入聖教。是時國主興師伐叛。聖人以父老應代行。因從君命。披甲執兵。獨挾一僕行。不染軍中惡習。反慎言敏行。慰憂患者。啓愚蒙者。賑濟窮乏。未嘗自私。

當嚴寒遇丐子凜慄乞哀。憐之無以施。即裁戎衣之半與之。丐者忻然自得而去。天主耶穌欲償賢士仁志。次夜降臨其室。發見異光。披所施半衣。對衆

天神謂曰。是衣乃瑪耳聽衣我者。言訖遽去。賢士因知人施之貧者。正猶施之耶穌。乃功乃樂。猶與盛哉。

從是益親天寵。益覺修力倍常。自擬謝世矣。叛敵不戰自降。聖人罷兵不歸。徑往大聖意辣略門下。意辣略識其誠。居之聖堂。時以聖學之微妙誨之。數載中。聖人涵泳聖道。習玩經旨。終荷天主命。思歸本鄉。行間遇大盜。無可刼。則欲殺之。或勸免之。賊復問曰。汝畏否。賢士泰然曰。吾心從來未有如斯

慰寧者。蓋吾事天主久。必知吾之危有以救之。奚畏賊竟舍去。

又。途遇鬼魔假人相迎問聖人何之。聖人曰。我惟之天主所指。魔曰。任意所往。任意所務。隨所值皆拂逆而將遭難矣。聖人聞之。畧無憚心。第忽記經中一語。而誦之曰。上主祐我。而我何畏於人。聲未訖邪魔浮像歸氣而泯。聖人覲親詳述平日所蒙主恩所免菑禍。乘此以勸諭二親。信造物正主。感其恩而奉敬之。

後入近海小島獨取一信友爲侶剷跡苦修有好學數人就而求師

從者中或感暴疾未獲領聖水而歿時聖人他出比歸諸友告之聖人默然徑至棺前命衆退閉戶投地禱祈上主發慈降祐以四體覆合死友之屍嘆息懇祈天主之恩不踰時死者靈神轉身復活無恙衆友入見便伏叩稱奇感謝不已其復生者請衆友聽述其死後所經之事曰吾僅塞肉目而神魂似置於天主嚴臺之下以聽審判判畢因吾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重將墮地獄。此時。似見有尊天神。入告天主曰。瑪耳聽。投地代懇恕宥罪人。勿終絕之。於是天主允許。令吾魂轉身。以改前非也。述訖。自此始勤修至終不息。

是日。其郡中聖教司。以年邁病故。士民會議代者。皆推聖人。聖人素習謙約。苦辭不受。民衆擁之上殿强舉。以掌聖教焉。聖人大不獲已。蒞任。仍居薄好約。淡食少安。聚高士八十餘立院成會。以神範約之。使隔塵世。居靜勤修。治民之暇。必往顧。相慰相

24

勉。多有聞風遠至之賓。切欲親炙神業。聖人始迎中留后送周旋曲盡。且設教指引不息。其於下民無時不容其來。聽其訴。興其益。防其患。有貧乏不足者。必慈恤之。

一日。聖人出門。至天主殿行禮。一貧人無衣寒甚求捄。聖人命從者衣之。從者忘之。貧人復告。聖人傷焉。自匿殿隅。解內衣予之。貧者領去不見。聖人仍就臺太祀。祀間忽見光奇光由天降臨圍繞聖首。以徵其異功超德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有詆謗辱害者。不怒。反憐愛之加惠焉。更祈天主恕宥也。

他日。有學士久遊其門。偶蔽於欲。漸失行變志。久之肆不知反。聖人每懲救之不服。亦不改。且不受罪責。恣其媟慢。聖人安然含默不應。若無與於已。正容豫色接之如故。學者深感聖德。頓悟其大非。慙悔伏地。哭泣求赦不已。聖人歡然復容之。教訓指導。終能有成。繼聖人之道德焉。

邪魔深忌聖人。更圖滅絕。俟其卧息發妖火於室中。

聖人以煙氣彌漫醒而起。欲出無路。乃伏跪祈告天主。火遂熄無傷焉。

偶至一鄉。有婦人抱一嬰兒。甫氣絕者。哭臺前求救。聖人爲籲禱天主。不踰刻。孺子轉魂復活如昔矣。厥母如夢方覺。不勝叩謝。民衆親見聖人之異能。大教之靈驗。遂服而從化。無敢疑也。

循至屬邑。忽見一廣樓。樓中有異巧魔像。愚民所崇。聖人令從者毀之。從者不得毀具。聖人乃伏懇天主代毀。祈未訖。迅風大作。樓及諸像皆爲塵埃矣。

聖人嘗與門弟子行野。先過群豕踐踏之地。次過牛羊牧養之地。後過花卉茂盛之地。聖人有感。借此立訓曰。若是者。正足加益於我之修也。彼群豕踐踏之地。足比淫人。無美可觀。爲穢魔所盤據耳。牛羊畜牧之地。足比婚娶之人。有其清美。乃爲女婦所消耗也。若花卉茂盛之地。譬童身淨潔之人。全美無玷。極可觀可尚焉。言訖趨前復玩。從者得佩神教。而益其躬矣

嘗入一邑。其民久事土神。聖人獨求天主。廟適爲天

火所焚。火盛時。大風驟起。飄及鄰室。勢不可遏。聖人急登對樓。畫十字。火患便止。不復延燒。是以聖人所經。居民設香燭花卉奉迎。諸病疾者。蒙痊愈而復安。惑迷者。蒙提拔而歸正。邪魔之寺或毀之或改爲天主之殿。

後。聖人爲切務赴都見王。王探識聖人意。拒之。聖人退居七日。疊祈天主指引庇祐。以通其意。遂蒙天神降示。命次日見朝。聖人如命。次日入朝無阻。徑至內堂。則見國君危然高坐。聖人且止。天火倏降

繞王座。漸及王躬。王大驚恐。自悟其失禮之愆。亟起恭迎。一一允之。

聖人所造異事。所貽靈跡。與夫所療病疾。濟人難。驅魔害者。往聖賢記之數大冊。猶云未及十一耳。他或獨呼聖人名號。或取其墓上塵埃。或取其所用樓衣之微縷。亦存沒多施恩澤。多治危病也。

迨八十六歲。天主將登之天國安所。豫默示以終期之天國安所。豫默示以終期之近。聖人以爲至幸。告門弟。勸勉其固操神學。矢志聖域。世苦勿屈。自必勝之門。弟聞言。不勝憂戚。

號哭告曰。吾慈神父遺置小子於斯難處可乎。縱吾師最願解肉身之桎梏。迨天鄉而謁上主神顏。然亦宜思天上之福固存。永不可失。惟斯二三小子。學猶未成。且遲遲以去。於義於事何相傷乎。聖人視其哀告。深痛恤之。亦仰天祝曰。吾主。離苦世而登天國。雖我所願。然其應否惟爾識之。若我尚爲斯民所須。以久存世。豈敢却勞而就安乎。言訖未久。熱氣愈盛。身力愈衰。聖人自知不復留矣。尚欲苦累其軀殼。不忍藉蓐安死。即下榻投地。時邪

魔自現以驚聖人。聖人略不爲動。叱之曰。獄中之獸。至此何心。且任爾密究吾事。必無所間於予也。語畢。魔退。而聖人之神魂趨天上國矣。年八十有六時。耶穌升天後四百有二年。按長曆爲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乙亥。

聖人之體生時枯瘠。僅皮骨耳。沒後光澤柔潤。以顯其神享眞福焉。時大衆聚集。又聞奇音異樂自天漸降。傳聞遠方名聖色勿禮諾相隔數千里。亦明聽之。且知聖人方謝世昇天也。門弟不期而會喪

者。二千餘人。遠近士民來謁聖墓者無筭。沐其澤者。今尚源源不竭云。

尼閣老聖人行實第六

尼閣老利濟亞國之巴大拉府人。二親俱尊貴。且有功名於道德。配數年未孕。博施積功。恒祈天主。終見寵祐。而生尼閣老孩時。即著聖德之端。每至瞻禮四日。及六日。即齋不乳。日落乃乳。

稍長。從學。智超於年。凡事敬慎。擇友而親。遇女婦必制目。鄉黨親疎莫不仰慕。爲幼童之善表。

迨文學已成。其母舅。方以大德司教。幸獲賢甥。即依教規進之。歷至撒責而鐸德尊位焉。因對衆嘆美

之日。吾視斯童。正如明星深夜高升。輝入極而慰萬國。可不自慶乎。聖人初居位。不敢自信。功力愈加。心志愈下。譬之樹木。枝愈高於上。根愈深於下也。

是時不幸大疫。父母俱亡。喪畢。即罄廢重資。廣濟窮民。有一人先富後貧。三女不能嫁。聖人聞之。恐以貧而失身。或辱其女。封金數錠。深夜寂往。從牖擲其室中。即奔匿。至旦。其人獲金。感天主所賜意外之恩。嫁其長女。未幾復與之。如前嫁其中女。是人

不勝感激。不勝詫異。欲識重惠所繇。量彼將來必三投金以嫁季女也。夜伺之。果至。投金奔去。是人追反之。長跪叩謝。聖人如被枉陷者愧怍。萬乞其勿泄。

聖人顯名日達。賢舅圖增修士之學。即立院定規。强舉其甥冠之。聖人居諸友之首。如行役者。急公利人。懲勸靡怠。起居悉慎。內外無間。實行顯名。兩兩相顧。數載間內外諸友皆稱以父母。號以聖人。獨聖人自歉自慚。圖避世目。潛出附舟。將往他方。

舟行天晴風利聖人神見一魔撫劍入舟猖狂跳躍因知將有大患語舵工防之未幾黑雲四合猛風大作驚濤山立衆皆失措惟投聖人膝下大哭哀乞曰大人既獲天寵豫知此難而明言之請代禱於天主庶可免乎聖人感且恤跪伏籲祈天主降祐倏而雲披風息皆如再造感激聖恩既而舟人登檣失足墮死人衆惶駭號乞聖人救之聖人如前跪祈遂復活

不日舟至「如德亞」國聖人登岸急避名跡孑然獨遊

巡謁耶穌在世所履之處。意欲藏修深山。奈天主命之還往彌辣國都。是日國中司教皆聚都中。議舉本國司教總領。久而未決。一賢士蒙天主默厠知聖人方入都城。來日將登大殿瞻禮天主。即謂衆官曰。來日辰時有高士不期至是。吾輩迎於門。舉之總教。如何。衆聞大快。立殿門內伺之。聖人果來。詢其名。即驟賀擁戴居位。聖人大驚。千萬苦辭。衆不聽。於是聖人念天主前言。覺此非人所爲。弗敢終執。遂任職。每自勸曰。既居新位。依然舊習乎。

31

惟新職自邀新德乃庶幾耳。

聖人若斯自激遂薄其飲食儉其衣裳節其寢寐苦形勞神希言密行顧衆忘已晝夜靡寧遇賢士者舉以敷教治民民有窮困者憂者訟者必拯必濟至無物可施又勸富者以餘財施之。

時有非道之君崇尚異端迷惑善民聖人勤於隄備或面剖曲直邪正之殊以指引民庶王出之他境焉聖人爲義甘難數年流落不悔非道之君竟遭當難不得其死。

贊君代立聖人始回復行其職昕夕勵進善民以補前失聖人巡游一所忽遇魔寺鄰人誤從之祈福解禍聖人欲啓民迷除其危殆令毀寺破像於時衆聞空中魔聲疾呼聖人大致怨詈民始悟其邪而改從聖人

未幾歲大侵民不聊生聖人多方馳濟至於空匱又懇乞天主慈祐給其不給無不如意也

羅瑪西都有三士奸徒陷之大辟志士窘迫無訴忽念所聞聖人功德遥望遠方默祈相祐乃國主正

當寢寐恍然若見聖人至前諫責之令釋三士是夜刑官亦然蚤起入奏與王夢適合遂釋之國王命三士渡海往叩聖人謝其弘恩

聖人以多涉危苦年壽復高衰疾偃卧醫者謂不足慮獨聖人自知將終謹備神事心志最明最靜坦然而卒時耶穌昇天後三百二十六年按長曆爲東晉穆帝升平三年巳未冬至前數日葬之大殿中聖屍在墓常流香汁用治萬病迄今不止是以天下遍聞無不往朝領其恩澤也

時利未亞國寇賊攻擊鄰邦。有得聖人畫像者。未識也。有識者曰。是聖德神功聖人像也。遂謹收而奉之卧室。每揖敬之。一日爲事急出。恭辭聖像懇其代捍外災。迨歸則家被刼罄懸矣。其人怨怒若謂聖人頑而不靈。將燬像。聖人顯發靈異。現於賊前。賊爲之懲創。盡還所刼。是人意外得之。且悟其怨怒之非。痛悔求恕。從是遷改。并其族皆被化而遵聖教焉。

又有賢夫婦二人。絕慕聖人功德。因無嗣。每祈禱之。

聖人自求天主聽從其願期年天主賜之一男夫婦感激不已欲終佩至恩每至聖人瞻禮日厚具禮儀拜墓稱謝後童子遭亂被虜無策救之特念聖人前惠即時懇祈幸以新惠終其舊賜踰年聖人瞻禮日童子偶憶昔年是日拜謝之事嘆泣不已主人詰其故大怒而責之忽聖人顯身握童子之髮懸於空中頃刻逕至其親之室親方依舊瞻禮敬奉聖人驟見其子大驚即伏地相慶稱謝天主感佩聖人。

保里諾聖人行實第七

保里諾父母尊貴道德有名從羅瑪遷弗郎濟亞生保里諾早孤托名師教育秉性清謹絕無童習弱歲遂超衆而躋文士高品既長娶賢女爲配是後奉國命赴羅瑪國主大用之使理都事攝國政因乘高位聲實益光君民悅服

數年無子於是夫婦相勸絕人世偽樂矢志貞潔同室不同榻如兄妹以德相表以功相先士民日益敬仰外國咸耳其名矣保里諾益自慚鄙陋不足

當衆譽旋辭官謝俗入寂以倍其修茀猶在都城知交請益未能盡絕於是率家屬渡洋避往意西把你亞國大賢郎彼阿總司聖教聞高賢來至面晤德風保里諸亦客領神業交相親敬蓋德士之相接也識之愈深愛之愈切敬之愈隆

司教者幸得高士欲舉以自輔保里諸固辭乃兩州叙辨各設實論教主竟舉歷撒責兒鐸德尊位終以民望太崇愧其非分又公事煩瑣分其清修未久辭還本國初至意大里亞界即走米郎謁聖盎

博羅削二聖相晤神志默通道德之精微相契無二越數日適羅瑪入城首朝天主及諸古聖之堂充其渴願次詣教中賢友以述素懷而締密交都中士民久聞聖賓之高學誠德名跡聚乞其神訓益尊之

有陰詆聖人者聖人不辨惟法古聖以默爲尚以忍爲功悉聽之至公天主因遷入東隣納玻肋國之諾拉郡時聖人斐禮責司教便往從之聖司幸其至敬留自輔保里諾辭出郊外居蓬廬獨繕幽修

先世產業尚存大半。以備施貧。至是盡貿之。先分造殿堂。次施散窮鄰。不顧其身。若原無有者。薄居淡食。當聖人廣施時。一人來乞適施盡。問婦止存麵食一罌。聖人命施之婦。欲留殮。聖人不果施。即日有數海舟載麥至。報聖人收之。收時沈一舟。聖人謂婦曰。汝未捨吾麪食。故上主賜此罰。汝吝嗇耳。

後教司病故。士民推保里諸代。力辭不得。乃從天主命。膺其任。因竭神以充聖職。進民於德。

適有遠寇橫侵數國。殘掠男女。諸拉城破。民衆憂泣。聖人獨對天主告曰。夫諸金寶珍奇。我奚戀哉。惟吾之眞產實資保存何處。則爾獨知之。寇退。又有萬大落蠻賊。從利未亞地來。焚掠諸拉。民多被虜。聖人孑然一身。隨以偶存餘資。并勸相識者損金濟民贖被虜者。有老寡婦獨子被虜來叩聖人。言淚俱下。哀痛之極。聖人爲之感泣少頃。答曰。茲已無物可濟汝。急所得脫前患而僅存者。惟有此身。施汝贖汝子可也。寡婦信聖人不爲虛言。又望賊

人或感動聖德得歸其子即同涉海至利未亞地知其子役於君僑聖人爲傭夫裹見僑代寡婦求釋其子僑不許聖人請身代之僑亦心動喜問聖人曰汝習何行熟何業以利吾家乎曰小子無能惟修寸壤種植小圃庶幾能也乃留聖人釋寡婦之子聖人以屈身自慶勤執灌植遇花果直獻主人主人每笑納相與敘說日久察其篤行益喜之恒入園與之語一日天主以將來國變預示聖人聖人直告主人曰吾主不日將遭大患國君亦將

棄世矣。何不豫防。主人信之。聞于君。君次日召見聖人。一見喪氣改容。語僑曰。斯人乃我昨夢所見。合數異人。高坐而審判我事者也。命僑私叩其何名來此。何故。甘充傭僕。何心。蓋智言德容夢兆。皆證其必非俗人也。僑如命詳審。得聖人履歷。及來意。以告君。即優禮賓饗之。聖人概辭。第求放還鄉民歸養父母。君遂令保里諸與衆民還鄉。未幾。君以惡疾死。國大亂。

聖人與善民歸家戶完聚。皆稱述其大功德。而嘆美

之相與赴大殿瞻謝天主并誓改過無取天主怒罰也聖人則執其原業檢身勵民昕夕弗暇

聖人忽染危病卧時見前死兩大聖人從天降臨顧慰之聖人强起祭祀天主復卧自覺升天期已近却念斂神敬俟之執事者告曰前借貸以施貧今尚負銀錢四十無可取償柰何聖人曰汝勿慮汝無與前所施悉係至公至慈天主奚不盡償而銷汝之籍乎俄一客進室獻金一封遽退聖人受而啓之則銀錢伍十乃以四十償負餘者仍施之

士民聞聖人將危皆羣集哀嘆聖人訓言勸勉令其相睦相恕又令仰賴天主庇祐勿失望勿惑心衆退聖人入靜不言不動亥時室中忽地震左右驚悸昏仆聖人之神魂欣欣上升矣時耶穌歸天後四百三十一年按長曆爲劉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夏至日也命終之後異香芬郁衆共聞之不勝歎羨即日瘞之大殿中遠近士民登墓求祐無不得者

弟阿尼恤聖人行實第八

太西以東有文明之國曰額肋濟亞其國都曰亞德納往世所出文人傑士盈溢傳記弟阿尼恤者其世家之胄也於格物之學象數之學皆爲大宗師。猶不自足偏遊多方交結豪俊討究諸方殊學以廣智而益才其居厄知多國時年二十有五忽於春月望日午後日月正相望瞬息之間馳而掩日。弟阿尼恤大驚曰若是大異非造物之主受難必普天之下將澌滅矣此正天主耶穌於如德亞國

受難被釘十字架之日時也弟阿尼恤推其然未識其所以然數載後歸國輒見舉用漸掌國事時宗徒聖保琭施教至亞德納都弟阿尼恤初聞言論密與交談討究聖教微旨聖徒敘及天主降世受難地震日蝕諸事聖人因憶其所見天象之異的於是日密合不差因之篤信領聖水奉聖教焉

二載常侍聖師耳目聖修之妙至於大成聖保琭奇愛之定爲都中掌教時聖母瑪利亞尚存聖人偕數友往如德亞國朝叩親領神訓遂大奇之切嘆

之。謂其友曰。使我非知天上有至尊之主。權宰萬物而降生斯世者。吾必將擬聖母爲主矣。二三月辭聖母及見在聖徒而歸。又聖母將去世升天。四方聖徒倏然俱會聖母榻前。以覿其終榮。而弟阿尼恤不知何故。亦在其中。與聖徒同荷聖母遺言。同治聖喪。而詳記之。

歸後議舉賢友補彼畧代司教事。而親往羅瑪。時教主格肋孟德聖人也。素聞弟阿尼恤大賢。相見大喜。商確教務久之。令往弗郎濟亞名國。代頒聖化。

40

第阿尼恤與同志數友踰高山至弗即濟亞國都罷里斯如彼旭日於昏夜之後漸升開照大地燦然士民爭來會晤雖至愚必敬引之其所辨所誨雖大智鮮不服者迨視其所持嚴範所守清節并時所造靈蹟更獲衆心三四年間邪術廢善俗興後惡徒非毀我教規繼而詈辱聖躬然聖人洞曉魔計執諸明據剖析是非惡徒理屈則聚黨持兵將强執聖人陷之重刑至則忽見聖顏異光發射遂驚怖奔逃或悟而請赦投教

邪魔復誘都官弗責虐者使疾恨聖人便拘聖人與二賢友至公庭惡官先張異怒叱詰之聖人從容曰背邪歸正理也吾幸識天上有至尊主宰撫馭生民欽崇感謝其恩是生人本分何悔何改之有若彼左道之像特爲鬼魔巢穴誣罔良民何當事之今有遠人新至公庭初見役從成列而虛設公座即兢兢叩拜不復詢其應有正官至知有正官所在及瀆慢之則如之何嗟乎世愚初入此地仰觀天象照臨之澤旁觀君王世臣臨馭之威即迷

於外飾伏敬朝禮不復思此地之上尚有正主乃
萬物生存靈民禍福所關奈何愛人之君子不亟
亟啓人迷昧使認主而改邪歟惡官默然切齒益
深嗔恨先用棘杖毒笞次以火煆紅鐵床置聖人
於上緩炙良久終投於猛獸聖人泰然自得恃主
祐對獸畫十字獸乃馴服伏其足下惡官驚異仍
未悟也復令積薪焚窒聖人於焰中聖人如坐花
叢靡有損傷惡官愈怒令具十字架釘之聖人久
懸天主竟不令死惡官無柰姑令下獄獄中逢賢

友及同志數人。相慰相勸。至祭天主時。耶穌明顯聖容。以善言堅定衆友之志焉。惡官諸刑既窮。乃令立斬以畢其事。刑役先重加鞭策。然後彙拘聖人。及二三道友。出城行戮。既至其地。聖人俯跪仰天籲告曰。天主聖三一體。吾方至於斯急也。非慈主降祐提拔。則將求望於誰。吾二三人懇乞上主悉恕向所犯罪惡。而接吾衆靈神。使登上國。以咫尺聖顏奉之無窮時。時聖人已百有十歲。至於刑役斬其首。其身猶立如生。又自提其首行。衆皇駭。

42

戎引身避之或隨之乃聖屍行十里餘值賢婦加
虔臘氏如出迎接即以其首與之止步偃於途側
衆見此異蹟戰慄失措又聞天神空中張樂左右
護行以是感動衆心其刑役及邪黨幡然悔罪而
奉聖教者三分有二焉賢婦既接聖首謹藏之俟
惡黨稍退乃與賢徒共聖屍瘞之靜壤
不數年從化日衆因建立殿堂供之後國王荷蒙主
牖篤信正道念聖人向者蒙冒多苦首化國人即
造寶殿中設高墓藏之瞻以厚祿至今其國新主

代立必先入聖殿祈祐。

聖人所著作最奇奥無可及者東方國主幸獲其原本遣使賫贈弗郎濟亞國主主大喜如得異寶乃送聖殿永存之初至之日屢賜恩澤其生前歿後所施恩惠所造奇事非言說可盡也

其後教宗德望忽遇大變從西都至弗郎濟亞國經聖殿入禮之忽染疾瀕危聖人夜降顧笑摩其身令愈教宗深激聖恩既歸擇善地建大殿贍以廣地然後從聖人本國額肋濟亞召修士數人居之

使宵旦欽崇天主。并念聖人之功德。而效法之。迄今猶睹其洪蹟焉。

亞大納削聖人行實第九

厄日多國名聞天下。今屢遭兵燹。僅存微蹟耳。而聖亞大納削產於是。至爲賢爲聖。又終於是。聖人之父。其國之貴人也。而且賢。既有子。恐弗克負荷勤教育之。

亞大納削早好學。孝親善友。衆敬慕之。幼時與群兒遊海濱。即効掌教者所行之禮爲戲。將群兒用清水洗其首。仍以所聽經言祝祈主祐。如入教者。是時司教者聖立山也。登樓見焉。使招之來。亞大納

削與諸兒俱至聖人問其所行禮何意又用何語。亞大納削對惟戲學向所常見入教之禮所誦即向所常聞經中語耳。聖人奇之與高士論之謂其意雖始於戲終必驗爲實彼群兒之蒙洗滌者皆誠入教領天主聖寵從是聖人期亞大納削爲大學領袖恒囑其親加意教之

時安當聖人道德四聞亞大納削感慕趨炙往歷深野幸晤大聖從容究味遂立大志於精修矣歸赴本國都城亞歷山拜持教者立山聖人聖人悅之

歷授七等品級至撒責耳鐸德尊位用輔神治。
未幾聖立山以年邁積勞病危甚召亞大納削入見。
意欲托之聖政亞大納削解意遯身滅跡累日不
見聖人知之當衆笑曰爾乃欲遯身辭任乎謬哉。
謬哉主命終不可逃也語畢寂然而逝衆聞聖師
末命便大索亞大納削强立之不得已順命異端
輩欲乘聖位未固傾之發邪謀以姦淫人命二端
誣告令其黨數人妄證之聖人至公堂明辨是非。
證叙動止昭然無與官乃重懲惡黨惡黨愈恨陰

45

圖殺害之。聖人慎於隄備。且適東都。奏聞國主。乞止其亂惡黨知之。亦赴都城。或明訐。或陰賄。竟通邪意逐聖人。遂往弗郎濟亞國。時國太子以征叛在弗郎濟亞。聞聖人被逐至此。躬迎而賓禮之。國主殁。太子立。令聖人復位。士民遠迓歡悅如父母之復生。惡黨誣奏于教宗。聖人亦往面析邪計。并將教中要事上聞。教宗審知聖德。當衆稱揚其功。命歸職。重罰惡黨。驅之出都。惡黨徒被恥辱。誓盡力害之。不使復任。聖人見事甚危。勸民固守正道。

避赴西京請于教宗。教宗厚款之。令四方高士聚會其地。叅考聖教諸疑。仍命異端并集面討正邪。高士奉聖命來會者三百七十六人。聚於亞西亞中名郡。討議良久。洞然皆知亞大納削所傳者。正實無謬。所貽者則以學以德超絕萬品。讐所陳者皆無情不根。因衆議請復聖權。逆惡黨。聖人出遊四年。備嘗艱苦。茲復見亞歷山府城。士民喜慶。聖人自覺教中嚴規已畧踈。善俗已稍壞。乃盡神力期復其初。嘗遺書一信友以時事告之曰。昔吾歸

職。士民皆以爲喜。且不待吾之指教。父子昆弟相率正道。卑若匹夫匹婦。尊如鄉士大夫。俱能修身守官。室女之弱。矢志全貞。童幼之衆。智越其年。咸與天國之永安。辭現世之暫樂。入山靜修。至鰥寡孤獨。病難窮乏之諸輩。常賴有仁人顧視提拔周濟之。是皆吾目擊耳聞。眞足慶幸。時時奉謝至慈天主也。

滿四載。全復聖治。異端之徒。往東都暗布謠言。國主原與聖人相迕。乃猝然令拘執之。聖人方上殿祭

祀天主。士民瞻拜。兵衆已圍繞聖人聞之。即登座慰勸下民固執正道。勿畏强讐。惟仰恃天主神祐耳。言訖兵卒突入。徧覔聖人。如或蔽其目不得遇焉。聖人雜士民而出。徑赴曠野。隱藏山巖者五載。人莫知之。獨同志一人得識。以供日用焉。

新主代立令聖人復舊職。聖人入城。萬民出迎。隨處滿布香花。鼓吹相慶樂者。旬日不絕。聖人復持教柄。先請同志佐教事。次清滌惡黨所傳左說。以補其傷。聖教日盛。聖名愈廣。新王變易圖滅聖教下

嚴令遠流亞大納削遣員役二三百押送出界實欲中途殘殺之也聖人探知邪謀微服暗渡而遯役者來追將至聖人立航中令掌舵者轉迎之役者相遇不識聖人問曰汝輩曾見亞大納削過否聖人答曰我方見之不遠也役者迷眛復追向前聖人直入本城仗庇主祐脫大難矣猶避跡俟之惡王不遂其意加怒倍常誓滅聖人適遠夷來侵乃統軍親征交鋒次忽見從天發矢中其脅扳矢創甚死陣中三軍潰敗是後新主繼立國家稍

戢聖人亦復治教事數年安定彼讐復布疑端由
是聖人隱遯或於親塚或於山穴
數載後國王幸悟其非又復聖職聖人持教如前黽
勉踰昔終以高年成疾猶惓惓勸衆惺然靜逝時
天主降世後三百七十二年按長曆爲東晉簡文
帝咸安二年壬申凡居位四十六年
聖人自少而壯而老無時不苦因知大德非甚苦不
成正道非多難不興聖域非屈折不入矣

聖人行實 聖人 聖人 聖人

巴西畧聖人行實第十

巴西畧西南國。半多人。其家世既尊且貴。亦豐功盛德有聲當世。同胞八兄弟。兩姊妹。皆濟美巴西畧之祖。適遭虐主避深山七載。終被羈囚。以死證道。其後裔之聖德實此肇基矣。

巴西畧四歲早孤。其祖母大賢也。撫育之漸引於善。小學既成。志向高邁。請祖母命適亞德納名郡習文章格物。二大學。入城。幸逢賢童。頡肋峩畧。結爲昆弟。相左右。文學成。始事格物。尤不忽省克內功。

數載間二童交於衆賢聲稱籍甚乃常恨未克精修因相期却俗冗置外學獨沉潛於天主經典微旨因詣鄰國厄日多受業賢師非特討究聖道之奥即於修課倍加嚴惡衣淡食籍板假寐以爲常一年中瘦損太半以益其神力後遇急事巴西畧回亞德納府晤其所從文學師歐布祿以所聞聖教正旨朝夕提勸漸服而化之終使其師謝世名務神修售產施貧自居窮約焉夫向受師以文業今授師以神修師弟之恩相報若此

從此定爲平交並辭友俗偕往如德亞國瞻仰耶穌聖地遺跡謁掌教聖人瑪施抹者懇乞依規賦聖水洗之巴西畧領洗時衆見火光一道從天降臨光中一白鵠羽毛豐美飛出徑至河面張翼輕點其水如賜福然而後歸天衆奇之知豫示巴西畧聖德靈光也

既而適暗弟阿家城此地蒙聖宗徒親行教化篤信者衆始立基利斯當尊號延及四方聖人至未幾司教者聞之留以代頒訓誨因至責撒肋亞府遇

本府司教者病沒士民會擬代者久聞巴西畧聖德高學共推舉之聖人避去士民始他適聖人自投曠野靜修未幾德光四達鄰郡從者日衆聖人體天主愛人之心自撰精修規約貽其門第故由聖門而成德者無算即後世立修士之會皆用爲模楷焉聖人山居勤修忽聞異端流入責撒肋府蠱惑善民聖人憂之趨入城俄本府司教者復歿衆議終歸聖人聖人大驚托言體弱士民愈切仰慕道友亦勸從衆望聖人感動從之

適大旱年饑餓莩載道聖人盡捐資產易糧親巡街巷分食之又親踵富貴之門勸以餘財周急立功於天下并於天上也又聚厚資造大院收養諸疾病窮乏之者時躬往顧慰之謙行賤役供其飲食時其寢處辨其湯藥且以善言勉勵其心使甘忍所苦或有謗爲僞謙慱名者聖人曰於誠德固操仁規惟計上悅王意下振民患

宗王孫乳里亞諾因迷於邪術圖壞滅正教聞巴西畧聖人爲正教楨幹欲以巧言誘之不從則以利

害怵之聖人以神智洞燭邪計不赴其招不信其說亦不畏其虐卓然守道自若惡王不勝忿決計誅之及諸奉教者未及行有遠寇略其地虜其民惡王興師禦之戰殁聖人獲免焉

惡黨哇令代立仍圖聖人無可誘惑欲以强力懾之乃命名將往諭聖人不聽則沒其資財笞辱之或放流之或遂殺之名將初見聖人大張威勢陰陽左右意圖怵動聖人笑對曰正志士既非世福少移豈世患可屈乎吾資財施散已久身自空乏

何懼籍沒。普天之下。吾以爲家。本無定處。何懼流生命有限。形已枯朽。無所受傷。乃復凌虐。早斃之使神魂解脫。無礙。自得升天。是所至願。又何懼死哉。將異其言。嘆曰。吾見勇士多矣。未有堅毅若斯者也。聖人曰。汝猶未見司教之正士耳。若幸見之。便知其言其志。無異於吾言吾志也。將曰。吾今寬一宿。惟爾再三思之。毋貽後悔。聖人曰。無容。明日亦如今日。無可悔。將寘命。

王知聖人志不可奪。始加敬仰。然異端之徒。獲君寵

每傳譌言妄生鑄隙竟使復怒而欲逐之忽王子夜病王妃又感異夢徬徨進諫曰王猶圖巴西略高人耶王聞大驚姑止且邀聖人入宮顧視其子祈籲天主聖人曰君欲太子病瘳即宜從信正道賦聖水入聖教勿儌異端者得近而與之交否則不可保也如言太子病果減聖人出惡王恐聖人之德能以是霊効將日顯達亦召異端之首令禳災異端入擅分外之職妄言賦聖水太子疾將不治乃聖言既驗惡王懸悟其前非矣竟聽佞邪言

復深憎聖人。欲逐之。將升座行遣。座忽損缺。易座執筆欲署筆不沾墨。屢易筆如故。衆甚異之。王怒奮力下筆。手臂顛顫失措。不成一字。王始大驚。悔投其筆。毀其勑。

府中有鄙夫。欲用魔力。被魔誘。以指血書契。誓投役求祀奉之。背天主聖教。因之籍魔力成其私謀矣。

而忽冒重刑。心大亂。晝夜不寧。至失望而欲赴井。

聖人知之。來見。既見令齋戒數日。又令衆民合志代祈主祐。以顯聖能。聖人與諸人俯伏求禱。鬼魔

遊空囂呌。猶不服命。少頃衆見血幷自空隨下至聖人前。聖人毀之。諭其人曰。旣幸蒙天主赦爾重罪。切勿再犯。以致主怒。百倍加罰也。

又有如德亞國人。寓府中。未服神化。偶至天主大殿。見大衆瞻禮。卽入門私瞰其事。迨聖人捧奉聖餅。彼視之。卽亦幸見耶穌聖體。從餅中顯著美貌嬰兒之像。後觀諸奉教者。各進領耶穌聖體。以沾其澤。其人亦雜衆中。與領聖體。領際又見聖餅眞寓耶穌聖像。乃盡釋前疑。篤信正教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是時你責亞府有天主名殿爲異端强據不容正教之民入內瞻禮聖人知之進告於王未允聖人曰王既不崇禮不服義不明於教之正邪當以他途他計別白之王問何計曰王命封聖殿之門次令異端者至任令祈禱若天主允從不待人力門自闢即當讓之以爲正教不然吾輩自行禱告天主悉得如意即聖殿應見還且獨以吾道爲正何如王喜下令如聖人言異端者不獲已貿貿然來强作形勢禱祝懇告竟日無微驗因是慚辱令氣不

54

言。聖人泰然次進。合諸奉教者稽首祈籲。門瞬息自啓。聖人便引教衆。直入殿內。叩謝天主。因是異端之徒。奇聖人功德。多自棄而歸正。惟惡王終不肯服。竟遭重僇焉。

是時。山中有大聖厄弗冷精修多年。忽見火柱懸空。光明照灼。又聞天上有聲曰。是火柱非他。乃巴西畧聖人也。可不往晤。躬受其益乎。厄弗冷便起而造聖人之治府。窃入內殿。以伺聖人之動靜。乃見聖人談道之際。口發火光。以示其動人心之大力。

又見白鵠止其右臂附耳而默示所當言之理也。

厄弗冷諗聖人之內德極爲感動即進而禮拜之。

聖人亦蒙天主啓其內目使認遠客識其神功與其名姓矣二聖外形相晤內神亦相通惟聖厄弗冷未曉土言不能如意達情以受教業於是巴西畧懇乞天主賜之得通土言可相傳意指倏忽間聖厄弗冷非思非學遽識土音衷情得達且相慰相益也。

聖巴西畧年歲積久身苦甚多自克自懲因之致病。

55

時有名醫未及向化常與聖人密交聖人計欲化之於其終日遂乘機請入視疾醫者趨候審脉氣察動靜知病不可起哀告曰嗟乎聖命惟在片時縱少延第迄酉刻耳聖人笑曰倘得延至來日如何醫者曰謂聖命能至來日決不可得若幸得吾誓改過而入聖門聖人令且去次日更來次日醫者急至聖人宛然尚存也遂大嘆異聖人不勝神樂奮其弱力起登聖殿醫者舉家伏聽訓誨親賦聖水使入教焉禮畢復自就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士民聞聖人臨終。聚拜痛哭。欲强留之。聖人勸諸人勿過憂慮。惟順聽天主之正命。語畢。即見天神群來迎聖人之靈神。遂入其中而上昇矣。時天主降世後。三百七十八年。按長曆爲東晉烈宗太元三年戊寅。士民趨瞻聖軀。遠近畢至。

淫婦當聖人生時。憬然悔罪。每垂涕泣。但以未識天主赦否。爲其深憂。無從寧懌。於是自書種種罪犯。封寄聖人。求之爲代求天主賜之除銷以驗赦免之恩。聖人卒。其婦往拜墓前。立時柩旁見款看

之向所書種種罪端。悉蒙塗抹矣。乃知天主賜之赦免感恩無已。以後力修至積大功。於以證聖人生前殁後愛人救人之切也。

額肋峩畧納西央聖人行實第十一

加巴奪國之納西央作郡。有夫婦二人。尊且富有懿德。無後。朝夕乞天主憐賜之。天主終允賢夫婦之正求。生一子。名額肋峩畧。因與他聖同名。故加所生之地。納西央作以別之。篇中簡曰額肋峩畧也。既生。其親欲報天主恩。加意養育。能言。即使習稱天主聖號。而念其功焉。六歲使從師。性情順馴。本才明敏。口誦耳聞。了無遺失。且志本向善憎惡。故恒心泰情清體靜貌。畧無

躁率之意是以易受文文業之嘉種於同塾中翹然秀出也文學既成遣往亞德納名郡使大就其學幼童至亞德納聖童巴西略亦至幸相識同志同行結爲兄弟擇師以侍擇鄰以居始攻文繼習格物窮理又誓棄世習葆其清潔也二童以稚年逢濁世獨清獨醒恒嗜隱靜凡諸佚游惡態一切絕之衣服言語各有宜節故凡伺聽之者無不信服爲大都之雙璧矣

越數載學成巴西畧以他故歸其鄉額肋崴畧仍留

都中設教。後念親老。歸理家政。功力倍嚴。過防於端。德修其奥。絕世好之浮游。想天樂之眞實。屢蒙耶穌顧惻。加以神祐。

一夜。似見二豔女來。潔上疑而拒之。掩目自防。二女曰。賢士無庸疑。吾天主所遣。固爾高志於聖道。開爾明悟於實學。使周知萬里酬應世用也。吾雖取豔相僅影耳。吾則貞潔之德。彼乃明智之德。吾二者奉傳聖命。自茲左右。終世不離。一則保爾聖躬。一則佐爾諸外務。賢士伏感上主之愛可也。語畢。

不見。

從是賢士加志淨潔。以人形効法天神。於天主經典窮討深玩。一憑往聖賢傳註。不敢自用。數年名聲遠聞。四方歸之。時猶鉅富自圖隱約。先貿產業以施窮乏。次委家務於信友。遯往半多近國。得晤故友巴西畧聖人。同入山中靜修。因考聖賢之學也。既嘗道味。日益饑渴不少止息矣。聖人之衣惟樹之樓。或獸之毛。少寐多醒。以地爲褥。以穴爲室。晝苦外形。夜練內神。罔敢荒寧。使妄念乘隙入攻。而

奪其靜存也。既而父召之歸。父百歲卒。寄權於子。賢子特盡其孝。不敢承其職。乃進一高士。代任教職。而自處卑約。以便行游。

賢士既得徧行道鐸。隨敷實訓。隨興善俗。且深闢異端。異端之徒。屢見損辱。不勝怒激。即謀盡力以雪恥。復讐。因聚於公堂。假集無情之辭。誣告於官。官審之。知所告皆誣。反責之。四方士民益切歸往。總國教者知之。方計復立都中之教。

時。有大賢爲東都之主。聞頷肋峩略聖德。以爲奇逢。

59

請聽多受教業終則付托神治望其大佐國政聖人承命劇神殫力以稱其職但左道惡黨見其盛蒙朝寵道化日闢謀殺之賄一賊行刺值聖人感疾忠民來往奉候賊遂雜衆中入聖人榻前拔劍擬之忽然四體振慄毛髮竦竪不能動移惡賊如被雷擊反心悔悟乃擲劍稽首聖前號泣求赦不止聖人未識其故左右對曰斯異端之徒受賄來害聖躬幸天主默祐抑止邪謀改易其心號泣求赦耳聖人感憐大爲垂淚抱之如子悉恕其罪又

勸其亟歸正道。免將來永久之患。

數年行施神化。略無厭倦。第苦都邑繁囂。思謝事歸隱。適東都主徧求高士議決公教疑事。聖人與焉。會畢聖人致職。欲成前志。會士未決。聖人面告於王。王不從。聖人再四懇述乃得釋。瀕行士民猶環趨留止之。聖人志已決。勸慰衆民而歸。出城。擇居近莊。瘍發於足。病卧。不克輾轉。然以剛志克其弱體。不少休暇。或造嘉論。或詠聖詩。或解先哲之遺書。或釋經典之奥旨。悉皆顯明之妙用及幽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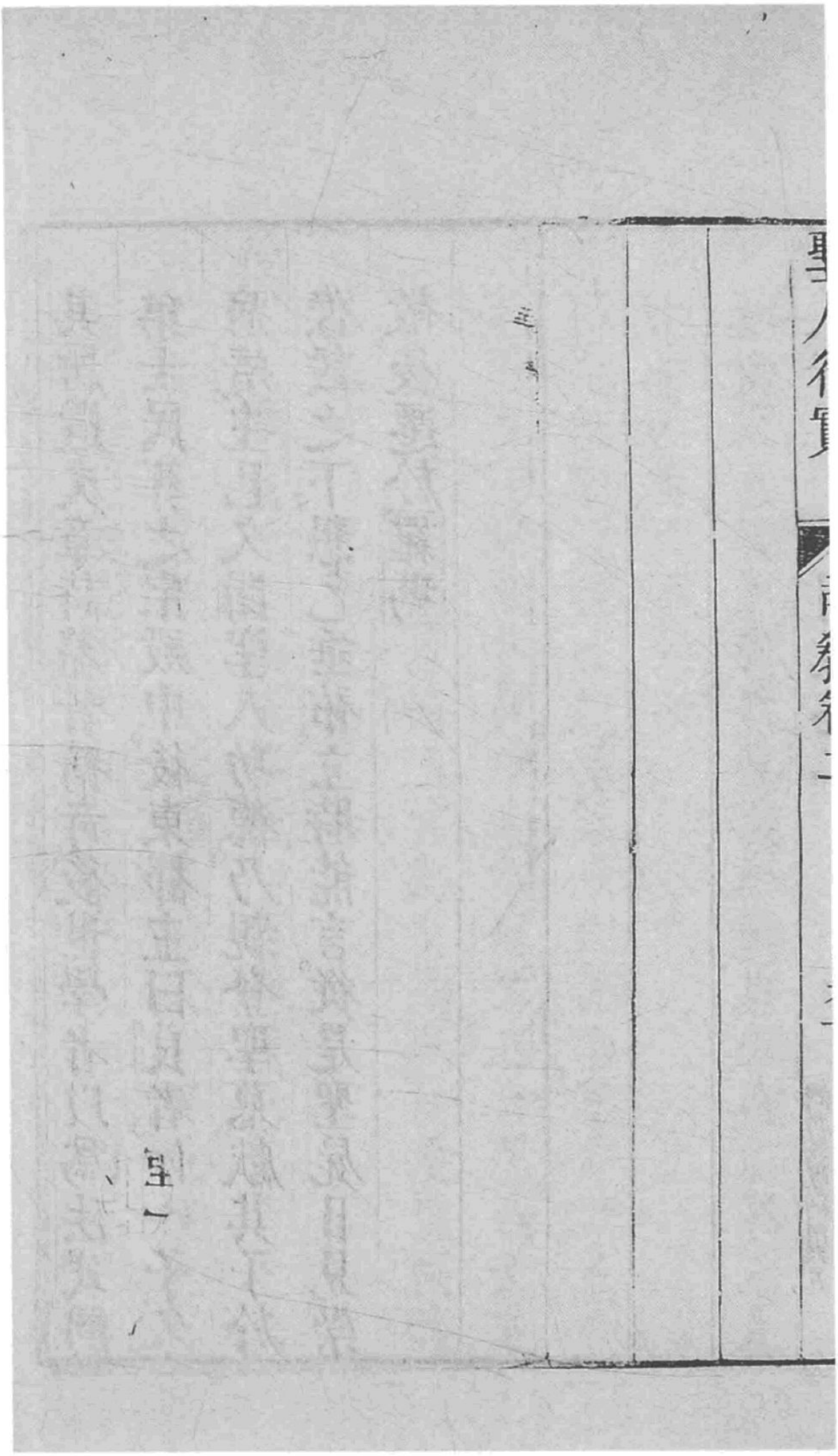
60

神功。未易殫述。從夜寐迄於晨興。恒潛心於天上之事。不有間也。

時邪魔既率惡徒。或以謗語。或以謠言辱其聲名。乃至用力。强圖險其身命。聖人以平心含忍。而天主庇蔭。竟不使究謀得逮其躬。及聞惡徒受罰。反代爲求赦。以恩報之。

後聖人豫蒙天主默示終期。即時刻嘆息天上之淸樂。年九十絜神直登天國矣。時天主降世後三百八十九年。按長曆爲東晉烈宗太元十四年己丑。

其所遺文章詩篇。皆精奇。後世學者以爲法式門弟士民葬之宗殿中。後東都主日艮者。僅一子久病瘖。主已久聞聖人功德。乃親登聖墓。獻其子於像設之下。懇乞垂祐。立時能言。從是聖屍日見崇敬。後遷於羅瑪



額肋峩畧道瑪都聖人行實第十二

額肋峩畧先名。得阿多祿。多造靈事聖跡。故聖賢謚之曰。道瑪都峩。謂其言行超俗過人也。

額肋峩畧生於半多國之責撒肋亞郡。其親貴富。未攻於德業。葢凡歸正教者。誠德不修。餘無足觀耳。

額肋峩畧從小學時。避無益友朋。及諸妨學之浮戲。學成。二親遣之外方。以成大學。

時立山爲天下名府。或以設教。或以修學。遠近聞風。善童儆居其城。始修文業。繼務格物窮理。忽蒙天

12

主祐啓。漸悟天地之上。必有眞主。自恨前之瞽矇。立志改補。日以正教自持。不使遊恣。尤慎防邪淫之誘。

賢童既大。抱理學。尚欲浹習於經典之微意。以養其心。即與兄弟往謁聞士阿里日擝爲師。五載受業。還鄉。鄉人猶未服聖化。幸遇賢士。恒觀其德行。恒聽其善言。始開昏暗。欲改邪而歸正。

時高士弗弟未以大智權教於鄰郡。聞賢士初至鄉城。遽以道德博學傾服遠近。即致意求晤。欲舉冠

衆民掌教聖治賢士預知。輒隱其跡。弗弟末服其退避。愈追尋之。久而不遇。因敬告天主賜充已職。以憫民望。天主默感賢士之心。自出承命。

賢士初蒞治。思治中素被聖化者僅十七戶。其餘百千萬衆。尚迷於邪。朝夕籲禱主祐。慇懃倍切。不寧不息。未幾蒙吾主耶穌聖母瑪利亞自天降顧慰之。聖母又命聖徒若望以聖教之旨詳誨之。使得轉提愚民。賢士益融徹教中微妙。

一日。城外歸。日暮姑宿近寺。是寺名大噪。四方民聚

卜釋夢稽疑。邪魔憑依塑像發語答言。巧幻欺誑
陷人大罪。次日聖人早行。寺徒焚香祈禱間。聞諸
魔喧嘩詈怨謂。額肋裁略。聖人擅入其堂。禁不復
出不許惑人惡徒大驚。再三祭祀。呼請復回。魔像
竟泯聲絕動矣。惡徒恨失其利。憤然發怒。追聖人
而辱詈之曰。爾既不同我道。奚敢入我寺。簡慢吾
神。且禁其爲民除害興福乎。聖人泰然答曰。吾惟
天主無益之僕耳。然特主能可以驅魔而禁之。入
出何恐久容其巧幻欺誑萬靈也。惡徒亦大異。乃

乞曰。爾既有是能若復令吾神回我方信爾聖人默禱須臾即持筆書數字曰。額肋峩略仍許汝魔復入寺堂惡徒領置堂中。魔復入復言。惡徒益異之因想額肋峩略所言所行皆實即追聖人叩拜求教聖人細陳教要訓之徒漸悛悟已懷改圖之心尚未即決復請於聖人曰大教要旨。畧已聞命。惟我卑愚不能一蹴堅定幸再顯靈奇之事以釋我疑以固我信何如聖人答曰惟爾所願徒曰茲有大石聖師若令自移從此到彼則足驗大教之

眞矣。聖人諾。令大石自移。從此到彼。徒衆歎服。即侍聖師。終身不離。近城士民。聞風迎接。叩瞻求教。朝夕不絕。然猶未立大殿。容衆庶瞻禮。乃大衆不待勸責。各輸財力。協助營建。肇基時。忽阻於大石。聖人視之。命自徙基外。大石如命。落成之後。忽地震。萬室傾頹。獨彼殿堂。略無損壞。

府中有兄弟二人。甚富。新承父業。有大湖畜魚。爭利構訟。官不能折。各擬用强。聖人親往勸。以友于之情。二人迷於利。昏於怒。不服教言。次夜聖人復自

立神計趨到湖邊伏祈大主代處次日平明湖底揚塵纖鱗都盡兄弟驚怖悔悟俱投聖門不復爭矣。

鄰邑有河名里哥屢次氾溢淹沒田廬衝損人物大爲民患邑民赴告聖人深憐之率衆至河濱植所扶杖於地曰今後河水止此勿過害民方植杖次條成茂樹自後河水至樹即消。

又未幾瘟疫盛行聖人治地所傷善民日不勝紀病民涕泣請於聖人祐解其禍聖人不辭苦勞不畏

65

毒染。日夕巡行顧慰患者。隨入隨愈。不啻靈藥。異端。諸輩多蒙聖恩。反心棄惡。從者甚衆。時各瑪納邑屬聖治。請聖人親臨。舉賢士以掌聖學。聖人徧訪高士。有隱者立山以甚尊富。大學問。劇蹟藏修。居甌脫之地。炭窟爲業久矣。天主默祐聖人舉之聖人往聽。深探其蘊。遽任之。立山洞明天主正旨。伏領聖命。克繼神業。

聖人多冒苦辛。漸以成病。仍急神治不以耄倦。蒙天主默示終期。將獲其所久望之真福。大爲欣慰矣。

尚不欲安坐以俟彌留之際。猶奮力自策。倍其德功。巡視頒訓。指引懲責無已。由是四城之民。去惡改邪。服聖化者十有八九。故聖人極感上主洪祐。告曰。向吾承乏之初。奉聖教者僅得十七戶。茲當去時。未奉聖教者。亦止十七戶耳。不可恭賀感謝吾主乎。是後懇乞慈主垂祐。使餘人開悟入化并祈慈主推廣鴻恩。賜天下民盡識正道。爲依歸也。

告畢。復囑左右。俟其神出肉身之後。將屍薄葬於公墓。愼毋費財煩禮。其言曰。吾生前既無私室以安

賤體則於死後豈宜私壙以安朽軀乎。言訖神出升天。時天主降世後二百六十六年。按長曆爲晉武帝泰始二年丙戌。

門弟不勝憂慘。奉聖屍殯之殿中。善民瞻敬而求恩澤者。歲月無間。數年後。地蓄妖氛大震動。一府城屋盡顛覆。獨聖殿無恙。殿即聖人所建也。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司教卷二終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致命

卷三

15.i Volum:
Tom: 3. dd. Vitae Sanctorum
III. 216
inv. 3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十二位致命聖人卷三目錄

一 若翰 見一張

二 斯德望 見六張

三 老楞佐 見十張

四 味曾得 見十六張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五格勒孟德　見廿一張
六巴斯弟央　見二十六張
七白多祿　見三十二張
八亞玻理納　見三十九張
九歐大覺　見四十三張
十斯大尼老　見四十八張
十一龐大良　見五十二張
十二發斯丁及若味大　見五十九張

十二位致命聖人行實卷之三

致命者。即男女之正志虔心。爲天主聖道。或爲義。而甘失命者也。吾聖教中。時時有此人。茲姑擇十二位。以槩之。

若翰保弟斯大聖人行實第一

如德亞國都。有士雜嘉禮亞。其妻意撒伯耳。俱賢無後。垂老。一日。雜嘉禮亞司祭。天主遣天神告以其妻將產子。名曰若翰。自母腹。即領聖德。而寵達於

主前。及爲天主降生敷教以前大聖人賢士以夫婦年老自疑。天主罰之。瘖不言。既孕六月。天神報聖母瑪利亞知之。聖母來顧且賀。因同居三月。意撒伯耳產聖子。八日依教禮行割。且立名。衆與母議未定。父猶不言。筆書其名。若翰遂復言。稱誦天主洪恩。叩謝不已。

將二歲。爲天主耶穌遭患。父母星夜東裝。抱之奔趨山中。未踰年。二親俱卒。若翰失怙恃。天主遣天神鞠育數年。幸獲保養。并學精修之業。後與天神別

仍遊曠野。固執所學。日每加功。聖史記其少年居山。性不飲酒。用駝毛爲衣服。以蔽體。其皮爲粗帶。以繫腰。寒士當蓐。群獸爲伴。黃蟲野果供其薄需。遯隱苦修。

近三十載。後天主令其棄陰隨陽。游行聖教。勸民歸正。以全其功。聖人領命出山。始傳大教。民衆聚觀。如天神來降。聽受其訓。朝暮不已。時聖人巡遊若兒。當河濱敷陳教言曰。天國已臨。格矣。即宜去邪歸正。否則鈇鉞加乎。樹根也。木之無益者。必斫。而

焚之火。何得免乎。士民聞之。槩服。慚悔前非。定誓改圖。或有歸本室者。或有志于道。而即欲親炙其大教者。由是大名四達。國中司古教者聞之。欲知其詳。遣門下數人訪之曰。吾師。非吾先聖所望將來救世契利斯督與。抑先知之聖與。曰否。使者又問曰。既非救世之主。又非先知之聖。奈何以水洗人。曰。吾所用水。以洗滌人形耳。有一人焉。生乎吾後。實在吾前。以斯彼利多三多洗滌人神。是乃契利斯督也。可知聖人固持謙心。不居士民所奉浮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譽又揚天主降世之恩使衆知而歸之以故天主耶穌未顯聖跡之先特賜往顧以慰安而證寵之聖人行教時諸侯厄羅得屢感神風屢請入朝設教聞其談論喜悅依從或改其身慾或更其政事不負忠諫已而忽蔽於邪蠱惑縱恣甚至娶嫂爲妻聖人入諫王不悅其汚嫂更怒俱圖雪恨誅殺聖人但聖人爲民衆所慕姑囚以待

聖人在獄中每設聖教勸衆并引之親炙耶穌以成其學忽值王誕四方來賀王設宴待之酒半令其

嫂之少女出舞。少女無恥。如命。舞訖。王大悅。欲厚賞謂之曰。任汝所求。雖求吾國之半。誓不汝負。少女不知所求。入宮問母。母曰。汝所當求者。惟吾大讐君翰之首也。少女依言以請。王故畏敬聖人。又恐土民議之。良久。竟以前誓不敢食言。命斬聖人首。與之。聖人在獄。聞令伏地。叩謝天主所賜一生惠澤。即至今日所加死義死道之大恩。不足盡謝之也。次懇祈慈恕本王。及其刑役之罪。且引而化之。祈畢。欣然受刑。時處暑日也。年三十三。歲刑役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持聖首復命少女轉献與毋反復展視鏟刺其舌以雪其恨嗟乎淫婦之怒靡所不犯豈巍巍天主在上鑒茲不能禦之亦或以倍善人之功而全其忍德耳聖人死後門弟及衆士民謹殮聖屍塟之一聖人諷刺惡王而讚稱若翰曰當是之日惡王名謂慶其生而實始死聖若翰名謂被殘死而實始生又曰噫若翰少年遯野避人苦體勞神保其貞潔竟以造聖德之域而未免淫人之累若吾修道之末恒游奸世常滯淫誘而避苦趨樂何心哉

次年惡王見侵於鄰師敗又受罰於西宗王奪其國而流之夫婦困死少女渡凍河氷釋身溺至頸氷復合身宛轉水中頸絕首亂躍氷上若天主僇以示世者

聖人之首隱藏多年後夢中曉示修士始收而謹存之數載後西南國王感其聖德建殿迎置其中所顯靈効所施恩德盈滿志籍萬民頌之其聖體久爲士民所敬奉後遭火有賢士急救僅收餘灰大西名郡日諾襪幸獲其大分謹存于殿中凡遇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患或霖雨或海溢則士民聚殿中請聖灰之廛循衢市至於海濱祈禱聖祐無不立應予曾遊是郡幸聞其詳目其跡而躬朝拜萬無疑也

吾西諸國凡值聖若翰生誕兆民踴躍慶宴以表神樂而謝聖人丕功即聖人在胎未生之先天神所謂至其誕日必生大樂而使衆相慶賀迄今正驗矣

斯德望聖人行實第二

路嘉聖史記。昔如德亞國。古教之官。既以嫉妒吾主耶穌聖德。肆恣酷虐。至釘死十字架。又往往謀圖耶穌聖門宗徒。不許以所受之道。傳之其人。然惡類愈逆。而圖壅塞。正道愈益奮迅。而日流通。譬之火焰。遇風倍加其熾。川流值峽更增其疾耳。故耶穌聖教。從如德亞國興起。彌見阻撓。彌見開廓。而遠近無不逮也。

當是之時。衆友甚睦。共財以相濟。凡歸聖化者。初投

其門。即賫財於聖宗徒前。見納則皆施之於教友矣。蓋吾聖教。以仁愛爲本。仁愛體衆。無彼我岐也。但宗徒皆以行教談道誨人爲務。且不便親分所得之財。以具衆弟子之日需。乃議選高智誠德之士七人。司其事。斯德望雖年幼。而仁智首推之。既任。急於公務。不忽身修。捨施無私。謹言語。恐於艱難。遜於順境。出入動靜內外。無可議者。有餘力必設教言。啟愚勉懦。蓋仁者不好荒寧。不惟治其身必益其物。益物即反而益身也。從是天主彌寵而

堅聖士之志。彌以靈驗顯著其德實証其教焉

于時日路撒冷爲國都大學奥區。四方歸者。多聞賢士高學聖德特來會晤。服神化者益衆。司古教者見其所習舊規。漸爲士民所廢棄。恐日後耶穌新教弘開。即合志協力。聚攻斯德望聖人。以挫辱而折止之。乃屢會屢辨。屢屈。不勝辱怒。即抱讐情。圖剪滅焉。先賄數小人。令其妄証聖人於大罪。聖人被告至公庭。卓然洒然。略無畏色。衆視如天神。司古教者迷而懷恨。審誣告者。數端欲故入之。聖人

乘機陳論天主自古所賜恩惠以至降世救民且汝等無不信古聖每色經典者觀是經無不知天主定欲降世以拔萬民又從吾國族取體爲人今既蹄視其多靈跡承其多神恩何不信且從之反過慢而强弑之乎衆益切齒大怒聖人昂首仰天倏見異光光中因見耶穌正立於天主罷德肋右位若將救其難者由是聖人志力倍加項之發聲謂曰吾方獲見天門大啓且於全能天主右位并見耶穌正立乃何幸而當此榮籍耶惡黨更怒即

塞耳。叫詈以爲重犯。因擁出城。各持石亂擊之。聖人正立。四面受擊。未嘗動心變色。如樓臺爲八風所鼓。不移本位。

聖人明知其命終在近。立禱上主振祐其難。賜其神直入天境。少頃。又跪乞耶穌慈憐是民。勿罪其愚蒙。勿裁其誤犯也。祈畢。身體傷殘。血流四潰。偃仆於地。其聖魂自得遂登上天。以受聖德之永報矣。

壽三十五歲。時耶穌受難後數月。按長曆爲漢光武建武九年癸巳也。

嗚呼世人所貴惟生命遭大難則以爲不祥至欲雪恨報讐無已若吾聖賢於所逢患生時不尤怨死時不報復安意受之謝主恕人因是教中古今聖賢以斯德望爲諸爲義致命者之宗領因其耶穌歸天之後首証聖教甘死義難

聖人死後同志仁友葬之三百七十餘年聖屍隱匿後教中賢士蒙主牖示即合民衆出尋幸獲獲時地忽大震異香郁烈聲聞四海萬衆趨觀凡患病感魔者爭先近墓以沾其澤一時除疾除魔者蓋

百十人日後國都幸從神化請聖屍移入城奉之宗殿民衆敬仰

數百年後聖屍骨灰少許傳送遠境時地方苦旱生民困乏聖灰到時驟雨淋漓霑田畝利未亞國幸獲聖骨一小節民咸出城遠接有老婦久瞽強圖親就聖骨以求明目之恩民衆擁塞無隙可通乃取花一束傳抹聖骨致之目上瞽遂復明棄杖踴躍前進又近城司教路濟樂者傷股大痛法當速斷以免周身之患幸聞聖骨將至出迎親負聖骨

之龕以表微敬。正行間不復痛矣非特往事即今世意大里亞國納波肋府城見存聖血一罷平時凝凍至祭祀之時置之臺上則見湧沸如活物也

老楞佐聖人行實第三

老楞佐喜西巴你西國人。父母俱賢有名。幸生此子。謹於教育。文學思令就。即遣赴羅瑪入道德之學。當是時。羅瑪聖試斯篤爲教宗。老楞佐素聞神風禮踵其門。恒親受其業。試斯篤熟觀賢童之誠志。及其處事之才能。日加寵任。后又托以聖庫使給殿中修士。及諸窮乏者。

未久。西國總王迷於左道。圖滅天主聖教。遇奉教修德之士。必羈累之。困苦之。驅黜之。甚至誅戮之。於

是聖試斯篤晝夜勸勵教士不使疑貳惡王大怒令拘之拘時老楞佐忽至請從聖試斯篤辭之老楞佐曰夫子父也師也奈何不許同往哉向者受業甚多未審何處何事稍負明教且幸見用以佐大祭乃至今日不容相隨乎吾聖教之義生死如一生時師弟死而相離不可言畢涕淚沾襟聖試斯篤慰之曰吾非棄汝也亦非以爾爲無志無益也但我老劣受斯輕若前行汝盛力高志將勝大難以從而後惟彼此之間三日之頃何足憂哉惟

有遺言。勿忘勿忽。聖殿庫中所存公財汝悉散諸窮人。勿致惡徒刼掠可耳。

老楞佐領命。哭別聖師。徑入聖殿。開庫盡取金銀珍寶。因貧室之衆寡。而均分與之。勿忽聞寡婦之賢者多以私財捨教中人。乃往顧以慰恤以濟。時寡婦病目。聖人以指輕點其目。目復明。再往他室值一人久瞽者。爲畫十字。亦復明。又至他處。逢教友七十餘人隱修。入而慰之。訓誨勉勵之。

公施畢。次日復命聖師曰。公財施矣。茲從吾師。無所

復碍差役聞散財之事遂執聖人奏報國王王故
貪甚遣官喜波里多羈聖人究治之時獄中有一
犯人路祭樂久囚無路可出恒嘆哭流涕至失明
幸逢聖人便醒前非投歸聖教并蒙明目之恩內
外傳聞衆民聚觀凡患目損明者乞其祐無不得
喜波里多雖奉命羈管見聖人靈跡大奇之漸感
動敬仰日相晤語領道言不忍少離弟於所聞庫
財之事欲詳問復命聖人陳論曰吾有實語奉告
惟子一聽將無悔焉夫吾聖教所重之財非山海

所藏土壤所產之浮塵餘氣也此等非遇火燬必爲水漂非值官收必被賊掠苟不用以散窮漸且自敗矣奚能久存而救人患哉吾聖教惟重天上之永福耳子能信天主及其降世之慈旨吾將保子先知之明後得之實何疑何碍之有喜波里多聞教深悟因嘆息懺悔往昔之謬投於聖門其子孫親戚童役共十九人一時俱服聖化

是後惡王審老楞佐於朝堂問公財何在聖人曰請寬三日鄙人必聚致之堂上王喜三日令原差官

喜波里多押之。聖人出。四聚病患窮乏之數百人。率之入朝。復命于王曰。夫夫者乃吾聖教之寶庫也。人所施財物以給不足者。是獨固存弗能朽敝。故曰藏庫。若其藏而不施。是爲無益。徒毀失耳。王以爲欺誑。令刑役縛而撻之。次搒各刑具。欲漸次殘傷。因强服之。聖人持正不屈。悟然告曰。王勿圖公財也。我早運之天上庫。非可損奪從何圖之。且陳諸刑具以恐嚇而奪我。茲志乎。吾素所願所求者惟死於義於道之苦難。今幸得志耳。奚憂。

林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王聞愈怒令左右用刑始毒笞其背繼裸其身懸空中然後燒鐵板加其膀胱及肋臂使漸焦爛也聖人陶然咲嘆惡王文謝天主懇乞加力以克大難天主順從自是彌見勇毅王怒謂衆官役曰若茲甲小是爲重犯之犯緣習魔術不畏刑罰反似甘苦而輕生者雖然盡重刑碎剖毒殘其體試觀其恃何力用何計可逃吾乎聖人曰刑雖越常其必有盡若吾所恃者以恐受難非人能也乃天主所降無窮之力何畏哉

12

王更怒令以鉛條慢撻聖身而碎其骨聖人悉無他聲惟祈天主堅其志收其神耳立時有聲自天降曰艱難之數未滿奇偉之功未全寬懷以待主命可也士師聞聲大呼曰由斯可知此犯惡極乃仗托鬼術不畏重罰可恨即具異常刑架架形方如床首尾有輪可推動以索纏縛手足然後上下一齊轉輪伸其四體強使骨骸脉絡開裂痛苦莫可當也又將鉄鈎損其肌肉漸入內臟欲以漸加痛乃聖人愉色仰天感謝尚求天主顯聖賜加神力

以勝虐計。使衆民明知天上天下無有如其主宰權治世事者。以輔善人之志也。聖人求畢。有尊天神格斯撫慰。即以潔悅拭其顏汗。瘳其瘡傷。一武士羅瑪諾幸見天神。甚感。因求聖人引之入教。未數日羅瑪諾行道大進。亦委身命建奇功焉。

由是惡王聞知所施之刑無益。更怒。令諸役盡意竭力。役領威命。爭先加刑。新造一鉄床。床下熾炭。急縶聖人手足置床上。使漸燋灼。左右士民觀望切齒蹙額。聖人靜漠不動。久之。尚告王曰。一膀炙已

熟矣。復展他膀。食之可也。王所貪得者。貧窮之手已盡收。而藏之天帑。安從取之哉。公財既不可得。惡王無語可對。特嘆其刑無功。怒怨不已。

時聖人以多失血損傷生氣。自覺生命將終矣。於是聚其神力。懇謝天主生平所蒙洪恩。并祈賜收其神於永樂之所。天主允許。聖人之神魂灑然如出犴狴。解桎梏。離肉軀而登天上。時天主降世後二百六十一年。按長曆爲曹魏元帝景元二年辛巳夏月也。教友門弟謹殮聖屍。葬於城外靜地。自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後。都中左道漸衰。而天主聖教日見弘開矣。蓋正道譬之稻麥。非覆之以土。加灌溉。經寒暑。即不能長茂成實。後化行國王建殿以收聖骸。由是大西諸國遍立聖堂。所行靈跡盈溢紀載。茲述其萬分之一。可類推之。

意大里亞國一賢士欲修聖人古堂。豫具材料。興工之日。一棟木短。無從取補。不知所爲。直告聖人。須臾衆視。短木漸長。至踰舊界。繩墨匠師奇異。獨量取其應用。餘者衆民爭舉藏之。以爲世寶。後有患

病者多活其神澤焉。嗚呼。未親聖身之木。且大濟人患廣痊人病知此。他可知已。

味曾得聖人行實第四

味曾得喜西巴你亞國人二親加意教訓幸見成褓

卑邇之學早畢因往撒拉裁鄰郡葢高雅博學之

士所會集也時郡中司教者大賢哇勒畧味曾得

習禮聞道未經數載無所不通而以神智辯才身

德超絕司教年長艱舌陳訓勸民未能如意幸逢

味曾得高士悉托以講經論道之職

時西方總王習迷于邪不聽聖教流行凡差官布政

四方必囑令重禁有官大濟則差往喜西巴你亞

國總督方務者。初入撒拉裔郡遂下嚴令。審究方教之情勢以行區處。乃聞天主聖教時已大行。又聞聖教之宗領上有大賢哇勒畧下有高士味曾得二賢以德以智甚獲衆心。審畢。差役遍拘教士。而固囚之。意欲以巧謀或强勢逼使背正從邪耳。但思二聖爲民所歸。乃拘解本都。令與民相失。二聖入省獄。縲絏桎梏。不使動作飲食。音信皆阻。左右呪詈不絕。望二聖以是屈服。或不堪而死也。二聖確志不動。視人之加苦爲已增功。所謂君子見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反鼓清威耳。惡官知二聖未服。令出公庭親鞫二聖至庭。官高坐問曰。二人苦矣。茲宜奉王命。敬俗神。改易邪教。勿固執致禍貽永悔也。哇勒畧聖師欲答。緣舌重未達意。味曾得聖徒挺身請命代對曰。俗神之像。爾任意享奉之。若吾輩。既幸明識是像爲匠手所造。無靈無能者。何爲敬之。當敬者惟造物主耳。彼既造制天地。遍生靈民。存守養育。賜予萬惠。至降生後行於人世。以提其弱。以贖其罪。引之登天之道。豈不當効形神之力。報其萬一乎。

惡官不勝忿激。先斷哇勒畧聖人放流。因其老年。免重究。次付味曾得聖人於禁役。令窮力酷殘刑役領命。先以索急絆聖人於巨木。欲肢裂之。後以棘刺笞之。以杖擊之。至流血盈堂。乃止。官又詐爲恤憐曰。汝尚不覺苦。不恤本身。而猶固執乎。聖人寬然笑曰。爲道義以冒苦。經難是我所願。何恤之有。況爾多苦吾。吾以甘視之。爾多慢吾。吾以恩視之。此則我所切求者。與其減苦。無寧加苦。官聞愈嗔。詈責刑役使盡力。少項。以鋭鉄鈎四面鈎

聖體又火煆鐵床置聖人殘體其上鮮血迸流足
滅火焰聖軀遍裂百肢盡毀筋骨脉絡顯著焦枯
與薪炭無異乃聖人正如棲息花叢中泰然靜寧
而譏刑役之弱力官見刑無所益深愧之令收禁
中囑禁役以瓦礫鋪地承聖人殘體不使稍安聖
人正此困苦倏然異光顯照奇香泮渙足加精力
其間有最美天神格臨合歌而陳天樂以慰之獄
卒視聽大驚恐聖人爲所奪去皇遽失措聖人呼
謂之曰吾在且勿憂吾既願冐苦難豈有奔避之

理。汝輩于此親觀上主賜我之恩。方知吾所奉教獨爲眞實。汝以目所視。以耳所聞。可往報官。吾前所受酷傷。一時痊愈。悉無痕跡。倘欲復加苦難。任意爲之。吾甘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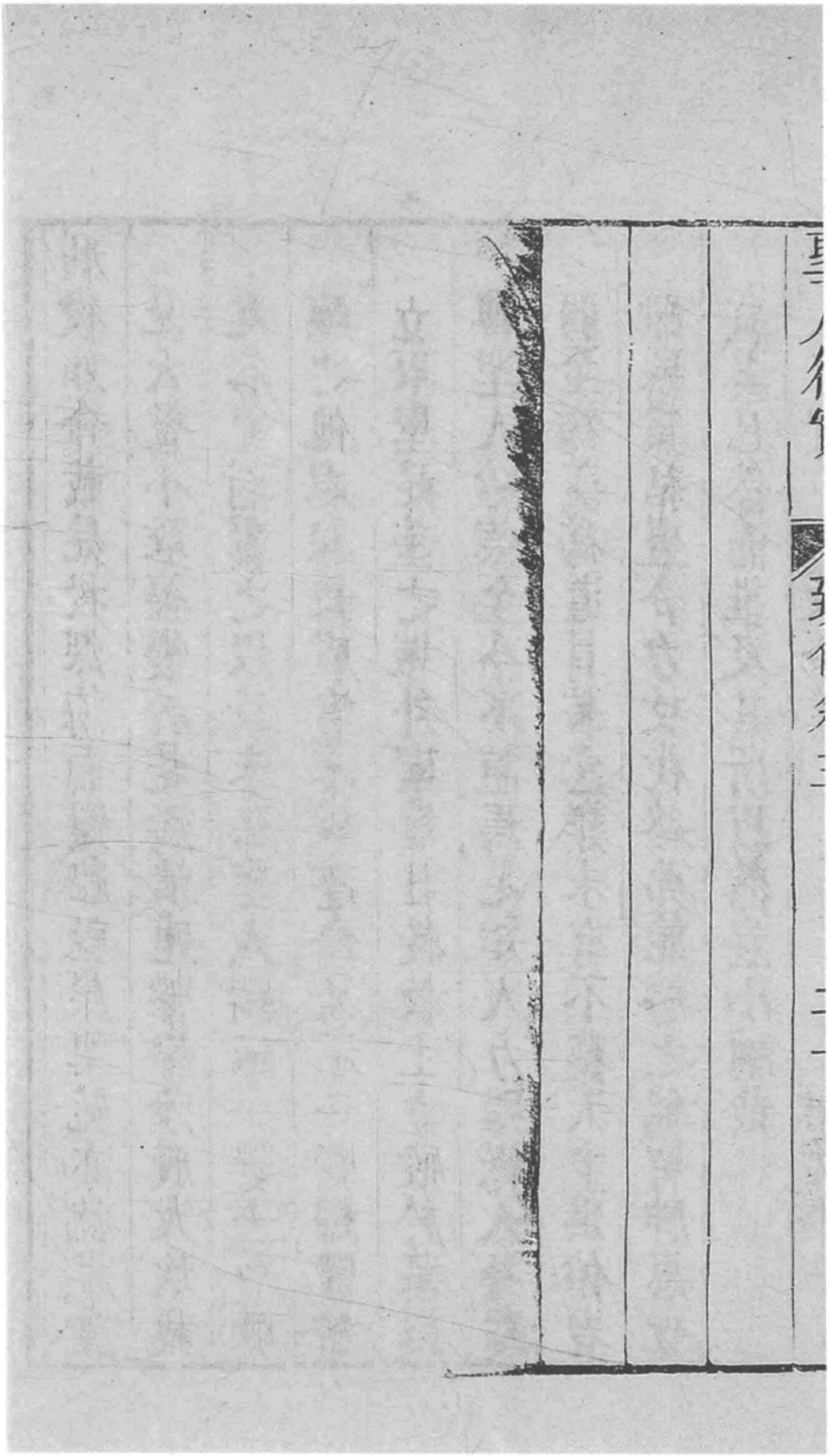
獄卒大異。即往報官。還往問。天神勉勵聖人曰。毅士確神力愈强。何畏彼哉。吾主耶穌從天親鑒爾功勿慮虐官酷刑。已窮計無所復之矣。乃汝正志愈將重酬嘉德。惟先棄所係軀殼。然後神魂與吾輩登天享福無已也。

惡官聞知大驚然未信欲目擊召之堂上諦視果精健無傷勃然色變息氣氓言姑善誘之乃謂聖人曰爾所受苦果重且繁正可憐恤今安養爾矣又囑禁役日即備寶榻鮮褥文衾厚養調理斯士毋忽禁役一一如命聖人知官之僞不悅但不可辭姑祈天主早賜其神上升天國以虛虐官之謀官役正拮据其事而聖人靈神忽蒙天主召解纏棄殼飛登天上享大勳勞之報矣時天主降世後三百零三年按長曆爲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

聖人復生

聖人沒惡官以貪其陰謀深恨令棄聖屍野外使虎狼鴟鳶食之乃羣烏爲奉天主命特至圍守聖屍有豺狼從林趨犯烏飛集其頂以爪攫其額以嘴啄其目以翅擊其肩竟逐之去官聞尤恨厲聲詈呪聖人曰重犯之徒非特生前抗命至死尚執傲梗不效順乎然我終不爾若非盡滅爾名剷絕爾跡不止也遂令役以牛皮包聖屍投海中不使就岸得塟嗟乎以虎狼所畏禽鳥所敬之聖屍而靈生反無情何哉

刑役如命。載屍投深海而還船就岸。聖屍亦就岸。衆見大驚不敢復慢。於是濤浪連擊岸沙。成大坎裁足容尸。而覆之以沙。未久。聖人顯示一贊士。令取瘞之他處。緣畏虐官。未敢遵命。又示一贊婦贊婦立取聖屍。葬之城外絜地。日後教士立殿於墓以傳聖人功德。至今不歇焉。足知人力雖微。人身雖弱。至爲義爲道。冒苦忍難。未有不獲天主洪佑者。雖惡黨結盟合力攻伐。終弗能勝之。倘留神思玩。從其已然而推及其所以然。豈小補哉。



格勒孟德聖人行實第五

格勒孟德羅瑪人生於王室有文有德學問方成聲名遂達幸逢耶穌宗徒聖保琭自如德亞國入都傳布天主大教一聞聖風即感而服從聖保琭識其神智誠德殊寵異之託以傳教之重職

未幾宗徒聖伯多祿亦至與聖保琭協志宣化格勒孟德久侍二聖多受神業迨二聖爲道死傳教重任悉託格勒孟德時聖門尚有高士二人一爲理諾一爲隔勒篤格勒孟德以謙以齒讓之二位卒

始承教事。即將所承家產。盡施窮人。隨處設教指引衆民。由是聖化弘敷。士民篤信。

當時國王迷於僞神之邪說。國政頗僻。正教不容。往往流逐遠方。或拘累服刑。如重犯也。格勒孟德深爲痛悼。更竭神力。以救公難。或親慰其憂。或提振其弱。或捐金給其日用。或送之於刑下。至其死後必命同志之士。收其殘骸。而厚藏之。或誌其功德。傳之後世。是以神化日開。異端日塞。諸惡徒失所利賴。怨恨嫉妬。圖滅聖人。誣之于官

官久識格勒孟德爲王族賢士未敢輕慢弟以善言勸之聖人明伸曲直使知僞神之誕妄若吾天主聖教所訓所禁悉皆至義至理言行表裏相顧無詐無爽正可禔身安神爲修齊治平之本何謂異教官聞之心服躊躇未決乃請命於朝朝命以格勒孟德不奉國主所從時教宜黜遠方官既奉命又勸聖人伏順勿自取禍聖人曰夫背造物真主而忘大父之恩以從邪魔謂之取禍若爲義爲道而被黜是乃眞福何禍之云況明哲之士生時弗

係一方弗戀一城以天下爲鄉隨處爲家也奚流放之慮惟我所憐而恒嘆息者則以子居位治民尚未辨世之真僞乃依僞神邪術棄大父正教豈不傷歟

官聞深感哭送之令具大船及所需資糧遞送過洋入半多蠻地聖人登舟厚友及門弟爭從之聖人止取數人餘則慰勸辭去風利至半多境幸逢同教二千人葢先年西士總王亦爲正道驅黜諸人於是地掘礦治石聖人不期遇之大喜乃相慶慰

曰吾慈主大異寵予賜至於斯正欲我目擊汝衆之功德以益此躬耳豈非至幸哉遂同衆執役不私孱弱軀不居原位懦者代之憂者撫之逼迫者寬之病患者顧之

是地高亢無溪泉汲水六十里外善民所最苦懇乞聖人慈憐聖人諾聚衆近山下伏祈天主賜泉以濟民而驗其愛人之實天主立允忽見一羔羊舉足指點即通天主神意親往就之畫十字聖號於土令民開掘僅起土遂有清水沸湧成泉衆民驚

喜慶賀聖人叩謝天主日益加修以報大恩傳言四訖居民無不趨觀欽仰聖人之功德也聖人來此敷陳教訓提愚啟蒙療疾振患從信日衆矣每日約計入化者五百餘人朞年中建天主殿堂七十五所神化大行西都王聞之遣一官名與費至其國禁阻與費初至輒取多人囚之善民幸聞正道畧不疑沮與費審知民情恐激之生變乃含衆民獨罪聖人於是召見聖人先用好言排服不得遂奏國王王命繫聖人於大鐵矸投之深海時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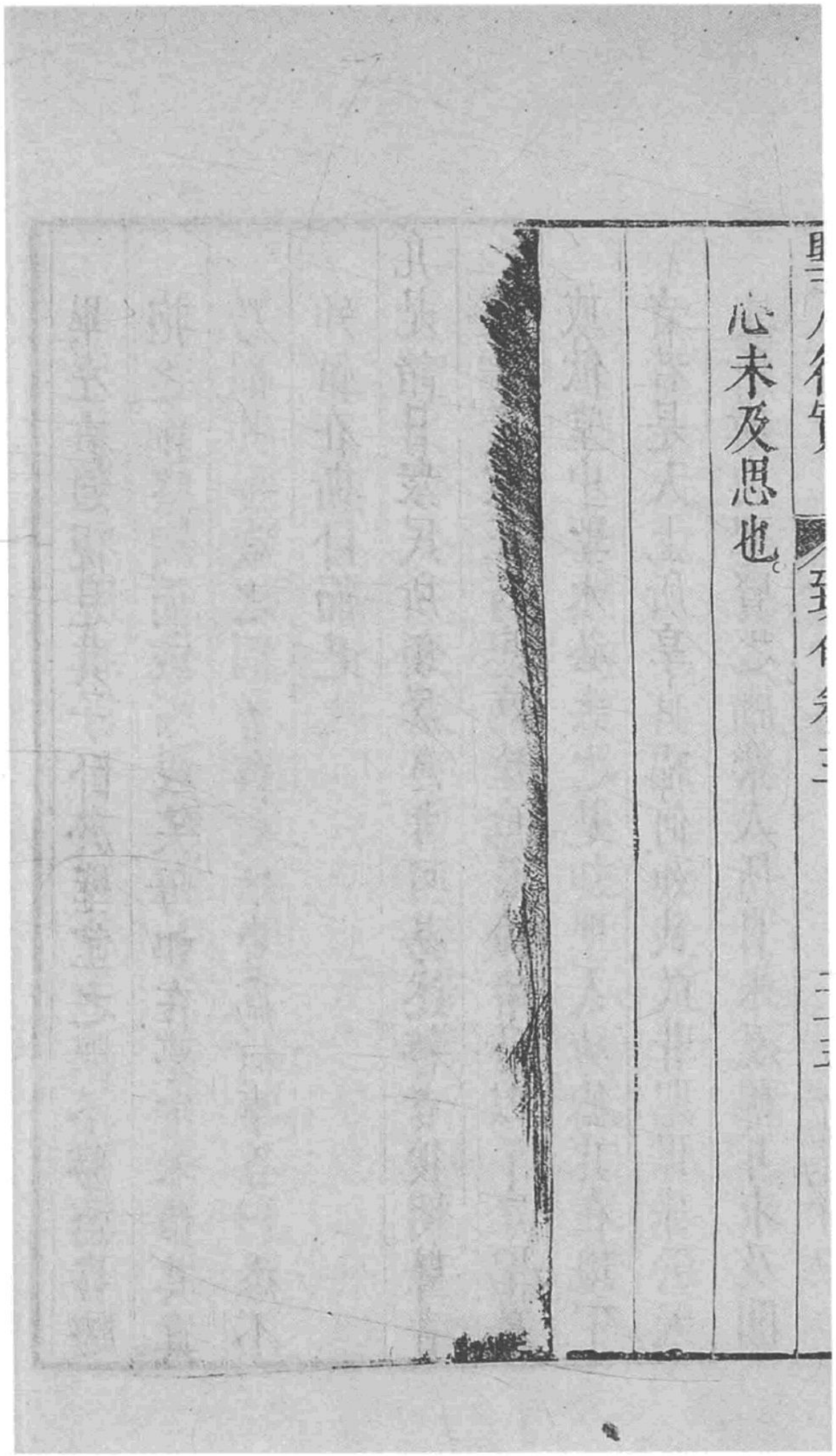
主降世後一百有二年。按長曆爲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壬寅冬月。善民聞知。哭聚隨送至於海濱。哀祈天主護佑聖人忘其身危。獨憐民患。慰安勸訓。令其堅志待時。言畢刑役牽聖人。投之海中。善民猶瞻望嘆息。懇祈主祐。勿使聖人之潔體沉於泥沙。或損於魚鱉也。忽見海水反退約千五里。直至聖身所沉之處。衆民欣然趨視。正如陸行。至水涯見小祠。天神所新剏。祠中一石棺。已藏聖軀。棺旁見鐵柯等維繫之具。民衆奇感齊聲讚譽聖人功

德。叩謝天主洪恩。因定志於聖教不捨也。

衆民散去。海復其元。所從是每年至聖人死日。海水必退。顯露神祠。約限八日之內。容萬民往來焚香朝禮。八日之後。水復其所。以顯証聖人之功而堅此地民心。於正教數年後。有賢婦携一小兒往瞻聖墓。日期已滿。賢婦聞海潮速反之勢。急迫奔回忘其子。至岸視之。水已漫溢。因念其兒。不見痛哭徬徨行覓其屍。日久不得歸鄉。終日深憂。惟冀來年聖日。復往朝拜。因尋其骸骨。至期賢婦趨往朝

畢。左右遍視見其子卧於聖堂之隅不勝驚喜趨抱之。細察顏面或啼或笑。毋如在夢中。未信其真乃問其一歲之間曾移何所。曾爲何事。答曰悉不知。惟在斯卧而已。

凡是諸日衆民所領恩澤非可易述。瞽者復明聾者復聽。躄跛正行。患病痊愈。貧魔者特以手摩聖墓或飲堂中聖水。必去之是知聖人功德其在地下者若是。天上所享眞福何如哉。故昔聖保琭云。天主所備與聖賢之福樂。人所目未及視耳未及聞



心未及思也。

巴斯弟央聖人行實第六

巴斯弟央意大理亞國之米郎郡人其親世冑之賢政治有聲幸得一子謹育教之不使陷於陋俗文學稍就即遣赴羅瑪以從國命時國王號弟阿格勒知巴斯弟央貴族也且載德智勇絕群寵舉之督宿衛士每任之重務但王惑於邪神日流侈肆橫逆暴虐至據其威勢強善民背正向邪不順則萬刑酷虐殘殺之不止

巴斯弟央本習聖教既獲君寵當重任藉其權勢每

設教言以勸其僚友士民使操正志教友或遭王怒係獄或服終刑則微服往顧切相慰勉俾欣然死于道難焉入獄時值窮乏者捐財用給之疾病者醫藥療治之

時爲道幽囚者有大家兄弟二人將服刑其父母妻子號泣趨獄伏地嘆息稱言親老妻寡子孤勿固執教法貽無涯之痛也兄弟聞言心動不免躊躇聖人覺之厲聲曰賢士向幸識認大父真主爲之見羈多冐苦難已月餘功高德積矣茲將竣事受

賞。奈何動於骨肉之淚。棄爾大勳耶。傷哉。向勇於敵讐。毅以甘苦。剛以服刑。而獨餒于私愛。恐今爲恥也。後有悔也。況吾慈主耶穌爲吾兆民。多受艱難。不恤其身。不戀其親。是以成功。而大贖萬民之罪累。吾子宜深思而効法之。夫吾之生命。是有限者。夫妻父子。非常相依者。資財產業。非久握者。與其安坐以俟壞。毋寧爲義爲道。早自委之。而建功乎。

聖人言訖。有異光自天發照。光中大顯天神。數輩。衛

護耶穌聖躬。若臨面前耶穌神威愉顏漸就。先稱揚聖人。然後勸勵二士。

時有居停之妻坐亞氏。久染惡疾。瘖不能言。竊聞聖人談道并見異光天神諸事。深服聖教。叩乞聖水。聖人對畫十字聖號曰。我斯所從之教。倘爲真實。則命爾病遽退。舌復能言。是語僅畢。坐亞氏遂言。主人大奇感激。叩謝伏懇求容於聖門。聖人曰。爾司之下。見有羈囚數人。即携之來。聞教言。以立首功。聖門可入。主人領命。率禁中人見聖人。聖人大

悅。即設教提勸化改。而入聖門者六十四人。

彼兄弟二人。如乍醒覺。其弟謂家人曰以所聞所見知此身必不足恤。蓋吾兆庶以形身類獸。而歸土。以靈魂類神。而登天。與其恤身無功德而死。豈若爲義爲道。暫月微苦。以求保靈魂之福耶。況知天主原寵吾靈魂。即賜之以智能。超越萬彙。又爲之降世受難。以除其害。使登大道。奚不圖報其萬一。而奉正命哉。約萬理而論之。身當死者。胡可不死。神當存者。胡可不存。前者未明於道。疑滯未決。茲

27

幸觀親戚同心篤信則別無所願奈何不甘死義難乎又語其兄曰親戚已安家事已妥諸願充足惟吾兩人尚應殫力效忠以報主恩則宜爭先爲主爲道甘受苦難親戚聞之感動涕淚交願二人奮然相勸

都官聞其事召其父語之曰汝二子迷蔽於邪以逆王命前吾奉旨拘囚善勸之彼不服而尚大言誇已誘衆今姑憫其愚穉再寬刑限望爾以智以慈開其塞而正之對曰吾子幸聞先聖之大道服從

正教即吾因之啓蒙得覩白日而去闇霧有何足罪而妄圖之耶官聞之大興怒責曰若是爾亦喪心歟曰凡棄生道而甘從死者是則喪心矣官曰何謂生何謂死曰請假片刻聽之官許之老父乃述天主大教要端而證以實據又舉諸疑難明解釋之并述巴斯弟央與教中聖賢所造靈驗所施神恩他教決不能至也官反心究察豁然信服請晤聖巴斯弟央以聞其詳聖人一晤如太陽光照雲霧盡收使明徹教旨願入聖門并引親戚役從

伏聽教要因而從聖化者一千四百餘人官喜不勝即散其奴役聽之自主謂曰爾等既幸識且信爲大父之子不應爲吾奴也由是聖化日開惡王聞之下令嚴禁與奉教者交易以絕其日用交易者必先赴寺廟叩拜鄉神方許與之由是教士多入山靜處以隱修其功巴斯弟奐聖人與所化昆仲二賢則仍在都中以勉餘友之弱者使毋避難當時教宗大賢聞聖人之仁義勇智讚美慰勵之聖人倍勤巡遊提勸朝夕不寧倘遇爲道被拘服刑

者便趨其急而安慰持援迄終不捨也於是惡黨奏聞謂巴斯弟央挾朝寵以闇行天主之教當禁之國王召巴斯弟央面責聖人對曰主且息怒臣自立朝以來奉命左右劇神盡忠以保國家者乃晨夕祈禱造物之主自天祐之若敬石木無知無覺之像而以爲靈求其福祐是正失求福之道也曷敢從王大怒叱左右擁至城外操塲繫之正中令四面射之聖人泰然中立略不避移口無怨尤少頃遍受傷殘僵仆地下衆乃復命

是夜教中賢婦聞聖人幸死於義即統家人趨殮聖屍不虞聖人尚生急扶起負送本室徐治其傷僅數日聖人全愈諸友乃勸聖人姑避虐王聖人不允慰之曰方入法場敵破邪黨驗證聖教而蒙慈主提祐始建微勳何可半途廢耶道德之貴非在善始在善終乃自思成功之榮

日王駕出聖人挺身迎諫曰願君賜納忠言巫徒久結惡黨計陷正教之士妄流言說搖惑王聽以致阻間治化雖然君第留神思察古往今來雖大

國非得正道之士扶佐而爲之祈禱上主保全弗能久也王聞言覩之乃服死刑者心戰良久既而問曰汝非巴斯弟央歟對曰是也曰汝已服終刑而今猶大狂肆耶對曰臣前受傷果臨終矣弟吾上主大慈療臣之傷使即時痊愈意欲臣証其教顯其聖焉言畢又明責惡王非井道因勸士民以避邪從正勿懼讐類之强倘王不悟不改天僇將不遠矣

惡王不勝恨怒令役鞭聖人至死勿止聖人欣然受

之。即謝天主而卒。時天主降世後二百八十六年。按長曆爲晉武帝太康七年丙午冬月。刑役棄聖屍於溝壑。聖人夢間顯現指引賢婦。乃得殮瘞。後止教大行。士民造殿迎安敬禮焉之。迄今一千四百餘歲。凡遭瘴癘瘟疫流行。必求聖人庇佑。未有失望者。

白多祿聖人行實第七

白多祿意大里亞國勿落納郡人其親信從異端天主獨擇是童以爲大聖蓋蘭蕙之芳生於菅茅辟角之犧產於犂牛矣

白多祿未離懷抱惡親以異端漸攻之終未得遂七歲塾歸遇其叔叔問是日讀何書學何事答曰今日學天主信經遂誦使叔聽之叔故信從異端不悅重責之小童不服更與之辨以直言敵破巧論叔語其父父驚第不敢斷其學業

小學已成。遣之近郡。入大學。初至郡城。擇居擇師擇友。向學勤銳。罔或荒寧。仍固執良規。嚴克其私。所切戒者。則友朋之邪。與時俗之陋。蓋二者使人不覺而漸受其毒。所謂嚴霜苦霧。足敗花果。邪友陋俗。足損童幼也。自多祿原情善美。立志益卓。日新于德。但念久行人世。難免汚濁。欲謝世隱修。時篤明哉聖人廣行大教。循至其郡。自多祿趨拜門下。以爲精修明師。

幸入聖會。正如未有前功。倍加克服。多行罕言。好隱

避顯。晝從公務夜獨思審。自卑而甘役。和於友順於長。食淡衣粗。減睡揚人長責已短。如是數載內光大著刮動衆目咸仰戴之。特因苦修太勤。漸衰成疾。天主賜援而治之。幸蒙生全。益致神力以練心磨情。建立新功焉。

一日深居默道。忽見先世聖女三位。俱降而代天主顧慰其苦修。因勉進之。其一依撒斯。其一嘉大利納。其一則濟理亞。皆修有聖德。未守童貞。終爲道死難者。會中一友。忽過其門。竊聞女音。未知其故

疑而告於會長。使察而責之。會長聚衆友於堂。審之。賢士自謙。不敢漏泄上主所賜異恩。緘默不言。惟望上主將代白之也。會長素識賢友誠修。亦未敢斷其有罪。亦未能悉知是女從何而入與之交談。是以遣赴他方。以從隱修。

賢士則眞如負罪者。順領長命。以往。日益磨礪久之。未見天主代爲申釋。於是投耶穌苦像前。訴告曰。吾主。爾至公至慈。奈何忍我久係於無故罪辱而不見拯歟。吾向爲爾不辨不言。爾知之矣。今爾爲

我亦不辨不言乎。言畢。垂淚滿襟。嘆息不絕。耶穌聖像從十字架上答曰。昔吾受無數無名之苦難至釘于十字架上。乃繇何罪。當受此哉。茲汝注心審究吾事。從吾跡而甘忍難可也。況汝難未能當吾難萬一。又何怨乎。倘以因無罪。自擬不宜受難。則汝意謬矣。因罪受難者。是乃盜賊之僇。何功之有。聖人聞聖教畢。深感愧其道德之弱。猶不若主意也。乃固守前時之隱默。日自奮進於精修。未久天主已試賢士之誠。即爲之釋疑。顯功。使會中衆

友明知。倍常仰戴之也。

於是賢士適承長命。巡方行道。隨其所至。士民厚接引領受教。至聞其言論。凡不肖者。吝嗇者。驕傲者。滛慾者。忿怒者。饕迷者。嫉妬者。一一同心。陋俗邪術。一經論闢。必除去之。隨處人民感其功德。聚衆力。或造殿。以瞻禮天地真主。或建院。以養老弱病患之民。

循至福岭際亞府城。萬衆接領神教。致殿堂不容。擇城外寬地教之。忽有黑馬馳驅。似欲闖入踐踏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民者衆駭欲避聖人知馬形之下鬼魔隱匿對畫十字聖號遂驅之民益信服

教宗久聞聖名令其巡某方審究異端聖人承命竭力盡職一日在米郎天郡談道有異端數人雜入民中窺探動靜時亢旱民衆難堪於是異端乘隙諷聖人曰愚民以汝爲大聖冒炎熱以聽汝言汝何不憐而爲之招雲布陰節其旱氣免其傷害耶聖人曰倘吾若汝意而招雲致蔭以息炎威爾輩能棄邪歸正乎異端惶疑良久終不應諾於是聖

人自議宜以辱抑之以善服之且以堅同志之友即于衆前跪伏懇祈天主暫賜允俞以安萬民祈畢倏見彩雲四聚蔽日節氣陽氣聖人談道訖始散去衆民視之大聲呼譽叩謝上主益堅信聖教也

他日異端之口給者特來攻辨聖人順聽良久不辨不聲惟默祈天主分處異端立瘖弗能出言衆視大驚且笑叱之由是異端之徒多感聖德而改其惡乃至四方遠民咸圖一親炙沾其神澤矣

又郊外有二農人。其一從正教。懇乞天主福祐其田。其一則從異端。供事邪魔。以獲重利。聖人偶過。知二人同業而異求。即祈天主顯聖乃至收時。從正教者之田。茂盛豐實。異端者荒瘠蕪陋。由是異端農人亦歸正焉。

聖人往拉物納古郡敷教。入城直赴聖堂朝瞻天主日入。因留堂中繼續神工。至深夜。堂上忽見異光輝耀。遠近之民見。以爲奇趨入堂值聖人。知爲異光所指。乃伏謁求教。受其弘益。其間異端之徒。弗

能正目覩視聖德則立私計圖欺聖人使民衆侮慢之便求同惡邪徒令詐病扶杖至聖人前哀求憐治并遣同類人於外應合乘其受謾肆意譏笑聖人一見惡黨至前已洞徹其謀責之曰汝既以佯病來欺我我祈天主且僇爾狂以正病罰之言畢佯病者漸至危險無方可療所謂掘阱陷人先自陷也病者竟悟其邪恨悔前非哀乞聖人振拔聖人乃以德報讐先啓廸其蒙次以十字治痊其病使歸

茲事被辱更加恨怒圖殺之聖人豫知乃因談道時告衆曰異端之徒用金若干已得小人使暗中殺我雖然我甚願爲主爲道甘死弟彼惡黨何獨畏我生沮其計反不懼我死更破其謀乎十四日後往米郎郡城惡黨伏中途俟聖人過挺身拔劍殺之聖人不懼不避愉色自立甘受傷殘而後偃仆於地當急時誦信經十二條以正其生平所從實教迄終未有捨也次見其流血盈地即以指當筆書信經首句于地曰我信於全能者天主罷德肋

造成天地此乃惡黨所疑之端也以證其所從教者非特心由口見尚以實行徵驗之也書畢昂首向天告曰吾主聖主我雖未嘗有功惟賴慈祐祈望賜受吾神也言訖惡徒視其轉動即拔匕首擁持密刺以絕其氣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五十二年按長曆爲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

鄉村聞知葬聖屍潔處讐徒終悟其惡多絕異端而歸聖門以驗聖人生時所豫言也

未久聖屍徙於米郎近郡萬民遠接送入大殿崇祀

之於時民爭獻燈燭致敬不待人燃自然着火恒久不滅又有異端者偶視聖像恨之曰使我當殺時幸在其中必刺其心以雪此恨言未畢遂瘖不能作聲未幾深悟伏認其罪懇聖人哀憐并乞赦恕即時蒙聖人聽而祚之復言如前惡徒感激亦皈正教焉

是後二載教宗多聞聖人之靈驗又依古規稽察其平生所建奇功即入聖品以聖人禮敬之迄今大西善民趨拜聖墓多沐其神澤也

亞玻里納聖人行實第八

亞玻里納西里亞國人也。昔伯多祿宗徒至諦第阿加府傳道。亞玻里納聞其教要服而師之。迨宗徒徙往羅瑪。亞玻里納遂立高志偕行。幸大道將興伯多祿擇其門人賢智者。遣遊四方。廣行神化。亞玻里納蒙遣拉勿納郡。

初入城。值武士延而寓之。武士一子瞽。亞玻里納畫十字復其明。武士並親戚深感大恩。更聞大教之規。正符所見異驗。投入其門。從是聖人實德異能

廣傳四方。

鄰有將軍妻病危。請聖人顧救之。聖人往。語病婦曰。惟托吾主耶穌聖名。令汝安好。如初。以知其爲萬物正主。天上天下無可與並。因信奉之。言訖。病婦愈起。而對衆曰。可知聖人所敬之耶穌正爲天地眞主。此外邪神。奚足道。奚宜信哉。因是夫婦一家。及其鄰居。併服聖化焉。

聖人居郡十二年。從教日衆。異端者嫉妬。始圖聖人。而誣告于官。官召見。詳詢其原來爲誰。所往何地。

所志何爲所傳何教聖人詳述其從來併陳聖教大旨衆聞深服教言惟惡黨堅逆正訓恃强驅出城殘虐不止渾身遍傷投之池諸教友急救收之六月餘聖人復行教化無恙時郡中有富貴名士忽失音其親請救聖人一晤使言即言家又有小婢久負邪魔聖人一視魔即去室主蒙大恩且聞聖教之要合門從教約五百餘人惡黨聞知愈恨又恃强拘執聖人笞撻良久次以火炭布地令聖人赤足踐踏恣其殘虐逐之城外

聖人身雖創殘志益堅確姑潛於牧童近廬病體未平亦不敢暇逸廣招友朋晝夜談道隨才指引勉勵無已少愈入鄉國逢一人有女喪慟哭聖人深憐之入視其棺大聲呼令復活死女即復活父母宗族皆在不勝驚喜伏地仰賛聖德叩謝不已聖人歸功上主因提聖教要端終使入教其復活之女大悟世樂之陋微貞德之榮貴遂自誓守潔終身不汚矣

由是德風日揚聖化流通乃西都王久迷於邪遣官

至拉物納府。禁其事。官至拘聖人。惟以傳聖教闡異端爲罪。先與杖。次從空中立架。上縛其臂。下縛其股。支裂之。聖人不變顏色。泰然稱謝天主祈求扶祐其難。又以善言勸勵教友固存初志。官見聖人之高志不屈。令役毒剝四體。以湯油灌其瘡。終令置朽舟推海中放之遠地。令出天主即使鬼魔挾刑役一名。而困之立死衆前。官更怒。令役以石碎聖人之頰。復置獄中。絕其飲食。幸蒙天神降臨饋以天味。益加神力。

數日官無計仍發渡洋。聖人在洋。暴風大作。舟衆悉沈。惟聖人及其門弟三人。護兵二人。幸見天主特援漂浮造岸。其地曰米西亞。即亞細亞中小國。聖人初至。忽遇病人。徧身瘡瘍。晝夜皆苦。不待祈請對畫十字。愈之。病人甚感入化。

後移入鄰省。大辣濟亞。時省中有邪魔巨像。民所伏敬。祈禳問卜。多應。聖人入城。魔遂無言。民衆宰牲祈懇。卒不言。數日後。特出聲呼曰。爾衆勿逼我言。有高聖。乃耶穌宗徒伯多祿之門弟。自彼至是。即

束縛我不使發言。彼在奚必問。徒加我苦也。衆聞大驚。尋獲聖人。以爲罪且笞且虐。百狀。終逐之洋船令他去。此後聖人往來隱顯之間。踰三載。然後回拉物納府城。惡徒知聖人已回。民衆服從。如昔。誓不相容。因聚徒拘縛。强使跪伏魔像。認爲至尊。聖人至像前。默禱天主像自毁。仆壞爛成塵。惡徒益恨。解送刑官。刑官故有一子。生而喑。幸蒙聖人使之能言。一見聖人至堂。急迎。厚待。衆散。私縱之出城。隱其莊。四年每誨鄉人不間晝夜。此所云。暇

40

中不暇也。德光顯著。凡感疾遭患者。歸之。即愈。惡黨又聞。乃趨擒禁係。以俟國命。獄官久奉教。且仰慕聖人。又縱出城。惡黨知之。追至中途。橫加殘虐幾死。門弟趨救。收近舍以治其傷。聖人知終將迫近。則聚神力勉勸衆徒。以盡忠堅守。克勝惡類。庶得天上求報矣。言訖而卒。時天主降世後八十一年。按長曆爲漢章帝建初六年辛巳。門弟葬聖屍於靜所。後聖化大行。民衆趨歸聖墓致敬求福。至今一千五百餘載。每沾其澤。不能忘也。

歐大覺聖人行實第九

西總王弟篤時羅瑪都中有士曰罷拉祭多者。財富德高。有武功。其妻豆彼氏。克配賢夫。生二子。一名亞巴。一名德阿。俱迷於邪。不從正教。罷拉祭多每以公餘出獵。

一日從者偶散。主人獨身遇大鹿追射之。鹿止人立相向追且近將射。乃見耶穌苦像。豎立於鹿角間。聞大聲呼曰。罷拉祭多。何逼我如是。圖害我耶。罷拉祭多不期聞是言。覩是像。驚悚不言。良久。醒心

下馬伏地叩曰。爾何神耶。何人耶。像曰。吾乃爾主耶穌。向爲爾受難者。罷拉祭多。又請曰。茲吾仁主命我何爲。以奉聖旨。像曰。爾且回城勤覔天主教司。切領其訓。洗滌舊染。改圖前非。并引爾妻孥皆從正教。則至此有後命。言畢。聖像與大鹿并不見矣。

罷拉祭多回告其妻。且尋天主教司。詳聞聖教要端。舉家掃除舊俗。投拜聖門。取入教之名曰歐大覺。既入聖教。復往山中。俯伏叩謝耶穌。指引洪恩。更

祈加祐示以後命。祈畢。耶穌復顯。先稱美之。次示以將來之事曰。汝雖已盡忠義。未可止息。彼邪魔後來必妬爾德。盡意以害爾。爾弟執志守規。勿懼益德。非被甚不精。忠非遇難不顯。爾恃吾神力。得吾提拔。必將勝魔。成奇功。何懼之有。歐大覺叩謝主命。兢兢還室。與其妻預備不虞。姑時祈上主庇祐。

未數月。婢役感疫盡死。又數日。所畜牟牛染疫氣亦死。由是至富。倏變而至貧。鄉黨輕之。遠之。歐大覺

憶耶穌神教。持志不改。益奮志精修。欲遁世以杜人恥笑。即携妻及二子。深夜啓行。適厄日多遠國。至海濱。遇便舟遂行。

船主竊窺賢妻美色。遂發婬念。强奪爲妻。倏受天主罰以死不使及汚。但其夫已別。不復相見。歐大覺痛失賢妻。止携二子行。值巨河。先負一子涉之。其一姑留河邊。待舟負。既渡一子。還至河中。有獅從林出。御其未渡子去。無計可救。遂速赴已渡子。又一巨狼攫之。賢士無力可追。痛切良久。隨憶耶穌

所言將來大患。即搥胷伏地叩謝曰。向天主以賢妻孝子賜我。甚厚。今天主復取之。何哉。世間事物皆屬暫假。公主索之義當還之。嗚呼。生民以財之豐勢之貴妻子之美衆爲幸爲奇。不思其所從來以感謝之。又不思其所從往。以預備之。故于得失之際。不無動情耳。

歐大覺巳敗財產。喪從役。失妻子。隻身流居異方。操存初志。傭農以度生。十有五載。業農勤動。不忘身修。

是時西朝之柄悉歸達拉雅諾明王太平日久後以遠方叛素聞歐大覺善用兵欲召之而贊士已離鄉靜修王命使數輩遍訪幸遇請還朝贊士雖以處約爲樂又思其間必有天主與旨回見王王厚待之托以重任

歐大覺不日出師未及一月破敵軍畧定其地使不復反丕功已立班師至小村令兵馬舍止三日軍士聞叙生平所嘗苦難并各所見奇遇一人曰予父爲名將富貴無比予母甚賢一弟甚馴合室相

樂遭不虞之患棄鄉漂洋忽就遠岸予父未知何故失却予母特携吾兄弟行及河濱父負吾弟先渡留我俟再負獅即銜我投林中又見有狼亦掠吾弟去獅負我入林偶遇數牧童追之强奪我其吻中幸捄我更蒙恤我而養育至此今我所常痛常嘆猶未能見吾親吾弟也

言畢一士挺然起立厲聲曰爾乃我之兄我乃爾之弟也趨而携手不禁涕淚兄問何因而免狼患弟曰狼負我有農夫望見來追狼棄夫農夫因收養

44

我衆聞兄弟奇遇流傳一軍而弟兄之母豆彼氏從別其夫其子流轉是村正如小婢躬行役事堅守志節時刻伏望天主顧祐窮聞二昆之事審其繇來信爲巳子往視之果然母子正如復甦乃議歸老於本鄉

時歐大覺下令使三軍整裝歸國母子因至兵主臺前告以相遇之奇求附舟同歸兵主細問竟知母者其妻弟兄其子長嘆垂淚口不能言次後伏謝天主所豫示之情語語相符毫髮不爽三軍聞之

大喜相賀兵王厚犒三日後大軍登船至京

國王達拉雅諾已故他惡王代立聞歐大覺凱旋躬

迎優勞歸功士神至其廟酬之歐大覺不悅謂衆

官曰臣幸蒙天主往反福祐使我勦平敵國衆軍

共知於邪魔何與哉惡王久迷於邪聞之大怒遂

忘其前功即時罷位削祿藉其財囚其身收其妻

子久之贖士不屈

於是王命投歐大覺于獅檻中獅忘其本性如馴犬

投伏贖士舐其足衆民大異且稱聖德惟惡王更

迷更恨命制銅牛以火煆之入贅士夫婦二子於牛腹歐大覺不變神色及感天王弘恩叩謝良久次懇乞賜容其神升天忽聞天聲慰之曰至慈至公天王聽允仁意且勿驚慮爾夫婦與子之苦辱既已歷盡天上榮樂今將繼繼無窮矣贅士聞命率妻子趨入牛腹中泰然安死時天主降生後一百二十年按長曆爲漢安帝永寧元年庚申孟秋日也後三日役開銅牛取屍全無焦灼抹其髮毫未不損衆觀大異反心深悟辭邪而歸化矣

斯大尼老聖人行實第十

頗落你亞西北名邦。古有夫婦尊富而賢。三十餘年無子。懇祈天主鑒憫。產一男。名斯大尼老。深感主恩。圖謝報。使其子早學教要。習善認敬真主。避諸邪端。

小童順從指引。始覺世事。即分別邪正。非特大進於文學。尚敏力身修。簡制躁動。嗜靜寡言。少嬉。順親弟長。內外盡分。稍壯。親命移赴外方。以進大學。當時巴里斯郡爲弗浪濟亞國都。即大學之區。四海

46

高士所歸所從出者斯大尼老數載居之攻苦習業傾聽師訓討論格物窮理之學既大成念親老回鄉奉養。

未幾親故喪畢即貿產業施之窮人蓋從幼年幸蒙天主牖示以世人所寶之名利權勢正屬虛戲多爲禍胎生前多慮歿後遺憂或專務之係戀之不能并志于道而致精修也是以立志高峻決絕俗好專用神力以致於道。

當是時頗落你亞國都幸有賢士良伯篤權教忽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斯大尼老博學仁志卽締交任以敷教重職斯大尼老慮有主命不敢固却從是加功倍苦嚴約其情苦勞其身設教勸諭無擇無倦卽以切論以仁行使不肖者改邪良善者精進

未久良伯篤教司疾卒士民合推斯大尼老賢士苦辭不獲哭而就位乃以慈親之情始治衆病使忻然棄邪遷善居衆間不知有位與人交和而舒責人過嚴而不激遇譽者則赧遇訾者則喜於順境約志於逆境奮力已用甚薄惠人甚多以故不期

47

而人咸敬慕名聞四方。

是時握國政者爲玻勒老初立時大有志于國治庶民引領太平漸有奸佞獻諂王惑之遂縱逸逞慾弛廢政事斯大尼老恐一王之怠濡染百姓入朝直諫曰君高出於民卓立如表民衆隨之如影表之偏影能正乎下人雖背義害未必甚若上人犯理胎害於民弗小也民固易陷以君法可格君率之惡何從格乎不早改圖恐爲天主所棄爲世人僇矣王變色恨怒異常非特不改尚圖囚累聖人

而驅之遠方但聖德無事可間王展轉計慮。乃往年斯大尼老因持教權會價買一莊以資公用。莊主名伯多祿者未交契而卒聖人以已之直度人不欺見莊主物故未敢催逼經三年而莊主之子挾私圖利以占產誣告聖人王聞大怒即命聖人還之聖人無契可據無計可明乃赴朝乞寬三日之限必以原主見堂證之王知原主卒已三載姑笑允之聖人回嚴齋伏禱天主顯其至公護其正教以伸曲直第三日祭祀畢聚諸善民往莊主

墓上令人掘土開棺乃呼伯多祿復活從至公堂明證往年聖人用價是實王與衆官視之大驚疑慮未信於是聖人指莊主謂衆曰斯人乃莊主伯多祿也民衆無不知之去世三載今吾至公天主自死中立召致之此間以證前事墓猶未掩也莊主視其子孫在彼重責其誣因勸懺悔以免天主永戮言訖聖人當衆問曰汝尚欲生居人間數年否伯多祿曰生于苦世不如死也我今雖猶在幽獄煉贖生前之罪但我事體已穩諸苦刑將完天

上之真福永存不可奪。并不可損矣。言畢。舉步還惡王百官切齒戰慄。聖人與善民從至墓上。伯多祿不待人役自入壙辭聖人與衆懇乞代祈天主早釋其纏。召其神於天上之安土也。辭畢復死焉諸民觀感欽崇聖人伏聽其教。

惟惡王於此大光中。猶貿貿不覩青天。不服聖德。益錮於邪流蕩縱。後國幾淪喪。聖人則實忘乃軀。獨計扶國保民。每進諫責。終不納。力竭法窮。於是依教舊規。絕王名號。於聖教之冊。不容登殿瞻禮。相

通聖功。蓋聖賢治人過。但有可改無不寬俟。若不肯改。必隔絕之不使毒氣日深滋害衆體也。惡王聞知。不勝其辱。激怒倍常。遂遣軍卒突入聖殿。强執聖人而殺之。

時聖人在殿中。奉祭天主爲國家祈福禳禍。軍卒入見異光圍繞聖人。欲前反退仆地。王聞不服。又遣他卒如前復命。於是王責衆卒。躬往入殿視聖人中立無懼無動。拔劍揮聖人之首。左右軍士欲順王旨。爭先酷殘。一時碎割。然後投之野外。欲令禽

獸食之。然至慈至公天主必不輕忽聖賢之骸骨。乃多令大鳥從山聚下。以嘴爪護衛。二日不離。至次夜衆見靈光四面週流。以照引善民趨收殘體。門弟隨天光謹收散體。而接合之。以便殮葬。乃聖人百體自然接合。如生時無傷痕也。士民益感頌不已。厚禮瘞之。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七十九年。按長曆爲宋神宗元豐二年已未。

越數載。惡王遭天罰。失國。葢從心之慾。大肆于邪。士民怨恨。因斥逐他方。無容足之地。乃抱恨自縊。而

絶爲犬豕所食。嗚呼。虐人之計有時或伸而傷聖賢者。終必破壞且反及其身。故斯大尼老以聖德受難。益彰灼於世也。

龐大良聖人行實第十一

龐大良亞西亞國你各郡人父歐斯多奉邪神母厄布拉習天主正教每不合兒幸賢母指引將成器母氏早故損友比之流蕩恣肆父覺而托之賢師使習文藝物理諸學

學備欲爲聞人自擇名師習醫時你各府有大賢黑木老隱修屢晤龐大良每論天主耶穌獨爲生死之主宰疾病之藥石宗之可振萬民之患建立實功何必攻醫學襲浮名即幸得其畧明於醫身昏

於醫心不可。龐大良每獨居。繹思嘆而信之。尚未能堅決也。

行間值道旁一小兒被蛇毒死。蛇尚在。龐大良見之。內感天主默示。自語曰。往日所承大賢之訓。此可試之。遂就兒屍謂之曰。吾惟憑據天主耶穌聖十字號。命汝立時復活。又向毒蛇謂之曰。若爾惡螫既爲禍胎。宜受是禍。代此兒裂死於此。言未畢。倏見死兒復活。活蛇反死。於是驚訝聖教之能。往晤大賢告之。終求指引。大賢細陳教要。依規洗其舊

汚。

龐大良幸入聖門。正如自死復活日積神功。樂進不已。時城中有人病一目。棄厚產治之無益。并失兩目。忽過賢士之門。訴其苦。賢士感恤。先以手點其目。次謹稱耶穌聖號療治之。先開其肉目。然後陳誨指導其神目。使認天主而奉事之。自是龐大良靈德之名流聞四方。凡疾病無方可愈者。即歸之。及稱耶穌名號便愈。

國中醫士大失其利。妬而圖害聖人。適國王瑪試米

巡郡。聞士庶多奉天主教。禁絕之。龐大良恐民失志。晝夜週行。提援勸勵。遇困乏之被傷病難者。即以神能治之慰之。保全之。讐輩深知。告於王。王審之知龐大良曾不用方藥療一瞽者。即召問其故。瞽者對曰。龐大良聖人。特呼耶穌名號。舉手點目。遂明無恙。因知其所從之教。必爲正教。并知不因天主神力。不能若是矣。王聞大怒。叱斬之。龐大良知其人死義之虔。以多金貿其屍。厚葬之。

是聖人覺悟讐徒。君臣必且生禍。早備不虞。先贖

免諸役。次貿產業盡施之。蓋凡志精修者。視其財產爲窒礙之物。先發之以造公院或創神宇。或給貧乏之。或贖虜囚。或舍孤獨。與棄子女。以立奇功。而精其道也。

惡王果信讒言。拘聖人。親鞫。聖人至愉容正氣陳論剖析。使知異端於聖教萬無一足比也。王不悅將下令斬之。聖人忽設一善計。求王曰。大王可命一重病人。至此。令諸人聚集禱其土神愈之。若彼不能。吾乃祈吾天主愈之。此時王得明辨彼此是非

矣。王即命左右携重病一人至。次令其衆禱神。殊久不應。乃命麗大良聖人獨進。聖人領命。持病人之手曰。吾惟恃耶穌聖名。令汝立起。而悉愈。以驗其神能。言未畢。病者立起。初力盡復。不勝喜樂。伏地叩謝天主復活之恩。王與百官視之。嘆異無言。民衆切感靈驗。多辭諸邪歸聖教者。

其惡黨蒙辱。即厲聲誣聖人。以魔術行妖。非以正道治人病也。勸王驅逐之。王召聖人撫慰勸誘。令棄置主教。以順其旨。聖人笑曰。王命非吾可從也。捨

正遷邪庸夫恥之。況志士乎。王勃然暴怒叱詈不絕。尚欲嚇而奪之。聖人如前。屹立不動。王叱役卒刑之。役卒趨命縛聖人至市。褫其衣。掛之巨木次以鐵爬。刲其肉。又以火炬加劓口。使倍其痛。聖人不變色不發聲。惟以心目向天祈求耶穌降祐不使失志。祈畢。耶穌姑借黑木老大賢之像至而撫之曰。勇士不須驚慮。爾師爾主在此。但確志戰勝而建偉功也。

耶穌退隱。聖人神力增長。所係繩縛自寬。火焰自滅

54

刑役失志喪膽惡王聞之愈怒令具大鼎鎔黑鉛至沸投之聖人入鼎見耶穌在同入沸鉛寒凍士庶讚嘆聖德怒其王王不勝恥辱令刑役以巨石墜聖人於海聖人至海浪中輒見耶穌引手持之蹈浪登岸衆益奇感

王又怒令役縛投之獸檻聖人入檻見耶穌在謂之曰吾主在斯何畏耶穌曰正無畏刑役行王嚴命大開欄柵放其獅狼虎豹等獸引使吞噬獸雖猛且饑一見聖人伏不敢害衆感而稱曰大哉斯人

所奉之主。正哉斯人所信之教。

王猶不服。令盡殺諸獸。次命造一輪。周以利刃。縛聖人于輪上。從高阪推下之。令百骸散落以死。天主急解其索。脫身於輪。展轉間。反傷刑役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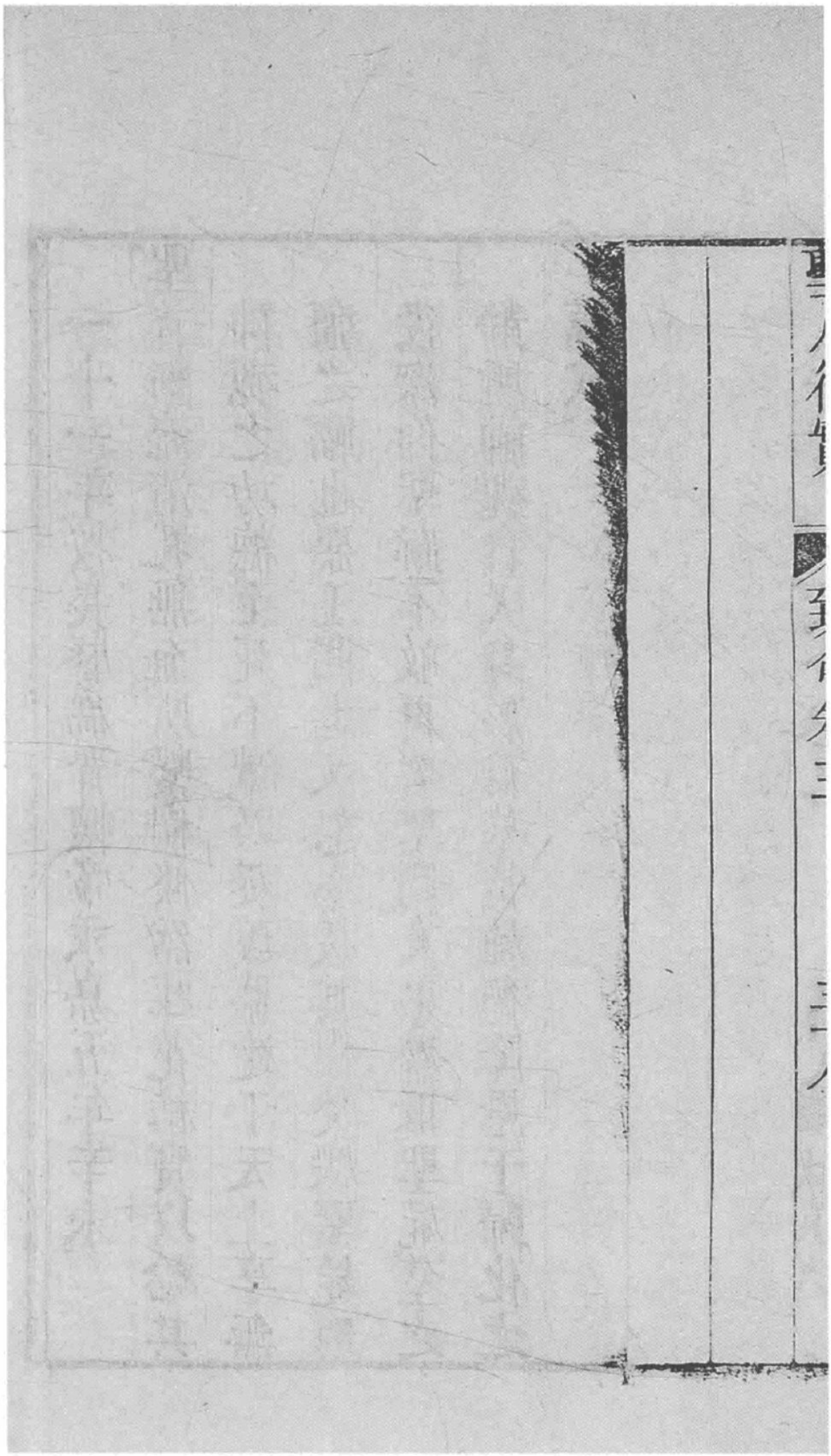
自是奸王知聖人不可强服。反爲好言。審問聖人。向日孰爲其師。孰率之奉教。聖人固知黑木老大賢。久願爲道爲義効死。即告之王。王喜取黑木老至。徃加敬。審訊數端。黑木老奉命。泰然詳陳聖教之實論。而以不易之理證之。以非常之事驗之。言未

畢地大震動邪鬼之像自戰搖去座傾倒碎裂。
王如狂激不勝恨令左右立斬黑木老及其兄弟二
人以雪恥次令刑役復將麗大良聖人毒箭百端。
後斷其首焚其骨散其灰刑役擁出城外繫之樹。
拔刄盡力斫之刀輭如泥蠟不能傷役大驚即時
棄刀惴惴跪拜請罪不敢動聖人溫然代祈天主
赦罪聞天聲曰上主即堆爾願赦之矣
後聖人亟欲謝世升天乃先懇乞慈主順收其神勿
使久係苦界言畢被斬而死時天主降世後三百

十一年。按長曆爲晉懷帝永嘉五年辛未。

聖首斷流清乳無血。所繫樹條然吐花結實。以驗其神魂之功德至死不滅。乃更茂盛。達于天上。享無疆之福也。惡王聞之又怒。令拔其樹焚燬。聖屍刑役深仰聖跡。不敢再瀆。聖門友弟潛取聖屍。葬之靜所。神魂自天。身形自墓。常施德降恩于歸化之萬民。

56



發斯丁及若味大聖人行實第十二

意大里亞國之伯朋沙郡有兄弟二人一曰發斯丁一曰若味大世家之徹富且貴其親善教早蒙庭訓大進於德學里黨欽挹

時司教名賢亞玻樂遇才德之士必舉以敷政乃因二士鴻聞請晤深知其智其德遂取以自輔司教幸得二賢習知其德乃以發斯丁登撒責見多德主祭之士尊位以若味大登第亞哥諾佐祭之士次位兄弟自愧不稱既不能避即効力殫神以應人望廣施

仁惠提善勸衆證正闢邪扶危救患以財濟不足者以藥治病患者以言啓誨愚蒙撫慰憂悲者以身倡率弱行卑志者上交必謙下接必寬同等必和左右忠義悉無所間

未數載正道大興民衆歸附時異端邪徒多立門戶擾亂地方二士每設實論發露其奸塞流防害民多大悟鼓舞惡徒妬恨聚衆結盟合力除害遇一幸臣久得朝寵專擅政事而素迷邪法聞天王新教代興亦不勝妬恨奏于王懇嚴禁之且請拘發

斯丁及若味大兄弟重加究責領袖已除黨類自散

王聞大悅即令其人往伯肋沙府城究懲二士幸臣星馳至拘二士至堂幸臣好言勸以伏順王旨叩拜主神二士曰上以理而下語者未有不服若非理之命何足服人吾二人幸知天主造成萬物文保存之正爲天地人物之主即以忠心時時謝之兢兢事之彼諸主神初爲人何如德修何如所據何理何事以徵其教之實又用天王古今經典玩

察其語之近且直。及其旨之微妙。道理之真確。徵信之靈驗。當自知士神之教最虛。吾天主之教獨實。宜爲之効死無疑也。

衆皆欽服。惟幸臣不悅。即欲行刑。但緣二士顯貴之後。多親戚護之。恐生變。姑且含忍。候國王巡行處之。王至聞二士抗命。即召至堂。王亦善語勸之。令赴太陽殿瞻敬。二士入殿。視太陽金像。弗言弗動。惟默祈天主顯其全能。露像之虛。以醒愚民。祈畢。倏見金像變黑。四周光燄如烟。王視大異。即令徒

黨拂除烟灰而潔清之方拂像自墮落變爲埃塵王怒不禁叱役縛二士投之四獅四獅見二士大吼奔伏馴餂其足王乃令役縱虎狼熊羆諸猛獸又掌火迫之使害二士惡獸深服聖德不敢近就反視刑役左右多人即發本性驅逐攫噬并傷殺幸臣及邪黨數人於是惡衆驚呼懇乞其神捄急畧無効驗且見虛像仆地盡成穢灰爲諸獸所踐蹈矣。

幸臣之妻聞其夫死于獸患趨至王前號泣怨訴曰。

王所奉土神有何靈能事之者祈求弗聽苦難弗
捄其像投地且不復起何謂耶既不足捄已又不
足捄人有何所望有何足取哉王無言可對惟勃
然緘默從是婦人謝辭邪術歸依聖教朝臣士民
亦多深感靈効而從化者二士親見諸獸所戕害
恐多殺人即令奔回原野勿復害民獸如有靈伏
聽馳去

惡王見多神驗非啻不服更叱左右煽巨火投二士
於中乃火失其力纖微弗損二士在焰中如在花

中安坐自若王加怒收二士於獄嚴絕飲食則天神降臨撫慰以天味飫之

由是二士之志日確民之從信日衆王暴虐之勢已窮乃盡誅諸奉教者而遞解二士及一大臣于米郎二士至王亦至次日視朝提二士至堂令役鎔黑鉛灌二士口鉛至口迴流盪激反傷役人王更令役繫二士於大木煆鐵板加之四體熾火圍之又以硫石松脂諸物加其猛烈火又失其性不害民衆視之無不感服神驗從信聖教

60

惟王愈迷提二士同回羅瑪大都入朝遂多方苦虐二士二士大得天主寵祐不少屈尚顯其聖能率服多人王無柰又發解納玻肋郡換堂審究以其爲義道而無辜受苦已無刑可施議縶投海浪以竟其事乃二聖之若未窮終日未至慈主令天神從浪中提置岸上俾其自適無害無傷刑役異之又拘送郡官議良久亦無可奈何終遞回本籍二聖歸伯肋沙未數日本府官領王命復提二聖至堂無罪可鞫惟以不從王命而修奉聖教爲重罪

論死。令出城外斬之。二士不訴不怨。欣然出城。自投地下。叩謝慈主屢祐洪恩。不使其迷于邪。屈於刑疑於難。感激不已。又見終期已迫。懇其降祐拔以享上天真福也。祈畢。歡笑辭衆。俛首受刃。時天主降世後一百二十二年。按長曆爲漢安帝延光元年壬戌。同志之友爭先敬重其屍。葬之靜墓。本城士民以爲恩王。時頌其德。恒受其庇。千五百餘年如一日矣。

武林　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

聖人行實致命卷三 終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顯修

卷四

15.i Volum:
Tom: 4. CC. Vitae San:
ctorum

III. 216
inv. 4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六位顯修聖人行實卷四目錄

一多明我 見一張
二方濟各 見十張
三篤瑪斯 見二十一張
四諳多尼阿 見二十八張

五意納爵　見三十七張

六方濟各　見四十六張

六位顯修聖人行實卷之四

天主教中從古常有高志之士先修其身後及于民布訓于天下萬國所謂顯修聖人是也茲姑舉六位述之

多明我聖人行實第一

喜西巴你亞國人斐里與妻如亞納以貴賢配偶固習正道生三男以正教育皆成聖賢多明我以年次居後以德則首出在母腹時母氏於古聖人堂

中祈禱聖人顯見許云將產大德之子未久又夢懷一犬口銜薪火輝照四方生後領聖水時或見明星墮其額普照大地天主以是豫顯其德之光明化誨億兆也

成童其親托之賢師又以躬教率之多明我每踰親望避邪就仁好獨居靜薄食寡言已融於德長於智不類童蒙也

稍長親命往巴冷郡入文學及格物窮理之學學業間務絜心身以故不敢閒遊不視女婦不需厚養

遇貧苦者。但有所持。必施不吝。倘未得施。必哀且哭焉。凶歲民道死。多明我未任事。恨無金可施。鬻其所讀書史。所用資器。施之。有被冦擄者。其妹聞賢童之風。來求代贖。多明我施盡已久。深自痛恨。即謂之曰。囊空無可與。惟斯賤軀尚存。往易汝兄何如。女驚駭無語。感聖德。叩謝而退。

數載後。文學已成。聞鄰郡司教高士已立賢會。董率學士。先修其身。後及於民。而代布訓於國。感慕往學。數載。衆友親見多明我實行精修。仰爲表法。第

多明我未信其德。又欲避其名。回巴冷府。時年三十。志於化衆。廣勸士民。慇懃教訓。二載功績茂著。本府教司。奉本國王命。往弗郎濟亞國。即請多明我同行。弗郎濟亞國王敬接。王后久慕。請見。訴其無子之憂。且祈賜教。賢士勸其立志。多求天主聖母。多施窮民。必將不負。后如命。產一子。即聖德之王類斯也。

事畢。辭回。正至國界。值異端蠱惑愚民。賢士傷之。姑留其地。先請同志數友。恒會惡黨與之辨論曲直。

闡明道理釋疑問難屢屢折服又所主祐顯靈跡以伏其心乃令異教者擇其要端書之一簡亦以聖教畧節書之一簡約取二簡各置火中以驗孰正孰邪異教之簡入火即燼賢士之簡入火不特全存尚飛騰於空自安近柱之上衆民深服聖教之能力惡徒不勝辱怒取聖教之簡再三投入火中再三無損仍自飛出有數惡徒心服神驗投賢士足下去邪歸正餘皆默默逃退由是衆志益堅喜戴無已咸稱多明我爲天降之聖人也

聖人見民中多女或緣貧或緣早孤失其教育有至辱身者乃別造一院使閨女之不足于養者入焉定良規以賢婦爲之師供其衣食左右防禦以保全其絜從是太西諸國或有餘財者効法聖人立閨女院聖人居多羅撒府十載夙夜誨勵士民不使怠惰或折異端惡計不使閉藏被化者奚止百萬

大教已行始回本國議先定賢士之會同志合力推及於人乃赴羅瑪面奏教宗屢奏教宗未報一夜

教宗夢見京中大殿四面傾裂將覆危迫之際一人肩荷之識其爲多明我聖人也知其將立大功于聖教召見盡允其所求聖人回與賢友依古聖之式以定會規隨携數友復往西都復命既畢聖人趨天主殿堂以謝洪恩仰見天主耶穌發光高坐持三鎗似欲行戮天下又見聖母瑪利亞伏叩懇祈耶穌恤憐其民因薦二士頒訓于衆勸之改圖一謂多明我一謂方濟各耶穌順聖母慈意許之聖人現畢反身大喜自慶而感天主及聖母之

恩出堂行未數步。適逢方濟各聖人未識其面。未知其名。一晤即識之呼之。以所見所聞于天主者告之。從是。二聖相期。合志同力。提醒萬民。率之於道。終身不止也。

未幾。多明我在宗徒伯多祿保祿二聖殿中叩禱。二聖自天臨降顧慰之。伯多祿賜以一杖。保祿賜以書冊。同囑曰。汝仗是賜。即往行道敷教。勿惰勿遲上主必將福祐爾也。多明我既明上主之旨。領命回郡。會同諸友。共約天主所示傳道之範。分散四

方聖人則定往蠻國。天主不允。命往西都。

聖人轉入西都。諸士民聆其教言。睹其德跡。遷善日衆。誓從嚴修者一百餘人。聖人立院舍之。都中事定。又携數友往喜西巴你亞原國。居數年。勸善闢邪。成大功。再入弗郎濟亞國。未久。復入意大里亞國。竟抵波羅尔亞名郡。周流之際。衣服单陋。净潔。跣足徒步。入城則用屐。以避人目。而隱其謙。其食淡薄。乞諸市。終身未嚌甘品。於本身視之如讐。非惟衣食薄簡。尚加以苦勞。不使遑暇。衣下恒服檖

毛粗衫。腰間束以鐵鏁刺帶。卧則藉土。不就床褥。每夜以笞以鍊自責三次。往往流血。一次以贖素獲之過犯。一次以贖衆人之罪愆。一次以濟煉罪之靈魂也。

凡遇人敬與譽。以爲不祥。而憂且避之。向日士民感其聖德。三次欲取爲司教。聖人三辭之。遇詈辱害損。反以爲喜。而自慶也。一日異端之徒。伺于隱巷。欲殺聖人。天主祐之。不果。後遇諸途。告曰。某日某巷。倘得相逢。汝今日不復行人間矣。聖人笑答曰。

是我切願。奚辭乎。但恨無功。以望此幸耳。若令我擇取則願爲士爲道。汝先將我之手足割截。齒舌拔除。剜眼刳心。然後分斬四體。庶乎得我志焉。其務神工時。專涵泳天上之事。直享清樂。不知外擾。不覺人事。身屢懸于空際。凡有所求於主。先託聖母轉達。無不若焉。以是生平於聖母。仰慕寔切。事奉至殷也。一友久知聖人見寵於天主。欲試之曰。某乃高士。似可行教化人。吾神師胡不祈天主變易其心。令謝塵世。而投聖門乎。聖人諾。闇祈於主。

次日其士辭親戚棄榮勢從入聖門後竟爲大賢矣。

聖人彌見寵於主彌見恨於魔即不能害其命亦圖損其德減其功一日於天主臺前默禱倏見巨石從高墜下將壓其身知爲魔計不避終無傷是後聖人屢見鬼魔叱之或對畫十字驅之

在羅瑪時有寡婦深信聖人每領訓誨一日歸家子暴死痛哭悲哀負其子屍見聖人乞救聖人無言惟畫十字提其手令復活遂活嘗建修院創址時

有頹垣壓死一人聖人跪伏懇祈天主賜之復活以慰衆望釋諸疑死者須臾復活無恙執工如前又都中有大卿之侄曰納波戀者墮馬碎骨而死時大卿與聖人方會于公所聞報辭歸聖人亦傷之直登天主堂祭祀禱祈次往視之至則聚其散肢排列使各得本所然後仰天懇乞主祐大聲呼其名曰納波戀吾唯仗耶穌聖名大能命爾即起復遊此世言未訖百體自合靈魂轉身起而索食大卿暨萬民驚異如未敢信者因衆叩天主仰戴

聖人不忍離也從是聖人行都市士民輒迎送爭先敬事多剪取其衣服藏爲至寶而時用之以療病或以逐魔或以禳禍也

聖人周流敷教服化無數又多棄置世事入其修院者聖人五十一歲在波羅你亞府病危耶穌親臨召之曰吾子且來入吾上國獲享真樂聖人聞之不勝歡喜知其終期不遠乃請諸友衆徒告之曰吾素以切情懷汝衆友如赤子今將去豈能忘棄乎弟爾勿以我去爲憂凡生之日爲道辭世能克

人欲死時必無所戀蓋定保身後之未宜甘失現世之暫矣至茲終候吾將告汝以吾隱情用相慰焉吾從少年大蒙主庇保存形神之貞潔迄今未染滛穢主於我優厚如是豈於汝等而將吝乎但貴寶之物非賤值可得必多修多戒多防邪端然後可企慎勿怠忽於端倪之微慎勿恃前功而信己德德雖熟忽失之頃恒以漸而至於敗況貞潔之寶猶身命焉一亡無復可追且失之甚易保之甚難也

言畢。領耶穌聖體。領聖油。復勸友徒。堅持嚴規。相睦相讓。毋容間隔。固守貧乏。毋徇物欲。又懇慕天主。以圖報謝萬一。廣布精修之道。化誨衆人。終囑付其死後。將屍葬於諸友墓下。以著其實謙。囑訖。衆友循教規。誦經祈祝。誦祈之間。潔神捐軀。登于天上。享大功之報矣。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夏月正午。按長曆爲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

門弟葬聖屍於殿中。在友墓足後。以奉終命。於時民

閒凡患病困難者幸拊聖屍。或聖柩。多愈。死後十四載。教宗究其一生之功德。及其所造靈跡。所施神恩所拯人患所化民衆。依古法入於聖品。令自是以後。皆以聖人之禮。敬奉之無斁焉。

方濟各聖人行實第二

方濟各意大里亞國人。其父以貨殖富。母賢。孕而難產。危甚。有丐者至。孕婦命厚予之。丐者感惠。語其僕曰。吾知主婦久困於產。宜離榻。潛入卑陋。乃可。勿疑。勿緩。婦依言。須臾產。方濟各此天主豫示聖人之光。宜從微至著。且以謙抑將登高明。

初年入小學。將成。父嗜富。命習其業。小童姑順命。實不好利。反好施。時以所得濟人。一日冗次。遇乞者未及施。少頃覺而悔。追施之。從此誓不虛乞憐者。

有德士偶逢方濟各諸途稽首釋衣布地以藉其足且對衆稱譽豫言其後將爲大聖人然方濟各未立修志反訝其言而譏之

俄感危疾幸蒙天主開牖悟其前非自矢改圖疾稍愈始事德業一日出門值貧而裸者解衣之次夜耶穌親謝示以將來之事且令見奇麗宮室室中盛列兵器器上各貫十字聖號又聞主呼聲勸令任意用之幼童大異未達玄旨自擬當建武功欲投名將爲師方行天主令回執原業明釋其疑

使知兵戈非關世武。葢指神力。善用之。便可克已敵魔。遏邪扶正。而化萬民也。幼童聞命遂回。昆勉修繕。

一日騎馬出城。途遇癩者。目厭之。不忍對視。旋悟其善力之弱。急自策勵。下馬執病人之手。自就其口禮敬之。切慰之。然後別行。未數步。回望癩者不復見矣。按史論云。此必天神。上領主命。來試之勉之也。自是果覺道力倍壯。人欲衰微。

耶穌更欲固其心。以甘苦修。乃自顯受難像示之。良

久復以神言大勉勵之方濟各傷甚感甚後每思之五內割裂淚流嘆息不止隨激其苦志苦力以圖報謝恒自卑約辭安抱勞避顯趨晦敗衣陋食投丐者中以求賤求辱

一日入古聖人堂視耶穌苦像伏跪瞻望禱祈良久忽聞一聲告曰方濟各何不修治吾堂乎方濟各初聽戰悚已視之果見是堂朽壞知天主命之修治也歸而背其親私貿資貨聚金付主堂者主者奇其高志但疑其金所自來辭焉方濟各置之堂

內而去父聞大怒强索原金欲重責其子方濟各姑避城外未幾復入行衢市中其形枯瘠衣敝敗徧示人如爲清狂以取姍笑父知之益怒怒執以歸撻之牢之桎梏之携至公堂以好修告於教官斷令是后不得有家產方濟各視其父無理無慈不言惟泰然褫衣而還之父曰吾父也而見距則有天主正可爲父且一心事之耳教官大奇其言欲留而子姓育之賢童竟欲避名趨山遯世行間俄遭寇賊問何人何往答曰吾乃上主之使代

其行令傳命耳。賊以爲狂縛之良久。推入阱中散去。方濟各既受凌虐自慶自幸。重謝天主。匍匐而往近城。直入公院。一則以治已創。一則以事人病而顯行賤役。闇立神功也。從是賢童大蒙天主寵愛。加賜異能。以治萬病。遇一人久染惡疾。穢不堪近。在道哀乞。方濟各趨而提抱手滌其瘡。以口舐其膿。以言慰其心。須臾毒疾頓愈。膚肉潔淨。體依然無恙矣。

方濟各既創定精修之基。便思推已及物。廣其善志。

乃回鄉城行乞於路以所得之陋者自給美者施於他丐里中見犯罪惡者敎責而引之改圖見相訟相傷者勸和之於諸倫品各隨其才其勢而敬奉之勉進於其所當然者其心愈謙人愈仰戴聽從其明訓焉賢士既獲衆心又獲衆力乃集合多金修古聖壞堂沿及城外天主聖母之壞殿自擇以爲永寓欲近事奉聖母而致力於精修

未幾聖名徧聞潛引志士來會相爲密交衆中初慕聖士者不過十二人詳察聖士之篤行實訓約相

從至終不離日久各擇一方兩兩分散以布聖教惟方濟各仍居本國經數載聖師切思賢友久行欲一面以相慰愜乃懇天主默引十二友自回不期而至聖人得聞各方歸化之功因而大喜伏謝上主無已焉于是賢友聖師聚議設立精修之範往羅瑪啟奏教宗蒙上主啟牖知新入諸士大懷聖德悉允所請聖人辭都回鄉與諸友擇廢宅靖修如從來無學者始奮精力倍加密功爭先於讓於役於諸苦難

一修士病危遣使求救聖人取熟麵少許以殿中所供燈油調之遣二友送往病士領服立愈感是功德隨投聖門畢世嚴修遐邇聞風來詣受業觀光者不記其數

於是天主命之復察向日所定規則再相訂使徒衆

聖人選二友同入山恭候之數日後天主默牖聖人口傳二友書畢遂聞主聲三呼曰方濟各是諸矩範非汝謀汝績惟我立計命之故宜篤奉焉固守焉從是聖人以主命勸提以躬行指引勵

進不息。

至其苦身之術。佳味非病不食。赴席自以冷水。或塵垢入飲食中。使失味。不致悅其口腹也。食後畧飲清水。縱渴暑亦不踰節。晝夜神工大不獲已始睡。睡時藉地枕木石。衣單或問何以禦寒。答曰。以心熱。又曰。溫煖美服。邪魔之巢。

其初修時邪魔投之。汚念溺。令不潔。聖人屢脫衣。赤身入雪中。反覆殊久。以滅其焰。他日不堪溺感。乃摶雪爲丸。或大。或小。裸體居其中。謂其身曰。此大

者爾妻也此小者爾子也今而後當勤勞育養之倘不能則何煩多慮不專一事天主乎從是淫念不染心仍絜淨矣

或問曰夫子若是苦身傷生得無妨理乎聖人曰夫此害彼害不能并免取其輕免其重可也保神之貴苦身之賤冒暫苦以得永樂至智至義何妨之有

聖人絜清如是尚嚴絕其端誘感之端莫切乎女色故謂絜士以對視女人爲戒男薪也女火也薪親

火不幾焚耶若令男女有德各無可疑則如土水二物各自清好一合則成爛泥矣殆哉

至論聖人之謙德未能盡述葢其道愈尊其心愈下人愈切崇仰已愈切卑約有人賤其躬辱其名授虐加害則喜爲奇遇欣然迎之若讚美敬奉則視爲凶禍急避之矣

一日行市小人無端詆聖人甚以爲樂謂同行者曰斯人吾信友也彼不謬於吾之是非不隱乎吾之瞎毒也後每遇之輒叩謝終身不忘嘗曰凡訾我

者似毀我。實惟進我。凡譽我者。似利我。實惟沉我。是時萬民歸向。稱揚其德。聖人恐因虛譽。妄動其心。因索二利口人常揭其短而譏之。以防衆譽。是人承命。時時竭其才辯。詈叱詬辱。聖人躍然傾耳。無任欣悅。且謝教謝惠曰。斯人之詬辱也。忠言也。宜謝之。彼愚民之誇譽也。誕語也。可不避耶。

他日適野。懇同行之友告其隱過。友惶悚乃更稱聖德。聖人大驚。不勝怨苦曰。吾方乞爾攻吾惡。而乃得諂媚以欺辱我乎。友對曰。惡敢。即欲詫責吾師。

以順尊指。乃舌與意不相應。必强爲之。得無方天主命耶。聖人益深自省察。恐或得罪天主。爲所厭棄。且以此浮譽報已前修也。

天主益顯露之。更於其生前死後大榮報之矣。有贊友蒙天主開牖。以心目通天上國。見一寶座在諸品神之上。竊想誰將登此。遂聞聲曰。是虛座。以待方濟各表謙人之功德也。後賢友乘間問聖人自視何如。聖人曰。吾乃衆罪者之罪人也。友曰。未見夫子爲寇盜奸宄。及諸不法。以忤天主。此奚謂哉。

曰吾向所承天主洪恩使彼寇賊當之較諸我必將更切感佩且改而爲善又使天主不禁吾步不代我防險不絕溺端則我必將墮落深于寇賊矣友聞知大謙不可及天上高座正相稱焉

聖人貪愛貧乏甚於世人之貪愛財榮凡遇窮苦甚於已者重責已之不如因棄所必須之物病時一友送珍衣一襲後遇貧人無衣者即與之

每欲廣施教化因委命以立非常之功即往遠方設訓國君聞聖風厚接禮敬但邪蔽日久道弗能行

辭回。若素無功者。日日新其業。天主益加寵福。賜以大能。通未來之事。曉人中藏。人神之病人身之疾。一言而治。魔計鬼患。必速驅之。

一日。塗遇富者。請聖人歸。設宴。將坐。聖人執其手告曰。今日是公終日不宜燕樂。惟早悔解前非。以備不虞。可耳。富者領命。自審痛悔諸罪犯。忽然終矣。

有不肖者。染疾。遣役乞憐于聖人。聖人默識其惡。責之曰。爾向重犯不一。今未能定志改圖。何敢來乞憐。病者驚慙。千方設誓。左右保之。聖人曰。今吾代

祈天主赦汝。倘後不改過。患必及躬。言訖畫十字。疾遂瘳。其人仍溺舊惡。竟死於火患。

一日出。途遇群鳥鳴噪。謂友曰。是鳥稱讚天主。以致謝恩。吾輩偕之。不亦宜乎。言畢。隨入其中。群鳥不驚。鳴噪自若。聖人與友伏地誦念。令鳥且默。群鳥承命。俟聖人誦完。復鳴。引領張翼。如相賀也。他日樹間蟬鳴。聖人以手招之。便集手中。少頃。命之去。遂去。又在堂談道。燕鳴於梁。妨聽教者。聖人令且默以聽講道。燕如命。講畢。即伏。如矣指揮。令去。遂

19

去。

聖人目疾。醫者欲以灸治之。聖人囑火曰。爾且勿遽傷我。使我可當則已。灸已。聖人毫未覺火力。亦無微痛。聖人因病弱甚。忽思酒味。遍覓不得。令門弟取水一磁罌置前。畫十字。輒變旨酒。聖人飲一盃。病遂瘳。又偶然有感。欲聽樂一終。稍舒其懷。緣居修最嚴。不敢求。至夜。天主遣一天神降致天樂慰之。

府民相爭。聖人往解之。行次見無數邪魔拮据飛空。煽熾民怒。於是遣一友前往。徑至城門。厲聲叱魔

而逐之。魔遠聞聖命。遂散。民乃和睦矣。總之聖人生前死後。多拯難拯之患。多治不治之疾。瞽者使視。聾者使聽。瘖者使言。躄者使行。鬼魔禽獸。以至無覺之物。皆畏其名。聽其命。即所服衣裳所用器物。皆爲諸病藥石也。

聖人日益增其功。天主日益厚其福。乃於未死前二年。蒙耶穌刻印其聖五傷於手足胸三處。以相通其大苦痛。因之練熟恐德。仍積奇功。聖人果受苦痛。向無可比。即以自賀。時謝主恩。尚求加諸別苦。

以親耶穌神跡而法其聖德也。

修之甚嚴。氣力日餒。僅存生氣。自知歸期已近。乃告門下衆友。追臨終之日。自釋諸衣及其衾蓋。投諸地。以終表其甘苦之志。又多勸門弟固持嚴修。相睦相長。甘處卑約。毋從嗜欲。勿視流世之箭擲。惟望天堂之綿遠也。言畢遂卒。年四十五歲。時天主降生後。一千二百二十年。按長曆爲宋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當昇天時。顯見於本府教官曰。吾已謝世。而登天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矣。彼時有賢弟子居遠方病危失音。乃於是刻幸見聖師登天。即大呼曰。吾師且遲。俟我從爾。左右大異。問故。答曰。爾等不觀聖師昇天乎。語畢遂卒。

聖人已逝。士民趨拜聖體。且徧地鋪花焚香。葬之城中大殿。四載後。門徒共立寶殿。移聖屍。置其中。至今名方濟各聖人之殿。

又後六十餘年。教宗屢聞聖人之靈驗。及其生時所蒙五傷。於是親往聖人殿中。深夜。特帶大臣五員。入其大墓。見聖屍端然竚立。張目仰天。肌膚潤澤。

無朽無損與生時不異。教宗感切俯拜。次親開其手其足其胸。則大衆明見所蒙五傷之跡。叩首不已。

篤瑪斯聖人行實第二

篤瑪斯意大里亞國人。其親俱勲臣世祿。食大邑。獲君寵。秉國政。母懷胎時。逢一大賢豫報言將產聖男。母聞感佩。期望焉。生二歲。偶遇片紙。執不釋。乳母取之。弗與。母强奪之。哭見其中有字。乃天神朝聖母經詞。因大異。還之。輟哭。遂吞之。甘如飴。從是凡啼時。必予之書簡玩弄。

方五歲。二親托諸修士之院。一。以攻小學。一。以習大道也。篤瑪斯幸入賢士之院。敏於文德。身心簡默

言行安靜。起居有節。

十歲學成。即回本郡納玻肋入格物窮理之學。四五載冠其曹耦。是後愈明物理。亦愈懇慕道德。常自議修繕之法。幸逢德士提引。密請教益。詳聞精修之基。自絕財。絕名。絕人慾始。即定志。辭家謝世。剏跡投隱於多明我聖人大會。母不悅。思阻之。徧索弗遇。徧訪。人亦弗知。蓋慮恐慈母不捨已。竊適他方也。時親兄三人。統率軍士。奉差近界。母怒。幼子私出。即寄書三子。使多方絕其去路。執而歸之。乃

篤瑪斯同四道友從羅瑪啓行。適弗即濟亞國。以避鄉黨侍明師。途次軍士伺獲之。見母。母不勝欣悅慈情接待。或叙述養育之艱。以感動之。或以詈言恐嚇之。反覆挽回。終不爲動。母又遣二女勸諭之。反爲賢童勸諭深悟其非。願從精修。

姊妹已退。二兄自外歸。力加攻伐。貶謫以爲妄行。不聽。加以詈責。强虐重辱。至幽囚之當有溷女。竊入汚之。賢童不勝悵恨。遇火炬即持。而驅逐溷女。閉戶。以炭畫十字號於墻。伏祈主祐。誓終身守貞。俄

困睡。有二天神降臨。賀且慰焉。且以神帶結束其腰。謂從是不患溷感相擾也。賢童腰被急束。大痛呼號而醒。守者入問。不以告。後神師幸聞其詳。因傳之。

賢童羈囚二年。多冒苦難。怡然自得。不憂不屈。母知其志不可奪。令姊妹竊縱之。用繩從窓垂下。直奔「納玻肋」府城。未久。仍奔他國。從名士亞耳伯多。從數載。才智越衆。但同學者因其謹默寡語。好獨離群。戲譏爲啞牛。賢師聞而責之。曰。汝輩譏是子爲

啞牛乎。以吾所見。日後將播鴻聲。普天之下聽焉而敬服之矣。

大學已成。登師位設教。始講古聖之書。以通其學。而益世道。註釋典籍。

十載後。仍歸意大里亞本國。賢士僅入國界。每陳天訓。提善抑惡。護正闢邪。四方求決疑難者。或試其學之博。而請益者。相續不絕。須臾之暇。未敢荒寧。或專務神功。或造作嘉論。每所著書。正爲聖道之明鑑。後賢之津筏也。蓋其聰明拔俗。復蒙天主加

以神智。又自勤殫心力。故理明難釋。無論不詳究。聖教諸論。或參而同之。或總而約之。書之冊以垂後世。賢師所謂鴻聲於斯驗矣。

嘗蒙耶穌從十字架像上親口褒奬之曰。篤瑪斯汝所筆之論冊。無不確合。無不嘉美。乃我酬報當如之何。聖士對曰。我所望報者。不外吾主惟幸得之。足甚矣。

凡捧書搦管。必先伏祈主祐。開示其中正旨而傳之。一日註經。遇大難。不可解。則齋禱主祐。幸見伯多

祿及保祿二聖降臨示之若其神工則不浮不輟起居寢食心恒遊於天上身雖居地絕不聞世間事也嘗患瘘疾醫者治以火方潛思深入畧不覺痛

日默道倏見亡姊至前乞哀聖人問之乃知猶係煉罪地獄未能贖盡於是聖人登殿代祭天主終使早出地獄也

初聖人未滿二十五歲諸學全備正宜高選長者欲進之師品即令賢士致力以應衆望顧自以學問

猶淺視世諸榮又如土芥。欝欝憂之。夜夢一美貌老者問何憂賢士以其故詳告之老者釋其疑慰其憂勸之伏聽長命勿逆天主必將加祐汝志也。既醒遂從主命次日登公堂考試參辨高入師品。因註論經典及傳述聖賢立蓋世之令名矣。

後教宗常聞其大德傳學欲取治教聖人屢却之。與人交不設猜疑惟所長者是重是取以爲効法至所短則揜而戒之見人過每以爲已過多涕淚懇乞天主赦除或又甘認甘負他人之罪罰以益其

謙。施其仁也。遇人乏。必致施之。見人患。必致哀而切慰之。後世大賢總誌之曰。聖篤瑪斯從踵至頂。無非誠德之跡。目於視。正而謹。耳於聽。謙而順。舌於言。希而信。顏和。色悅。味約。嗅廉。手寬於施。足節於行。體貌無邪。起居有制。約以一言。蠲絜平靖。正爲諸善之表儀也。

聖人之年未老。道已全備。是以天主欲息其苦。償其功。即豫示終日。聖人仍以告其道友焉。未幾。教宗使諸國仕士會議教中大事。因坊塞異端之流。於

是并令聖篤瑪斯趨赴以神智權决之聖人行未數日感疾漸危不能前暫入近居修院病日臻飲食皆廢聖人偶思向所食黃魚左右皆知此士所無醫者自入市覓異味以代黃魚市中逢一夫賣他魚一簏偶開之變爲黃魚衆皆駭醫者識天主深旨市而進之因奉告其故以慰聖人因勸嘗聖人聞知天主厚愛以爲過分慙愧不安且謹辭不敢嗜也

是後病益深力益退不能立院中修士饑渴聖人之

教。乘時懇乞註古經中最難明者。聖人勉從榻中註之。僅六款。覺力窮。乃輟功而務神工。以備終。終時依規請領聖體。聖體至。聖人奮力强起投地。迎接叩奉不已。次謝平生所受恩澤。并告往日所治書籍。或有善義足濟世道者。必當歸之吾主。倘其中有謬差。則爲淺才不足所致。非有意而然也。幸見恕宥。言畢。伏領聖體。勸其左右相輯於和。相先於道。於是以心以目向天。四體安然而卒。其神直登天上。享聖德之應報矣。年五十。在天主降生後

一千二百七十四年。按長曆爲宋度宗咸淳十一年甲戌。孟春日。

卒之前三日。深夜有異星。三顯屋上。至沒。不復見矣。是時聖人之賢師亞伯爾多在遠方。倏然流涕嘆哀不已。諸友問故。答曰。吾子篤瑪斯以爲聖教之屏障。適去世。不復相晤。哀哉。會士葬聖屍于大殿中。葬時。會長已久病失明。乃親聖屍。抱聖足。懇聖祐。未起目復明如初。聖人所乘騾在廐。是時截韁脫槽。徑進聖柩前。若不勝痛。竟死地下。從是聖屍

屢見移徙尚存精氣發異香無朽敗跡。

聖人所遺著作極多。又甚高妙。後學集以垂世。今述數端。一曰凡志修處約而不耐約中之事者。是猶商賈居貨而無利益也。一曰從修而不專繹道中之理者。是猶士卒從軍而無兵戈也。一曰閑暇無事乃鬼魔餌人之鉤。一曰凡有犯重而自知之者雖外焉嘉笑。此中未有不慚惶者。或問誠德從何驗之。曰凡交接時或不禁虛言或不迎逆境者是縱作奇作異定無足觀特無基之室耳。或問欲登

天國。以得永福。當如何。曰。矢志定決而已。或問。居世者宜何願。曰。善終是。又問。天上真福如何。答曰。未建是功。未具是價。雖聞言。必不曉矣。及臨終之時。友問行世而欲無失。何如則可。曰。凡行事正如見在一嚴司之前。勿忽勿妄。則庶乎無失。

諳多尼阿聖人行實第四

波爾杜加爾者大西名國也國都曰利西波亞諸邦所歸往故文武明哲之士盈于載記有象賢之徹弗兒南篤者從幼向道棄家謝世拜入與吾思定聖會聽長者命專一精修數年後功已畧備忽聞聖方濟各會中有五賢士爲道被難於鄰國感而慕之欲以致命建奇功適遇智士與共商遂改入方濟各聖會易名爲諳多尼阿以恒自提醒於是聚神力如初學者自磨自練躬行賤役居約讓衆

每揚巳之短。以取笑辱。內外謙遜。如是數載。
請長命。渡海入利未亞界。以化其民之强悍。因以冀
所願之苦辛。天主適有他意。居未幾。不服水土。病
重失力。不獲巳還舊鄉。泛海厲風忽作。飄泊洗濟
里亞名島登岸幸遇同會之友。暫寓以俟天主明
旨。是時聖方濟各尚在。有令聚四方諸友。會意大
理亞之亞洗府。葢欲親晤衆友。察其修業問其起
居進退。及其布教法度。因以得其長短而調治之
也諳多尼阿偕其友同往。幸晤方濟各聖師。得領

精訓。會畢。遂依友中大賢。入近山保落。削其名族。并德學之光蹟。而隱修其獨焉。淡食薄衣。稀寢視聽言動。不獲已僅用之。晝夜自責自新。圖報天主宏澤。

數載後。爲公事領命他往。數友同行。晚宿未寢。長者依規令諳多尼阿中立談道。以相勸。時諳多尼阿居末。且向自韜藏。衆以爲無學人耳。及承長命。不待思惟。即出神論。頗述聖經微意。且以實理明証之。以切詞詳釋之。衆聞神駭。心服。始仰敬之。而聆

30

其教言。知其學之深。與德之隱也。由是修士之名日著。聖方濟各聞之喜。手書候之。并勸令爲會友剖釋聖經古傳。以益公學。或爲愚民進善阻惡。敷陳道訓。但講書傳學時。所宜慎戒者。勿使克服精修之功。姑置而漸忘之也。

墻多尼阿承神師之命。即首立聖學於本會中以爲指引。稍暇。即巡遊行教。提援勸責。朝夕不寧。未數年。背邪歸正者。以億萬計。或遇異端之徒。聖人先辯以正理。後動以靈驗。有異端者。未信耶穌聖體。

於祭時隱藏麪餅欲驗之聖人祭畢恪捧耶穌聖體出殿門外令異端者牽所乘騾至異端如命聖人謂騾曰斯我所執乃萬物及汝之主也今托其聖威命汝趨伏跪敬之異端者散麥餌騾騾竟棄食親就聖人伏跪敬奉耶穌聖體如靈生者衆視大奇異端之徒亦多棄邪投正餘者慙窘

後聖人至近海亞里米你郡郡中多左道者弗聽教言聖人至海濱呼海中魚類來聽教謂曰左道之徒以靈生而不肯聽聖教即汝無靈者代聽以羞

31

之言訖便見海中之魚。群群而來。隨大隨小排列。昂首若傾聽者。聖人乃述天主生養保守群魚之恩。因勸之感謝。且當殷勤承行其命。不忘不忽也。群魚聽畢。快然跳躍。伏首如謝教者。乃退去。衆民聚觀伏地稱羨。左道之徒。不待辨論。歸服。而受其訓業。

猶有數人者。嫉恨愈甚。屢圖滅聖人。不遂。乃設宴邀之。毒其食。聖人臨席。蒙天主默示。不下筯。對主人笑指其不義不情。因勸改。以免天戮。主人不勝恥

辱佯笑曰。子勿恠。以試聖德耳。倘能服毒而無害。吾輩皆歸大教也。聖人與約。便畫十字聖號。食之如無毒者。邪黨視之默然無言。多歸於聖門矣。

聖人設教他國。即用巳之方言。乃異國異鄉之民。無不通達。各若聽其本國本鄉之言也。聖人講道。觀聽者衆。或大殿不能容。則擇城外曠地。登座。士民前後左右繞之。雖隔十里外。必聞其聲。與咫尺無異。

一一日講道郊外。疾風雷雨暴至。衆將散。聖人令安之。

民傾聽如故。雨至。惟民所止無涓滴。他日聖人傳道。士民伏聽。忽聞鄰人富且吝者死。即乘機責吝嗇之罪。以悚人心。因論死者之事曰。聖經云。爾所寶物。心必在之。則斯人者一生積財。不捨不用。今死。其心必在篋中矣。盍往驗之。衆或信或疑。至其家。開金篋視之。肉心果在焉。衆大異。無不感動者。

他日聖人勸民改過。有重罪者聞之。深感動。投告聖人。懊悔懇切。流泪嘆息。弗能出言。聖人憫之。令書其罪。犯者如命盡書之。聖人取視。而諸罪立時自

泯無遺跡焉。犯者見之。驚快叩謝神恩。躍然還室。大衆感動。普揚聖德。賢愚被化者益廣矣。

邪魔憎妬其功。萬計以圖害滅。一夜扼聖人頸。欲勒殺之。聖人呼聖母瑪利亞垂祐即脫。他日談道。大會中。邪魔從高下巨木。欲以損人命。沮神功。聖人透識魔計。呼民勿懼。竟無害。由是邪魔辱恨。而聖人功德日堅定。日昭彰。天主益加寵福。或親臨顧慰。或賜異智異能。使言行人力外之事也。

日出行。故人舍之。聖人入寢。深夜。主人寂起瞰焉。

弟見聖人膝跪。周身光照。手抱端好嬰童爲耶穌初生像。良久悅樂沾其神澤。然後別去。主人見此彌加敬仰佩服聖德。聖人覺主人已識之。懇乞勿洩。

門下少年被魔誘。欲半途廢道。聖人諗知。招之來。使張其口目。吹之曰。天主斯彼利多三多垂祐加爾志力。從是幼者心固。終守不疑。

聖人居巴都亞府時。有霸虐一方者。聖人欲爲善民除患。直諫之。惡黨甚怒。俟主命將拔劒斬聖人。乃

霸主視聖人顏威發光。戰慄不敢對視。稽首叩謝承罪。并願改圖。僅數日。復肆前習。聖人再諫。霸者弗喜。欲誅之。又恐衆民異論。姑設巧計以試聖人廉否。否則圖之。即修厚貺。遣使賫送。囑使曰。諳多尼阿若喜受。即斬之。使者至。聖人固辭。使者再三懇。聖人叱曰。非道之儀。受之則室屋將壓我也。霸者聞之。甚服聖德。後無敢犯矣。

有大家賢婦。來叩聖人。淚注如雨。乞代求天主賜之後嗣。聖人唯曰。爾勿憂。上主允爾。即生子。且有名

於道德。有功於精修。尚將率多人於善也。後悉如聖人言。

聖人遊弗郎濟亞國時。道遇甚惡之吏。聖人即拜之。吏大愕。再遇又拜之。吏以爲相欺。怒曰。我非恐得罪於天王。必斬爾。爾欺我乎。聖人泰然曰。予息怒吾非妄爲此。有所據矣。昔者我屢求天主賜我爲道委命。以謝其大恩。未見容。幸識了是將蒙主寵。而爲道委命者。曷不豫賀。吏以爲迂。誚之。未幾吏從本府教官渡海。入如德亞國。俄遭左道。相與陳

論。或攻彼之邪。或証此之正。惡黨不勝妬忿。遂殺諸市。

聖人之父居波爾杜加爾國。忽遭難甚危。時聖人在意大里亞隔數千里。蒙天主默示默祐。瞬息行至波爾杜加爾國都。親入公堂。申辨脫父於難焉。他日父又被誣人命。將刑矣。聖人又從意大里亞知之托天神之力。一夜蹈空行至波爾杜加爾國都。伏求士師緩審。勿以急迫致傷天理誤人命。士師弗聽。聖人至死者墓呼之起。令入於訟堂。對衆問

曰斯人被告甚迫。倘於爾命實有所與。爾明証之。死者對曰。斯人於吾無與。士師大奇。釋其誣。因欲問原殺者誰。聖人以爲非理。不允。令死者歸墓。聖人復居巴都亞府。時倍致修力。以勸化民。

于是欲避人事之擾。擇取二賢友出城僻居。若厥修之始。宵旦篤務神工。苦勞其身。圖建新績。時聖人方三十六歲。力忽大衰。漸成重疾。知終期近。即謹豫備。請諸會友。依規施聖油。同誦經詞。以固其志。慰其望。至誦聖母經際。幸見耶穌親臨接引。即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敘談。恬然而卒。其神魂因隨耶穌昇天。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三十一年。按長曆爲宋理宗紹定四年辛卯夏月。聖身沒後。猶存生容潤色。使衆稱頌致敬。其會友欲從容治喪。未訃。市中孩童大呼曰。聖人已死。聖人已死。聽者大駭。通聞四境。徧招萬民。來臨聖屍。凡感疾病罹患難者。先痛悔告解其罪。後進就拜叩聖屍。必蒙解脫。其先未痛悔者否也。

由是聖屍之靈跡神恩日衆。四方士民感激趨拜。乞

恩頌功。歿後一歲。教宗聞聖人生前死後功德大顯。乃推入名聖之品。使萬民公祭。稱之爲聖。因求其祐也。教宗推入聖品時。在羅瑪與波爾杜加爾國相去數千里。是日都城鍾自鳴。城中人未識其故。皆感動出市。踴躍歡喜。相賀相勸。未幾報至。方聞諳多尼阿聖人於是日入名聖品。天主發顯其大功若是也。從是巴都亞一郡。波爾杜加爾國都。咸以爲恩主。各建寶殿。敬其名。存其跡。

聖人在時。有門下一人。或厭嚴修圖歸鄉。忽遇聖人

所註經本。竊携而逃。聖人覺知。祈天主代爲處此。門人行次。遇邪魔外餙妖形。接而欲吞之。犬驚反於聖門。自鳴其罪。還所竊經本。故從來失物者。祈諳多尼阿聖人指祐。槩幸復得之也。

意納爵聖人行實第五

意納爵喜西巴你亞國之幾布省人。其親俱世家之胄。有功名於國。生男八。女五。意納爵末子。其才則稱最。孩時未就傅。略諳文學。覩其祖宗遺跡。有志武功。稍壯。順父命赴都。幸見錄用。充宿衛久之。敵國侵擾。意納爵佐大臣出禦。承委任。守巖關時。敵衆晝夜環攻。火銃衝擊不絕。意納爵東西馳援。忽中鉄丸。傷重仆地。軍士喪膽。望風奔逃。城破。敵入。遇之。奇其勇。嘆其忠。扶起。令醫治之。厚饗送還。

38

意納爵回。傷病日深。瀕危。蒙宗徒伯多祿自天臨照而慰之。療之。益意納爵生平崇敬伯多祿甚至。故應報於危難間若斯也。病退未得復舊。跛而行意納爵醜之。延善醫者。欲盡去骨節之傷。乃具火與刀。將固束四體。令勿動。意納爵不欲拘絆便令盡其技。勿疑。醫者奉命。鑿剔生肉。描取碎骨。安置得所。醫者膽慄。左右觀者皆失色。意納爵顏不變。目不瞬。口不嗟。體不戰。既而痛苦漸消。力氣仍長。但伏榻久。未能起步。且晝

之長。多消於無益。適欲觀書。室中僅得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之冊。讀之。初不覺味。沉潛玩索。漸以浹洽。竟日益感動。但久習世務。念改圖爲難。怏怏躊躇者。久之。乃蒙天主聖母光賁榻前。異常撫慰俾其矢志精德。意納爵感激伏跪聖母前。定心謝世棄財絕色。依從耶穌聖踪。終身不易。於時天響室震。窓自大開。

從是意納爵自覺修力日壯。人嗜悉除。便思離鄉辭親。從事嚴修。病愈。假謁貴戚爲名。以二童從出鄉

逕赴名山，朝聖母，請賢士盡告平生罪犯，以受主赦之恩。次解鮮衣，施之窮乏之服，苴衣，索帶，營履持杖，不冠，係小瓢以救渴，裝備跪伏聖母像前求祐其精修。夜方旦，恐人識之，行遯，僅數里，避大路枉道，入旁邑，忙肋撒止，孤獨院中，以滅名隱修。先乞於市，日沒淡食一餐，以療饑，清水一瓢，以弭渴，卧惟枕石席土，晝夜三以鐵鏁自責，多致流血，專於神工，跪禱七時，不間不息，日三四登殿瞻禮，誦謝主恩，每想其往犯，流涕痛悔，自罰不止

日午後。仍入聖殿祈禱。祈間。潛神入靜。四肢不舉矣。左右視之。欲甦。察其心稍動。姑止。八日來復。如甘寢初醒。嘆稱耶穌聖名。衆大異。知其神密交天主。大蒙牖示天上之事耳。後天主屢顯聖威臨格或慰其憂。或釋其疑。或啓其蒙。或勵其弱。或以道中秘理曉之。期年。民皆仰慕如聖。

於是避入近郡巴兒責羅納。欲從是過洋到如德亞聖主。親朝天主降生名跡。初入府城。直赴殿上瞻禮。時有賢婦在堂。坐聽談道。即見其面發大光輝。

40

知爲隱修。使良人延而敬之。未久。修士至意大里亞國。入物搦濟亞大郡。初夕無寓。便卧市街有富貴者寢於室。夢間明聽天聲呼謂曰。汝被輕煖安卧。彼奉吾修士。腹空體寒。無舍止而投於街市。奈何。富貴者大驚。急起出門尋之。見意納爵如窮丐卧地。即伏拜請歸。以客禮享饋。意納爵本好謙約隱晦。不欲人知。及旦。又竊奔無跡。登舟渡海

舟有不肖者。意納爵以善言勸之。不從。因重戒之惡黨怒。謀棄之曠島中。天主悉破邪計。倏發順風速

抵如德亞國。不及至曠島也。

意納爵幸登聖地。便遊耶穌向所履處。每痛深恩。懇謝各處所行異事。所施恩德。所受苦難。如是數日回至海口。有舡將發者三。其一堅巨者見意納爵貧乏無裝。不受。一最小者受之。三舡齊發。未久。其一者風浪觸山而壞。其二沉水中。惟第三者安流到岸無恙也。

意納爵回擇居巴兒責羅納故郡。仍修嚴規。至三十三歲。始攻文學。暨格物窮理。意在化行易達。以易

陋俗也。然仍檢制其神。畢約其身。勞苦其體。每推及於物。械人之患。一日遊市。忽聞庸夫窘迫自縊。急趨其舍。解其懸。抱置之地下。死矣。衆欲殮之。惟意納爵。痛憐。伏乞天主提祐。使其復生。悔罪。免死後之永殃也。祈畢。提呼死者。而死者生。悔心自承其罪。痛恨求赦。然後復死。左右觀感。遐邇傳之。

邪魔窃見修士功德日積。化人日衆。肆其妬忌。每伺隙設疑。使民或譏或謗或訴。或告于公堂。將罪之。但修士視此窘難。或爲積德之藉。或爲消罪之方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志不屈規不改。尚加神力。倍其修業。以盡克讐魔之計。嘗結同志數友。欲廣神化於四方。或爲私愛。或忌艱難。或畏人議論。皆不終。

于是賢士自遷弗郎濟亞鄰邦。外侍高士。聽論物理。而涵泳之。內磨練其情性。以補短。而增長。暇時則及物交人。勸善懲惡。誨難救急。提屈慰憂。一故人久迷邪色。無法可止。即於寒日往投凍池。俟其過而呼之曰。無幸之子。何遂行乎。率於邪慾。日益肆侈。弗覺天怒之將降。爲大僇歟。汝且任意宣淫。吾

姑蹈此凍池。自苦膚體。代汝贖罪。而息天主義怒也。故人一見一聞毛髮悚然。猛醒其迷。追念從前重犯。肫肫懺悔。立時誓改。遂棄滛守身焉。

又一同學友。承托金銀若干。而私用之。致負友信。妨天理未久不辭而歸。途間染危疾。乃寄書意納爵求救。意納爵不計前事。亦不憚遠途。即徒行。不食不飲者三日。至其舍。晝夜扶侍之。代祈天主憐祐。竟獲痊遺歸。

都中有惡徒。向蒙賢士之恩。忽被魔引。持刀入寓。欲

殺之。入時明聽天聲責曰。噫殆哉。茲何之所圖何
凶事也。惡徒聽之駭戰。伏賢士前揮淚求恕。述其
前非誓改。意納爵。筦兀爾提扶而慰之。後惡徒猶加
侮慢。多生事端。致謗圖害不止。意納爵仍以恩報。
因人之終惡。立已新功也。

賢士本欲結義友。以成奇功。乃居名學之場。交其智
者仁者忠直者。總取十士。以爲道侶。即同矢志高
遠。約絕財色二端。以肇精修之址。次同赴羅瑪大
都。朝覲教宗。求任遣以行道。領訓將入都城。意納

爵暫避途側伏地求主順祐其志天主耶穌發顯撫慰之許其至都時必將獲祐成功及覲教宗喜甚先試各士之才能德學然後准令合志創會以耶穌定會名其要規絕色絕財絕意毫無私係于世慮惟志道德之精粹先以克服爲務次精習上下學以資德行之流通終以傳道爲心期天下士民各認上主以得安所傳道時不畫地方不拘遠邇不干爵祿不忌蠻貊不畏苦難惟以主命爲向以立實功爲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會既立諸友擇舉意納爵爲長爲師約誓終身聽命不敢自專意納爵無已握權因以身以言先衆內修大進外化大行十五年中幸見本會友遍行四海之外隨在頒教化人無筭矣意納爵身在大西宗都其聖德非特廣應四方之萬幾即於都中之事亦罔或怠凡民有阨於窮迫於災危於惡者必盡力援振之民間童稚或孤無怙恃失其教養則勸富者聚金造大院以舍之更立公堂定數賢友設教講習提引童幼習諸文藝道德壯者老者

或於殿中。或於私室。激勵修善。和其爭者。慰其憂者。拯其溺者。決其疑者。顧其病者。處其難者。婦女之類。則造大宮。加俸祿。凡聞有失節義者。失唱隨者。失歸依者。必收之是中。使守貞潔。而免玷辱焉。若是男女。老幼。賢愚。無品不蒙其治。無時不沾其澤。

一賢友相去萬里。布教竊欲面意納爵。以受其業。意納爵聞知。不俟其來。自求天主祐應仁志。天主携至遠方。使晤賢友。慰之良久。然未見暫離都城也。

聖人應外治內勤敏若是。而春秋彌高。功德彌粹。於是懼祈上主。速解其軀。收其神入天上國。而朝聖顏。天主允其意。亦默示終期也。聖人無言。遂染小病。於是先備諸內事。細究其過。而慚悔之。次領耶穌聖體。竟遣信友禀告教宗。并求賜大赦。醫士多來診治。細審脉道。未有以爲危者。聖人自知命終。囑付已畢。神身安靜。舉目仰天。啓口念稱耶穌瑪利亞聖名而逝。年六十五歲。天主降世後一千五百五十六年。爲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之夏月

也殁後諸友齊集謹葬之殿中。

聖人當去世時。一貞潔賢女在千里外。幸見其升天。領其教旨數日後。他女負魔左右問之曰聖意納爵見在何處。魔與聖人地隔千餘里。乃答曰。意納爵我之讐敵。已謝人世居天上高位矣。

暗各納意大里亞國之屬府。時有學師遭魔晝夜不寧。幸獲請聖人之像。奉之卧室。邪魔不敢入內。特於外間肆擾。無異前日。學師請聖像奉之外庭。魔乃絕不復至。

瑟聖屍日有病女偕其母至殿上意欲乘便恭抹聖屍因以求愈而士民周繞稠密不得近幸得聖人故衣之少許捧抹之遂愈聖人生前死後所造靈奇之事所遺聖德之跡不能盡述無論羅瑪西都聖墓所在即普天之下凡男遭艱難疾病窘屈女遭產難資乏之魔累諸裁者祈求聖人之祐槩獲如其意也前數年教宗深感聖風令當事者按規考究其生前死後所造功跡竟入聖品以聖人之禮事之。

46

耶穌會人名實 | 縣修名 | 四十五

[illegible]

方濟各沙勿畧聖人行實第六

納襪喇爲極西國在弗郎濟亞及喜西巴你亞一邦之間有尊富世家姓沙勿畧名若望妻名瑪利亞夫婦俱賢和生數男女方濟各最少因名同古聖故以沙勿畧別之

沙勿畧大懷世德之望遣赴巴里斯名地從游大學幸遇聖意納爵同堂意納爵初晤便徹幼童大才高志可與入道遂訂交但沙勿畧猶志功名終賴天主光照從意納爵指誨同志精修也於時沙勿

47

畧有聖德之姊。隱修貞潔。忽蒙天主默示。以其弟聖德。將敷大教於絕域。徧立奇功。因致書于父。勿忽之。

沙勿畧既絕俗嚴修。數日間投避隱處。搜察平生所犯。深自懊悔。刻苦滌除。用細繩緊束其股。晝夜不釋。蓋欲以殺人欲之銳氣。并罰平日之猖狂耳。未數月。同學有以譏謗冀斷其修者。志童奮進不顧。日積神功。

學備。即偕數友往意大里亞國。會意納爵聖師。且朝

教宗行間束股之繩入肉已深痛苦不可忍不能舉步友始知其故乃扶掖近室延醫視之醫者見繩深藏肉內大驚辭退於是諸友伏懇天主治之當夜繩自斷出無傷跡次日諸友弟見瘡口平復感謝主恩欣然啓行矣

行至意大里亞國先趨物搯濟郡晤意納爵聖師諸友議於同城各擇一方施學沙勿畧擇養病院居之朝暮行役掃地浣衣布蓐進食撫慰病人而以善言慰減其患各伏認其罪因甘受其罰也或遇

毒瘡惡癰臭穢者則責已怠厲已弱親就侍之手治其瘡口吮其膿用以自克從是不復厭忌病人之毒氣矣。

賢士已嗜德味日益倍力克服其神苦勞其體不使荒寧致氣力漸衰因病瘧危甚古聖熱落尸房從天降臨慰之曰是病雖重猶未窮也勿慮將來某日汝將遭患當以勇志迎之勿屈至汝諸賢友其將分散各趨各郡以行道矣言畢見沙勿畧遂愈而古聖所言字字符合。

當日沙勿畧又感神夢醒以告友曰吾方夢似背負
[因度]國黑人疲苦如負山嶽未知上主所指何意
他日坐務神工內情熱切倏蒙天主示以日後將
爲道受苦甚多且重於此非特不屈不忌不辭猶
懇乞天主增倍苦難以表其忠

未久意納爵聖師聞[因度]屬于[波爾杜加爾]國王則
依王命遣二賢友往沙勿畧不期而與即日束裝
請教宗命而行途中同行者越山涉川遭多險厄
俱幸見賢士抹濟終免大患凡二月入[波爾杜加]

爾國界至都。忽遇會友久病，賢士一晤。病者無恙。賢士見王。王厚接致敬送之行。托以因度諸國教治之重。不許文武諸臣。以恣以貪。阻滯教化。沙勿畧領其托。却其所贈路費多儀而行。

沈海時。舟中人以千百計。多染病多死。沙勿畧顧視惻捄。執事如衆僕。舟中士民。戴其恩稱之慈母。仰其德稱之聖父。年餘至因度國。入卧亞諸國名都。時都俗大變。聖人如入荒圃。芟叢棘。掃瓦礫。引澤注水。然後藝之以美種焉。蓋晝夜巡行。或於聖堂。

或於私室設訓提勸懲怠勉順迪愚振弱闢邪證正尚加靈異之驗俗外之恩未久復覩原時馴俗矣

都邑教事已定又廣巡鄰國隨處陳教勸善拯患無寧刻南海之濱所遺聖跡所療病疾所拯人命所驅邪魔不能具述凡患者惟請聖人一顧遂愈或聖人在遠或未暇即使小童執其杖及一切用物代致加病者之身誦經祈禱亦愈

時有貴族夫婦一子而夭久聞聖人神能合其族衆

將子屍投聖人前哀乞賜救聖人感恤跪伏祝禱天主然後持死者手曰吾托耶穌聖名命汝起復活死者順命立時復活聖人巡他方忽遇貧寡婦僅一子墮井死聖人令急取置前而祈天主少頃復生由是本地之民聞風遠迎翹首聽教從化如歸聖人遊此地時日以繼夜不食不飲不寢不息談道勸引行聖水聖油之禮至喉啞手疲而心志不倦神化流通邪魔激妬引蠻賊入境侵擄善民無力可敵聖人不驚不懼不以甲冑兵戈獨持主

祐出迎敵衆萬人。面責其無理。竟以神威挫其勁氣。使駭服速退。從是地主及衆民深感聖人。益聽從不敢違也。

彼國界內猶存宗徒聖多默古殿。聖人久慕之。即往朝拜。乃連七日味絕於口。身不出殿。時常禱祈圖法聖徒所垂道範。一夜切務神工。邪魔恨怒。即苦撻困之良久。聖人矯矯不屈。更誓來日加力化人。從是渡至滿剌加大郡。提勸士民。偶遇幼童負魔瘖不能言。又病。聖人爲祈主祐。提起之。便逐邪魔。言

動如前。又聖人察觀民衆。多恣于邪。因豫陳將來瘟疫敵寇之菑以警之。後果驗。

聖人忽聞數千里南有巨島名瑪路各。產丁香諸物甚富。民雖蠻習。似可服化。即往周流勸諭。所冒苦辛非言可罄。從神化者亦非屈指可盡矣。俄值富而吝者。聖人豫知其將卒。直勸廣施其財。富者如命。數日後果卒。時聖人他適。隔遠已知之。乃謂左右曰。吾故人某方去世。吾輩當伏求天主祐其靈魂。左右初聞大異。及報至果然。

他日有二船出洋。聖人乘其一先到。同行者切望其二。聖人嘆曰。勿望矣。是船不幸沒矣。言畢。痛憐祈祝之。又嘗漂海。風作船覆。船人幸存生命。匍匐登岸。乃聖人失所佩耶穌苦像之架。以是愕然思之。尋遊于涯。忽見大魚。負聖像致岸上而去。聖人大驚。即敬愼伏取。而深謝主之愛寵。

二載後。教事約定。聖人爲要務。復浮海轉滿剌加城。不期鄰國寇至。舟布海。圍其城。士民固守。不敢出敵。久之。寇散。民亦不敢追。聖人懇勸曰。當具小船

數隻擇精壯軍兵數百人討之天主必將垂祐善民便如聖命追之數日間竟以寡勝其大衆當交鋒時聖人于堂中談道忽默不言作呼喝聲狀衆大駭頃之逞顏出聲告衆曰適吾軍交鋒獲主祐大勝矣獨失四人耳某日將至吾等當伏謝天主洪恩并爲四死者祈祝以報其忠衆奇之相賀亦有未信者至日軍士擁寇船擒敵兵果到衆民出迎同謝天主并拜聖人而歸之功焉從是四方徧稱爲先知聖人也

聖人聞有室女最貧將蒙不潔。憐之乃往富家勸施金若干助之嫁。時富者奕。出所佩鑰。笑付聖人曰。請自取。聖人受鑰。特取金錢三百。以鑰還富者。富者曰。何廉甚。篋中有金錢三萬。意吾師取其半。奈何不如吾意乎。聖人明達其誠。稱之曰。爾勿慮。日後天主保爾至終不乏矣。又祈爾豫知死日。以獲善終之幸。後果驗。

有大東洋客。緣幼年犯汚。心亂恒不自安。幸聞滿剌加有大聖人。足療其病。故萬里而來。求領聖惠。聖

人大悅。厚接而指引之。因問客以東洋諸國情勢。便欲同往。議定。先托因度教事於賢友。而携二三伴登船東行。既到。遂闡揚聖教。辨闢邪端。以奇靈事徵驗。已言。以身實德感激民目。以大恩澤服結衆心。正道日開矣。

時有富客。止一小女。不幸死。痛哭趨乞聖人聖人與其友伏求主祐。後慰之曰。汝且回。汝女無恙矣。父回。小女果無恙。問其故。女曰。吾前果死。但於死候。黑魔接我。而促擁幽獄。以承永殃。乃有二美貌人

救濟脫我於魔爪。使復回生也。父乃携其女赴謝聖人。女見聖人謂父曰。斯人者。正所見驅魔而救我者也。於是父女俱從化。

聖人適往他郡。幸郡侯容之。且以金銀厚貺聖人。聖人拜却曰。遠人梯山航海來此。非於名利有所貪冒。惟願相引登天路。無他望。郡主深感致敬。日切仰德。後發令。士民任意聽從聖教。自是大道弘敷。歸正者日衆。

當時聖人談道畢。聽者各任問辯。聖人特答一語。遂

盡釋諸難決諸疑焉暮年化三千餘人。鄰國之君。屢聞神風。命使宣請。留居都中。先令士民任歸聖門。後伏拜聖人。躬遊聖學。至立賢君之豐種貽於後世。

聖人大教弘開便回。卧亞都邑。聚約公事。且招賢士相輔。舡發猛風暴起。危甚。其副舟載數人。爲波濤衝脫。遠漂無踪。衆皆失色。號泣無生望矣。聖人撫安提慰之。伏祈主降祐。風息。衆若復甦。惟小舟已不可救。衆不得已欲棄之去。聖人令舟師稍待。待

久不見衆議欲行聖人猶苦留之人登桅遠瞭者見小舟漂浮漸近衆大奇稍頃小舟自就大舡實無人推盪也小舟人登謝聖人告衆曰在險時獨見聖人躬行提拔引之使歸從是聖人之德每每顯達

至小西順入都城初會其友忽遇病危者即稍誦祝而抱之遂愈聖人見卧亞都中事悉妥擇携數友又開洋而東是時小西督府將遣命使來通大明聖人欲乘機從入中華求朝廷明旨布行聖教至

滿剌加府，命使沮滯，聖人失所倚托，然猶到廣東屬地三洲俟便求入，然天主欲早酬大德，豫示終期，聖人領知，無任悅豫，猶久旅之樂至其鄉也。

於是聖人意外成疾，數日間，力氣衰憊，奮志以備神潔，臨終從小山頂，舉心仰目，向天先謝主生平所賜恩澤，次重嗟嘆涕泣，懇乞天主福祐中華，使黜異端邪術，而受天主正道，竟安然多呼耶穌及瑪利亞聖名，引其神魂，出登天上，以承永報矣。年五十有五，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五百五十二年，爲皇

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之冬月。

船中商衆聞訃。如失父母。趨山哭拜聖屍。顏色如生。潤澤鮮美猶顯神威。更增感敬。謹殮之。其堅柩而姑葬之山下。月餘商客將歸小西擬聖屍已壞欲收其骨。發土啓柩。則全無損迹。無敗氣。更發香芬潤色。衆伏地稱揚。恭奉之舟中。其舡十七朽裂。無敢用者。自受聖屍。衆客爭載貨物。蓋知其必安行無危也。

至滿剌加府。士民出迎。送之大殿。其間重病者扶赴

柩前。志懇聖祐。次伸手謹拊之。遂愈。士人皆欲親
覩聖容。復開柩視之如初。并所殮衣帛皆完好。乃
改治珍木。以帛斂之。以繡蓋之。置聖屍其中。時滿
剌加適遭瘟疫。士民無可禳除。幸接聖屍。菑患遽
滅。民復安寧。

數月後。又開洋至臥亞都。衆文武及都督遠迎。金鼓
火銃徧響。山谷搖動。士民爭禮敬之。聖柩方行入
城。有賢婦久病在室。昇赴柩前。祈聖人賜祐。立時
安好。步行而歸。又他女病重。未能趨近聖屍。乃於

榻中。乞聖人垂祐。亦愈。聖柩入城。安於耶穌會殿。四方感病遭患。一切人民。幸捫聖柩。或得聖人生時所用物。治之。多見痊愈。

從此小西。及東洋諸國。以至大西萬邦。屢試聖人神驗。多聞聖德名跡。心悅誠服。立臺圖像。以致其敬。前數年教宗依規。竟入聖品。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顯修卷四 終

武林 天主超性堂新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58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隱修

卷五

15.i Volum:
Tom: 5. CC. Vitæ San=
ctorum

III. 216
inv. 5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六位隱修聖人行實卷五目錄

一、保祿　見一張
二、安當　見八張
三、喜辣戀　見二十九張
四本篤　見三十張

五伯耳納篤　見三十九張

六亞肋叔　見五十張

六位隱修聖人行實卷之五

天主聖教中。修品不一。顯修已備述之。亦有遯世居山。默識神功。所謂隱修聖人是也。茲又舉六位。表之如左。

保祿隱聖人之首行實第一

保祿厄知多國、得巴省人。十五歲而孤。依其姊。習文學。時國王惑於左道。嚴禁天主聖教。凡行之者。必被殘虐。或流之遠方。而保祿自幼服習正教。但以

年稚志弱學淺。恐居惡黨中。未能保全。避出城。入田莊隱修。莊主其姊夫。迎而舍之。日久。姊夫以舅富而孤。陰圖之。保祿知其計。不辭而遯。蓋乘機以絕世棄財。免形神之患也。乃從天主默指。赴曠野。所至如意。循至峻山之下。得深洞。入視之。見洞口外狹內廣。旁有巨樹一株。曰巴兒瑪可庇。且嘉實可食。又有清泉湧出可飲。下地乾潔無蟲濕。四境寂寞。人絕往來。以爲天主之賜。感謝而定居之。先以克巴爲首功。每日晚食樹實數枚。飲清水一勺

而已。寢無定時。力不堪。始屢而就息。席土枕石。紉木葉爲衣。寒暑不易。其養心則晨夕默思玩道中之微妙。以神德爲美飴。所最重慎者。不使慢暇。蓋心少閑。則外物攖感。非特脫其恒靜。尚誘之馳逐。將自失也。

木幾。性情日清。志力日確。形身易服。不思抗神。幸蒙上主寄臨顧慰。默牖心目。使達天上神國。享未試之喜樂。猛進於道。立功愈峻。功惟視後。但見其無。罪惟視前。但見其有。自懲自策。如未用力。恒歎恒

哭如未蒙恕於主。似此功行、上悅天主。而彌得其佑下辱鬼魔。而彌杜其計。乃魔道惟姤。雖時見負屈。邪計萬端。時刻不止。修士仗天主之庇。未見大溺、且從邪魔之害取力。砥礪進修。至道德精熟。年壽已高。正宜升天國侶天神矣。

但其百餘歲隱藏。人莫知之。使聖德終泯。何益後世。是以至慈天主、俟其臨終。先爲顯揚之。是時得巴之野、有大聖安[illegible]。當亦自幼藏踪苦修。已九十餘歲。忽思已所爲前人或未有此。次夜倏聞天降之聲

曰。深野中有大聖。是乃首功。將表儀萬世。汝未足比也。晤之晤之。安當驚聞。忻趨曠野。以心以目徧尋天聲所指之聖。從晨至午。行於無人之地。午後逢妖獸。人面而馬胯。聖人初視之驚。稍間對畫十字迎問曰。隱聖何在。人焉弗言。以蹄指其方。徑去不復見矣。

再行。以望心之懃。勝衰軀之弱。冒暑涉沙。復遇妖物如短人形。羊足鷹鼻。額中有兩角。問其人耶。獸耶。對咈咈難明。聖人以神略通其情。歎泣曰。嗟乎。一

野獸耳。猶知上主而敬畏之。以奉其命。靈生者獨否。傷哉。

復行至第三日。遠望虎狼行山下。就之。遇一大洞。洞左右無踪跡。又伏身瞷伺良久。幽陰中無影响。然擬聖人必在是。奮志匍匐以入。僅數步。冥中忽有異光。喜而急趨。足蹶。聖保祿覺有聲。閉戶。聖安當至。伏地懇乞。寂然不對。聖安當跪至午不起。復告曰。聖人必知吾爲何人。又必知吾遠來何意。雖不潔不才。定祈一面。以領神業。死無憾。若終見拒。寧

死於此況吾聖師居野不辭禽獸交接乃人類求教忍棄乎今至此非予力共主實引之

聖保祿聞末言驚感并蒙天主默示以來客情繇欣然出迎而相叩焉先未聞名號輒彼此相呼而入

保祿持安當手稱謝畢問當今誰主國治治何如

正道大行否安當詳對畢問聖保祿遯世履歷保祿亦詳告畢

二聖相敘相慰倏見一烏飛來啣麵包一枚置前聖保祿歎異曰從初日至今六十餘載吾至慈上主

每日此刻使是烏賜麵包半枚以給卑役今以賢友遠來吾至公上主乃倍其粮相與感歎叩謝天主分食之保祿讓安當客安當讓保祿長良久並舉手取之乃餅截然自分析矣二聖敬領就飲清流復謝天主訖談道中之奧妙修德之精嚴達旦不少寐

又次旦保祿告安當曰吾向蒙天主賜示賢友久居此野爲吾伴侶茲又承遠臨親慰吾幽獨將藏吾骸骨可不直告吾終期近矣安當聞言心痛淚不

禁既而曰吾聖既將陟而享天福何不攜卑友同行乎凡人以世爲途以天爲鄉生行死往孰不欲速免遐途之苦而早至鄉國以受永樂耶保祿慰之曰賢友勿强主命期限不齊或遲或速所至則一吾正朽木于世無補故早棄之我有益而人無損若吾賢友既多蒙賜于主統訓萬衆世尚不可少也而圖速去于已雖益于人必損矣宜稍需以全其功安當甚服神訓默然淚流

保祿復曰猶有所求幸勿厭亞大納削聖人曾寄禮

衣一襲乞以殮賤屍夫大聖謝絕世榮豐產甘居貧約九十餘年于一衣何有或曰因其死已迫故豫辭安當使暫離以減其憂或曰亞大納削當時爲正道屏翰聖人欲徵其爲聖故重其所寄衣也安當聞言大異蓋是衣向無人知明爲天主默曉矣

馳回門弟累日覔聖人不得群望于門迎之聖人嘆曰嗚呼吾罪人也徒竊道名未足成學方幸見聖厄里亞聖若翰二位古之名聖也眞得親視保祿聖人在

天言說淚墮拊胸入室亟取所命衣不食不息即奔山中葢心所甚慕亟欲獲之不容緩雖遇阻難亦竭力以勝而致之也

正奔走間倏見聖保祿神寃朗如日月白如霜雪榮耀登天衆天神與先大聖伴送之駭然伏地嘆哭而告曰若斯未待吾至而先別乎嗟乎不幸罪人未及成功未得叩辭一聆遺教也至于今日始得爾識而遽失之方覩道範欲求弘益而倏去之喪吾利賴哀哉哀哉傷哭良久氣息微舒復趨而前

入洞見聖保祿跪伏合掌仰天禱祈天主大驚喜肅然同禱以通其功焉久之不聞微息迫之不動乃知獨其遺軀尚守嚴規至死不忽也安當嘆美感傷以禮衣謹殮依教規祝誦埋之

欲掘土無器坐而自籌忽二獅從林中出至聖屍前投地如哀如哭以爪爬大坎足容聖尸復向聖安當伏地不動如請命者聖人命之去次奉聖屍涕泣而謹葬之畢奉聖人所服葉衣以歸重寶是衣非大瞻禮日不敢服也聖人年一百一十三歲苦

修九十餘年終時則天主降世後三百四十三年也。按長曆爲東晉康帝建元元年癸卯。

後大聖熱瑢尼摩重讚保祿終之以約言曰。余問諸富貴者雖瓊宮錦服窮奉口腹金寶山積竟孰如保祿之無室無衣無饌無金之福爲至足哉。卽得天下盛世光榮。弗能久存。卽存至臨死弗能不別可携往哉。若保祿聖人生平苦窮終時何如。上視天門大啓而見容左右視天神與先聖降而迎同上天國使我擇所從寧服保祿之葉衣寧居保祿

之空谷矣。可知聖賢欲備殁後之光榮。則生前苦節而不悔。愚者貪富慕貴。僥倖喜樂。終墮永殃。可畏哉。

安當聖人行實第二

安當厄日多國哥瑪邑人。即前訪聖保祿者。其親尊富而賢。一子。敏于教育。穉年。已操壯士之節。端靜和易。寡言罕游佚。純孝不倦。

十八歲。二親亡。既殯。乃想世態之流。人命之夭。俗冗之煩。神鬼之險。自醒曰。吾斯幼年也。生前之善惡。死後之禍福。悉係之。乃從何路。執何業。方可上報天主。及吾仁親之恩。下應宗族鄉黨之望乎。

適入殿瞻禮天主。忽聞聖經一語曰。汝欲成器而入

聖域。即以產業施散于窮人。然後從我。庶得天上無朽之財也。安當聞言。心目豁然。如正對耶穌聖容親命之者。肅恭回室。分其產爲二。一。以寄托幼妹于親戚。一以施窮乏。絲毫不留自給。盡辭世務。索居僻靜。結小廬以卑約其身。葢凡志于精修者。有三仇。世俗其一。邪魔其二。身欲其三。身欲尤切尤狠尤難服制。克此一者。其二易矣。

由是安當始肇神業之基。先苦其體。茹木葉。飲流水。藉地而寐。晝夜惟神工是勵。或讀天主經典。玩味

其旨。或覽往古聖賢之傳。以合其趣。或仰觀俯察天地間之萬物。而從其跡象。推測上主之尊大美好。因之加愛加敬。故後來常謂在山時所恒喜讀之書。則天地間萬物也。或體弱不能當神務之重。畧寬息。亦執手工。不敢荒寧。

當是時。厄日多國。及其鄰界。凡僻靜處。多隱修士賢童訪而知之。密往親炙。大益其學。蓋諸善諸德不易備于一人。于衆取之。猶近猶順矣。譬之蜂蜜。豈一處一花。遂釀甘美乎。

未數年名與德長衆不期而向往之惟讐魔視其年幼恐後有建立廣益聖學盡力圖謀一日乘隙暗投其念驚駭之日汝謝世入山將何爲哉枉散厚貲無以供給是智計耶甚而棄少妹絕宗族是人情耶況爾體之弱爾年之幼爾學之淺爾修之踈豈能操志而久處苦中乎高學之士量其志力猶難之爾盍早改意歸室守業嫁妹寧親立室繼後援扳愚民建功成名是皆明智之事何俟來日安當默審其念其論其景覺爲魔計葢入之面雖美

且甘。出之背甚醜且苦矣。修童絕之不容宿留。愈加克服。狡魔乃乘幼年之盛氣。內動其慾心。煽熾骨血。外設美女之容。使起居之頃。莫得脫于目。絕于念。又深夜詐作猛獸多像。使各發本情。施威哮吼。四圍來攻。若欲吞之。賢童既明魔策。獨據天主庇佑。惟畫十字以敗之。

邪魔猶不退服。乃作黑短醜形。投伏安當足前告曰。世之修士麗我網者無算。惟爾敗覆我謀。降抑我强。我甘服爾宜也。安當聞言。以爲詭計尤甚。蓋邪

魔用穢念穢像。敗其潔。不得。乃美言譽之。以敗其謙。賢童不動。第詰其原爲何人何業。魔曰。吾乃邪婬之鬼。凡穢身汚名。辱親廢倫者。咸我謨績。無論男女老穉賢愚尊卑。鮮能逃我。卽連年修潔立聖名者。亦屢感誘之。無不服降矣。賢童嘆息感誦上主庇祐。謂魔曰。汝旣不能勝我無智之童。則汝之能力又何足懼。復謝祈天主曰。吾主左右我。我何懼。賢童心猶惶悚。不居却魔之績。獨志將來。忘其已往。不信所以得第。嘆其所未得。

時自策奮如初入神學也由是隱于幽穴獨使一友知之少供食需每日晚用熟麪一撮加以少許鹽少許水或三日不食足徵其神飽飫道德忘其飢耳衣粗襤縷寐不置非不得已不寢寢則就地藉以野草聊禦土氣由是形體服于心神無少抗逆精德愈積也邪魔日深痛嫉前後左右攻之捶撻陵虐變體俱傷故友來視十已九死矣負至近里之室志士稍覺懇故友復負原處雖不能動猶謂魔曰吾在此不委不匿爾魔衆能盡施之吾雖

無德然託賴上主，豈畏豈辭見敵乎。魔恨怒，乃聚冥獄之徒，立時地震張巨口，百狀醜獸齊出，或以觸，或以齕，或以蹄，或以螫，各從其性，竭其力。賢士猶海中高嶽，風波四激，中立不搖，笑譏之曰，辱哉。陋哉。何須冥中諸魔俱出乎。一魔之力，儘足敵我小童，又何必置正容，而假飾猛獸之形爲。且既至于此，胡不肆汝性，我吞我噬哉，倘盡弗能如意，奚用張虛勢耶。

言未畢，遂有異光從天入室，四面炳然，披散黑霧，醜

魔俱出光中見耶穌降臨顯聖容以慰之安當大喜恭告曰慈主耶穌頃者何在何不早臨以獲吾急而瘳吾傷耶耶穌曰吾必在茲鑒爾之忠乃姑許魔累殘爾形體以練爾德成爾功耳非敵不勝非屈不伸非苦不安茲復勿憚仇讐勿畏魔計吾將左右使爾名達于世諸魔敬懼之也語訖耶穌不見賢士遂覺氣力加盛心加堅傷亦痊愈矣

時三十五歲乃復入深野以遯人目途中值銀一巨器初睹之思是野無人往來則實非銀乃魔之巧

計欲煽貪心耳。即叱之曰。謬哉謬哉。此非足以餌我也。言畢。巨器如烟如風瞬息而散。前行又遇黃金一鋌。速馳避之。徑至近山。登嶺見廢宅舊址。中多蟒蛇毒蟲猛獸。無人跡。賢士擇一隅定居。蟲獸不待驅逐。皆散。不交人物。止令一人知之。歲再具餱粮清水少許。投峭穴中。亦不相見。

至二十載後。聖修始鴻聞。士民來觀光矣。或聞其神論。或睹其異行。或視其靈事。或病而蒙愈。患而蒙提疑而蒙決。弱而蒙導。凡幸一面晤者。所取益于

身于神。未易殫述。莫不深感。仰戴如天上神焉。是以天王令之廣接靈民。勿私其道。蓋光以施爲益。無減其明德之誠實。尚以廣施取益。無損耳。聖人依命。廣接無類。其其修規。凡欲棄世來從者。必爲指引。迄終不絕。

由是未久。見集千萬賢徒。聖人飭神學之箴規。甚美且多。茲約其要。

曰。凡進于道德。莫善乎思。尤須忘其前。思其後。未見成業而日新之。若自信有得。及已至者。必遂止。善

業既止惡業始芽矣。

又曰。精修之功非在乎始。惟在乎終。是以志道者甚衆。入域者甚希也。

又曰。忠臣事君。雖殫力効命。未常居功。而以爲足。則事萬君之君者。豈宜計功。而怠止弗進乎。

又曰。策怠百計。莫切乎恒思性命之終期亟近。乃至于旦不敢保夕。夕不敢保旦。若是。則善業繩繩與時俱積。勤敏自勵不息矣。

又曰。凡修而欲甘嗜天上之清樂者。非從于合天主

聖旨無所由得。蓋諸眞福眞樂。悉係天主所命。乃捨而他圖。是猶捨日而覓光矣。

又曰。人所以克魔而脫其網者。惟謙。且切愛慕天主。而因克己之私。蓋鬼魔最傲。恃己憎天。則以謙以愛慕之情。反而敵之。猶以藥石對治而除病也。

又曰。世間市物者。必以所值市之。天上之眞福。其貴雖無價。頗以賤值可得也。蓋世之苦難。縱重與久。較之天福之無盡。僅瞬息耳。乃以此苦之微短。市其福之巨永。不亦便耶。又譬之曰。夫地較天。惟微

點耳，則捨點中最窄最小之福，影以圖天上最廣最大之實福，何大功之有哉。

又曰，正德之用，初于未行之時，見難而實易，故不宜論德以所似，惟以所是。

又曰，邪魔所恨且忌者，莫童貞若。蓋彼既自居穢無所不致其汙染。一染而啓萬惡之門矣，故修者于是託庇上主愛慈，密稱其名，堅謙其心，乃可。

又曰，邪魔雖猛且恨，害人無已，但吾能防，而不近不順，自弗能害也。譬之瘈犬被縛，非自近之誘之，足

齧我乎。因叙述其舊事曰。往昔深夜。忽聞呼聲。出見門前有巨人立。其長無量。問爲何物。荅曰。我諸魔之宗。又問何爲。荅曰。我聞生民遭患難。輒怨我。何也。吾曰。汝魔既爲衆惡之首。溺人于不善不祥。即其怨汝宜也。魔曰。人之無罪有罪。惟自取。我何與焉。況天主降世以後。諸魔受束。猶繫虎狼。豈任害人耶。倘或自投虎狼之前。致其爪吻。人之愚乎。虎之罪乎。不自怨。而怨我。何哉。聞畢。叩謝天主蒙脫。由是箴其門弟。勿畏邪魔。特畏已而已。

16

他日。門弟聚而求誨。聖人爲陳條目曰。勿急于問未來之事。蓋忌諱之多。憂患之衆。從是而生也。曰。行道勿欲作異。以招人目。蓋誠德欲隱。修之精者。不出日用之外。曰。修者。毋太局促。勿憂虞。蓋悲憂之多。能枯槁神澤。虧損志力。若心之舒泰。則潤德修而養美志也。

又曰。凡圖大進于道德者。莫如心內目外。恒存聖賢之善行。而效法之。蓋遊程途之難者。必循先履之跡。始免錯悞耳。

又曰。凡欲速改。不若自鳴自攻其短。請諸友恒責恒懲之。蓋人知我。我必耻矣。

或于大會。問門弟。德孰爲要。各對畢。聖師終約萬論。必以神智爲冠。蓋智爲衆德之師。無智修功安可保乎。

聖人修業大行。從者日衆。隨處立院居之。因以治之。

是時。東都總王無道。亂政壞法。陵虐善民。聖人急往。初赴立山郡城。便晤同志賢友。次巡市井。每勸善民固執正道。或遇失志者振之。愚蒙者啓之。國

17

圖者顧之理之受難服刑者送之慰之朝夕不止。其意甚欲爲道爲義而死于大難雖然天主欲留存之以爲精修之總領故且禁遏惡黨不使加害聖人明天主旨即歸原野如蒙童始學加志倍功自勵勵人不息也從是所造靈跡所驅鬼魔并所振人患難以言述

又恐名聞之光更入深遠行際俄聞天聲呼曰安當何適何意對曰吾赴某野以避煩修獨也又曰今不如順入近野任居靜焉聖人領命順入近野連

行三日。竟造高山之下。清泉湧流。泉之左右掌樹西土樹名數株。即叩謝天主備其日用。因定居焉。但門弟不勝思念。徧尋得之。頻以土產奉饋。于是聖人欲免遠饋之勞。自耕少地。以所收穀蔬。結其薄霤。且爲待客之用。

適有野獸蹊食。聖人見之。命曰。吾且未害爾事。爾何害吾業耶。速走。勿復至此。諸獸立時去。不復至。未幾。邪魔聚多類之獸。使深夜驚擾聖人。聖人笑曰。汝曹但獲主命能害吾身。即吞我。倘弗能。而惟從

魔引則當奔散可也言畢獸不見。

聖人一務神課遂不覺世事乃似見天神群降取之。引登于天又遇邪魔攬止曰夫人也乃重罪者奚宜登天享清福乎天神護曰所犯于幼年者以生平苦修盡贖之矣魔聞緘默無間聖人因是反身深嘆世人貿貿不思不防身後之大急也。

又嘗于深夜聞聲呼之出戶見巨人異像頭顱入雲凡人圖上天者攬阻之或半途而隕或揮脫其手而直上蓋巨人正爲邪魔謀溺人狥欲者被阻克

已者幸脫天主葢以其像示聖人告衆人也

聖人爲事他適獨携一徒至里各河攝衣可渡聖人

耻以下體示人令其徒稍背猶耻已目見之躊躇

未定天主使之能渡不至于露足也可知精修之

體人未嘗見之已亦惡而不見之非掩其汙恐狎

以致汙耳

聖人以寬接衆惟異端則遠之更防避之如醜毒也

聞異端有倚權殘虐正類者聖人治書嚴責直告

其非必將服天主重僇其人覽畢怒擲而踐踏之

未幾爲馴馬所齧三日死。

數日後聖人山居似見驢馬等畜突入天主聖殿舉蹄肆擲毀壞臺座者聖人知異端之徒必將橫害聖教亂俗虐民乃心痛切晝夜哀哭懇乞天主垂祐天主慰之示以是亂不久吾教畧見難將益精而日茂勿疑也。

時聖亞大納削司教于立山府視異端之患廣熾即邀聖人赴城協力持護有數學士知聖人野修未攻書史特來探試意欲譏其淺學辱之衆前聖人

領天主之神學無所不通討論辨究無不聽服而敬從其指。

聖人令聞日廣。極西賢總王聞其功德致書伸敬。求代祈天主福祐國政。聖人允之且以王道詳訓之時。聖人至高之壽至弱之身。至純之德幸蒙天主示以終期。于是聚門弟先勸誨以相愛相讓固守修志。勤奉教規。次囑二友。待死後置屍于僻暗之所。勿令人知。以分外之禮致敬也。是知聖賢以謙終身。死後尚不離焉。

言畢遂見天神羣集降接乃以愉色正容靈魂離身時天主降世後二百五十八年按長曆爲東晉穆帝升平二年戊午壽一百有五歲聖屍顏色如生時端莊有威儀門弟依命瘞之僻所無人知異日天主顯之因移葬于立山府曠世之後又移聖骨于弗郎濟亞名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喜辣戀聖人行實第三

喜辣戀古西里亞國人。其親豐于財。嗇于道。未服聖化。喜辣戀之成大聖正如玫瑰生棘中焉。孩時僅曉世事。二親遣往立山府入文學。劇神嬋力。不待勸策。

數年文藝大成。幸聞天主聖教大旨。又恒目擊府中高士實行。自願拜入聖教。便蒙天主大啓心塞。志于精進。聞安當大聖道修之風。即入深野。訪求數日後幸遇爲師。時刻侍側。恒目聖德。耳聖言。大喜。

凡二月決于謝世。然後回鄉辭親。親俱故。執喪畢。分其產半。讓之諸兄。餘悉以施窮乏。蓋凡幸蒙主牖。明達世財之陋者。無不草芥視之。且解脫如桎梏也。

家事已散。善童甚自得。反之野。時方十五歲。身元微薄。不堪寒暑之患。又未習獨居苦修之術。獨恃上主寵佑。忘身之弱。投入狹道。而向聖德之廣域也。自擇幽所。以粗麻成內衣。以槖駝毛治外服。冂沒採野果少許。以療飢。流水一勺。以消渴。宿蓐地。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夕思繹向所聞天主化育人物洪恩及人類之貴。流世之速。修德之永福。懲惡之永殃。而以斯念每堅其志。時時精進。天主鑒其虔。增其心光。益其修力。

邪魔不勝妬。圖早間之。不使其壯而確也。先以穢念誘汚其心。賢童愈見迫激。愈自責罰。減寢食。加苦勞。不使私念乘間擅入。數日之後。多涕多嘆多禱。竟蒙天主垂祐。掃其汚念。獲安寧焉。但以久苦漸至失色喪力。僅若枯骸。邪魔姑退。改作百獸囂聲。

四至惶駭喜辣戀不懼不動惟仰天祈求主祐耳又見駟馬駕車驅馳似欲覆壓急念耶穌聖號遂見地裂車馬入焉邪魔彌怒以計續計以新易新俟喜辣戀稍息即投艷女蹲舞之像以煽其骨或伺其飢而進水陸美味以誘其饕或待其專執神課作兩軍戰伐之勢以馳其心而斷其功或狀禽獸異形異聲週旋蹄殘之不使少寧自十五至二十餘歲患累苦辛不可勝記未嘗見屈反以勤敏故日明日熟野宿十載然自造茅廬僅僅容膝以

棘草藉之。自供之需日益淡薄。三四日一飧。或用乾豆浸以冷水。或採草根水煑之。遇病或加鹽油少許。

由是身慾伏服。天主每加寵慰。當十八歲時。有寇賊行刼。欲怖修士而驅之。乃夜往尋其廬。未遇。次日遇問曰。汝遭寇畏否。荅曰。無財。無衣。何畏。曰。不畏失命乎。荅曰。若死者。正我所願。安然迎接矣。寇聞甚服。即以前惡告之。因求敎誓改而去。

凡隱修二十二載。天主顯之。始令人識焉。近城聞者

往訪祈請恩澤。有賢婦涕泣乞哀。聖人初視。掉背轉瞬。賢婦痛哭曰。聖人既生于女人。又知天主降孕于女人。則勿棄却卑女之訴言。吾不德者已久。未蒙慈主賜子。良人厭我無嗣。計相休矣。聖人憐之。代祈天主。期年。賢婦果生一子。

又城中有仁士厄兒被者。數日間所生三子垂死。不勝哀慟。便往求聖人。聖人不荅。特叩地祝念耶穌聖號。得疾者痊愈。

老婦失目。投聖人哀懇曰。婢病失目。破盡貲財。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益惟聖師拯之。聖人笑責之曰。汝向謬甚。倘以諸財施之窮人。天王將自療爾目矣。言畢。取口液少許點之。令視。遂視。他日見數人擁一壯士急至。衆曰。此勇夫適爲魔憑。不能自主。遇人物靡所不傷。莫可禦之。今强拘至此。求聖人一言而愈。聖人釋其索。命之近前。其人投地不動。聖人罰之七日連禱王祐。魔去。

又。一人甚富。爲衆魔所據。殘虐無已。親衆亦拘擁見聖人。聖人方與諸友談道。被魔者自脫拘攣。從背

後舉聖人于空中。若欲擲之。門弟驚呌。聖人笑曰。勿驚。此讐之謀與其力。吾知之矣。捉其髮。踏之于地。叱曰。汝等邪魔至茲。當服刑。即聞衆魔呼噪訴苦。于是聖人懇祝天主。魔遂散。富者甚感。持厚禮來謝聖人。聖人曰。天主所賜。吾何與焉。以功歸之。不可以利富者再四懇求。請留以施窮。聖人曰。窮人汝所自識。汝自施之。

又。近府有村女。自幼守貞。鄰之惡徒圖而不得。以魔呪攝之。貞女淫念如燃。似難自持。其親携見聖人。

聖人先逐邪魔。切誨而遣之。蓋喜辣戀所驅邪魔。所造異事。不能盡述。安當聖人。凡見客遠來禱恩者。即曰。何必遠勞至斯。吾喜辣戀居汝界內。其德盛。其功高。足以提拔世患。盍歸之。

由是。聖名日揚。歸者日衆。有志者自誓依從之。聖人廣爲指引。因才提誨。向化日衆。乃建數大院以容之。聖人靈明神目。凡覩人色。聞人語。或嗅人氣。即達其內之諸情。而識其慝。

一日學者饋鮮豆。聖人嗅其敗氣。謂曰。此乃吝氣。不

可當也。令置牛槽試之。牛嗅之。絕繩而去。觀者皆異。後乃知學者。向雖却財精修。心猶未淨。故聖人深責之。因對衆弟子訓曰。斯世之事。如浮雲流水。速飛迫逝。不可强留。身後之世。不虛而實。不缺而全。乃以斯易彼。以賤易貴。以僞易真。以暫易永。非智耶。

凡門弟子或私其身急于口腹。或迫望未來之物者。必警懲之。實學精修者。每時每事代祈天主福祐。奉以殷勤。不使本心散越。他慮滯之也。

日欲親顧野修諸士。携見在衆徒三千人。行間遇葡萄兩園。各有主。其一吝不聽入取。其一迎請任意食之。聖人謝天主。并書十字。命諸從者食足。乃行。迨收時。多倍于前。彼吝者。獲少。反失所望焉。足知善施多益于善藏也。

聖人非特通徹人之私情。尚明達世外。及隱幽未來之事。有賢婦來叩。欲往見安當聖人。聖人與隔千餘里。荅曰。且勿去。安當聖師已升天國二日矣。他日出行。經一邑。邑民久聞德風。止之宿。聖人强辭

去日事急命危不可留也來日知之次日果有惡黨求殺聖人由是人間事之行止行之休咎必就聖人決疑不可違命

聖人恐名聞日達隱修受損哀泣自嘆更圖滅跡門弟忽窺師意相聚萬餘俯伏懇留聖人不從絕食七日衆弟不敢復强于衆中擇四十餘徒同入深野至安當聖師舊隱處居之未久又忌衆徒見之選二人更入深野未幾四方聞風徑往歸之

時三歲不雨草木皆凋哀懇聖人聖人代求天主雨

降雨多水溢。復生蟲蛇。小民患之。復求救。聖人再禱天主。施以聖油。令被毒者傅之。皆愈。

聖人不勝來往之繁。又決志移居。止選一門弟登船。將西行。舟師之子被魔附托。聖人見之。即叱魔去。久之舟泊西濟里亞島。聖人登岸。急入山。但修士以嫌而彌急隱其踪。天主以公而彌切顯其德。避名名隨愈殷。愈速。聖經曰。凡自卑者。必將高焉。自高者。必將卑焉。

聖人得靜修如意。方甚喜。羅瑪一人負魔。忽入市。大

呼曰。今喜辣戀大聖至西濟里亞島。而莫之知也。欲往瞻拜以領其恩。羅瑪離西濟里亞十日程。貢魔者至。聖人爲逐魔。此事廣傳。島民即往歸之。凡蒙恩者。必備禮叩謝。聖人不納。且誨之曰。此乃天王恩澤。我有何能。是徒手受之于王。亦徒手施之于人。義也。倘我以是取利。是爲貪僕。不獲罪乎。

聖人見踪跡又著。乃潛渡天兒瑪濟亞並隣國。時有異形毒龍。衡行中野。殘虐人物。聖人入境聞之。令積聚乾薪。命龍自入薪躬。引火焚之。衆民大駭。仰

之如神。服從其訓。莫敢違焉。

後山地大震。海水泛溢。似將淹滅生民。衆懇聖人。聖人隨衆至海濱。畫十字于沙中者三。縮手向海。如有禁止之命。水倏退。從是又乘便舡。避往知白肋島。忽遇賊舟。舟人惶懼將至。聖人從舟首申掌止之曰。汝儕足矣。且退。賊手足如縛。膽落口噤。驚退不能進至島。

聖人潛奔入山。仍勤修功。國中附魔者。隨處呼叫喜辣戀聖人入界。趨見之。計二百餘人。叩伏求救。聖

人哀憐。畫十字。盡驅之。又移山僻。以逃人目。衆魔深夜屢相怨詈。聖人笑叱之。未數日。凡染病者。屈難者。又歸之。聖人愈自恐自慚。一。以仁不忍却。一。以謙不敢居。又思隱遁。乃天主默示終期。

時。聖人年已八十。知天主將賜永安。不勝忻幸。乃時刻思念。愈就末路。愈惓修持。寸陰不忽。囑付信友。卒後藏其屍于僻所。勿遲勿留。臨終心偶見怯畏將來之變。于是奮力執志。自勸自慰曰。吾神。何懼出乎。七十餘年恒奉主命。謹修行。何畏死哉。言訖

而神出登天國矣。時天主降世後三百七十二年。

接長曆爲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信友依命葬之近苑中。數日後。衆門弟忽知聖人已卒。特來叩拜。欲遷他處。開墓。聖屍如生。猶有香氣四達。門弟拜敬良久。謹收而送之西里亞本國。終置始修原處。後天主多以靈驗神跡顯其功德。使下民敬恭勿替云。

聖人行實 隱修先王 三八

本篇聖人行實第四

本篇意大里亞國人。世尊富。有道德。本篇元情善美。加以蒙養之正。少務實學。請親命赴羅瑪從師。蓋花木之美者。移於他方。多得茂盛也。本篇嗜德修之味。外習文藝。即內約其情私。每顯神慧。如久涉世者。行止得宜。言寡而無不中時。無不入理。和而不流。謙而不媚。謹以守身。寬以立心。略無造次之意。

既壯。思德修之難。世俗之陋。反覆計慮。決意割財絕

色辭親入山以避魔計將出城乳母覺其意隨之行數里至鄉村稍歇乳母渴借甕汲水忽墮地破乳母無指本篤伏地懇祈天主賜解母憂天主鑒其意破器自合衆奇異稱讚神能豫望其壯年之聖德因懸甕於天主殿門以彰之本篤恐其跡漸露與乳母之沮滯潛入深山

山中多遯世高士本篤行遊遇大賢落瑪諾者見本篤年少質弱獨入深山異之大喜接入靜所多設訓言本篤佩感神教獨入幽洞二載無人知聞無

物感動。惟賢師間至一顧。每數日進蔬食少許供之。洞最深。本篤居其底。師至搖鈴。則懸繩受其賜。

又之道德精熟。天主欲顯著之。廣其益于萬民。遇耶穌復活瞻禮。司祀賢士。依例具賞賚之需。已畢。寢至夜半。忽聞天語責曰。汝方厚具賞賚。且安寢。奈本篤爲我饑疲深洞。莫或知乎。司祀大奇。即携具從主引至本篤洞口。大呼曰。上主令予至此。晤爾修士。共慶耶穌復活之聖日。幸勿拒。本篤明達主旨。答曰。久不見人。未識今日何日。慈主既賜垂念

豈敢辭。遂出相見。偕坐。謹用所備之需。用畢。共謝天主之恩。更論精修之嚴規。以相慰勸。良久司祀幸聞本篤隱居之詳。點所歸。從此聖名傳布。但緣洞僻路深。莫能通。

後忽有數牧童至洞邊。望見聖人。以爲野獸。漸近驚問何人。聖人徐徐教訓。牧童感佩神言。知爲隱聖。因以所持乳粮饋之。由是聖德日布。遠近人衆。恒叩謁。以受神業也。

初邪魔大妬。爲鳥形。翱翔頡頏於左右。使煩擾不寧。

聖人畫十字於空逐之。鳥去。獨遺淫念。以煽熾其骨髓。本篇忽忽憂之。進退失措。終蒙主示以良計。赤身投入棘中。反復刺痛。盡滅淫焰。乃出嗚呼。義士之勇志。無難不勝。無苦不受也。既不能以理抑。必以苦服之。與其汚神。無寧傷身。天主鑑照修聖之新功。彌賜寵祐。并使終身不染淫誘。

是時近山下。久有修士院。院長卒。衆議代之。或稱本篇。即首推之。同往拜懇。乃聖人習於修獨居謙。聞衆請大駭。辭曰。隱修未學。未能自治。安能治人。況

吾諸友所守寬規奈何將服吾之嚴耶。衆友苦祈强之。聖人不獲已入院。遂以身率衆。會中有志弱不率教者。每抗逆閒遊。甚至恨厭其師。謀鴆之。聖人登席將飲。便覺有毒。神色不動。惟謹畫十字。盃自破。酒泄。聖人因對衆責曰。余知爾習弗合吾規。難復改正。是以不敢當。衆友苦强至斯。謂之何哉。吾決志復吾原修矣。汝等更立他士。言訖。忻然辭別。

聖人歸山。四方志士聞風朝拜受業。聖人知天主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衆之深旨廣接不吝從者愈盛乃分十二院每所定立賢士代督布教聖人朝暮周流顧視慰安救振之十二院皆在山巔無泉可汲取水遠谷甚艱聖人伏祈天主垂祐即携友指示掘地清水湧出至今不止

羅瑪世家賢士多携其子托之聖人雖内外繁冗於童蒙之教必不少廢蓋幼學得失係人終身也修功既盛魔不勝妬誘一惡黨以圖害聖人惡黨毒膳而進之聖人姑領謝後令鴉攫置空野免其害

人。惡黨又以淫詐擾之。聖人離數十里避之。未久。惡黨設宴邀客。室傾。壓死。一門弟馳報聖師。聖人痛哭憐儺人不幸。深責門弟曰。是人雖惡。然死於患。不及改悔。正可慟。惡可喜耶。夫世人以怨報怨。吾學以德報怨。遂歸。因勸其門弟曰。凡有儺類。勿以逆迎之。但以遜忍敵之。可坐勝也。慈主在上。抑惡提善。雖一時惡者似伸。善者似屈。終各得其當。然。倘或復儺。或樂其儺之災。非特無益。尚有大損。邪魔之計也。

當時此山左右尚有古寺愚民以祀僞神者聖人燼其像覆臺毀宇建立二堂以事天主時時聚衆開引之未幾聖化流通邪魔失其徒衆乃出異醜容貌口目射火厲聲呼聖人曰汝與我何讎厲虐如是乎聖人弗言叱去之時衆民合力造殿取巨石爲址魔據是石百千夫不能動聖人識之對畫十字魔遯石以無阻又掘地忽遇邪神木像以爲薪入厨猛火遂發愈撲愈烈聖人至知非眞火乃魔所假以幻人目而驚衆者唯祈天主邪火遂滅不

日邪魔復攻擾衆徒。聖人方在內室。默務神功。忽見諸魔大怒。急圖害人。聖人大呼。令諸衆徒慎防。呼聲未達。而魔推倒高牆。壓一人。衆潰散。次收死者之碎體。置聖人前。聖人憫憐。因入室。伏地懇祈天主垂祐。勿使讎類得志。祈畢。即時碎體自合。各歸其所。靈魂歸身。復活如前。無損跡也。聖人令執原業。以辱邪魔。并以勵學者。

時有二門弟最賢者。曰罷辣齊篤。曰冒祿。一日罷辣赴山下汲水。失足溺水中。聖人在戶內。以神目見

之。亟呼目祿奔救。目祿趨至河邊。不覺入水。直走正如行陸。乃追溺友於流浪中。持髮引之。既登岸。徒回思所踰水路。所蹈危險。大自欣異。趨見聖師稱謝歸功。聖人不居。反稱賢弟行命之誠。以全功讓之。

後其地歲凶。民多困死。聖人時刻周行賑濟。不空乏不止。一日貧者乞油少許。聖人問執事者。油止存少許。便令施之。執事恐無以濟急。不肯。聖人重責之。令取油甕自樓上投之。不使復存。甕自樓高墜

至石不破。油無傾泄。聖人因誨衆懲吝嗇者。令其法天主保養萬命之慈寬於貧人。勿顧小利。自取不仁之戮也。言訖。又欲驗其訓言之實。即乞天主慈悲。給其油。視甕中滿矣。衆甚服聖教。併謝天主重恩。

一日絕糧。執事以爲慮。聖人慰之曰。今日不足。來朝必有餘矣。次日果見膳糧入門甚多。而未識其所由來。聖人以是陳教勸徒。謂特急於道德之清修。勿患口腹之微養。葢吾天主遍養飛走之賤。豈反

棄靈生之貴耶故聖經訓人曰爾儕先慮天上之國而蹈其義然後世間所需之事不求而自至矣。他日衆徒皆靜務神工惟一幼者不然乃出堂外從無益之小務聖人神照忽見黑魔牽幼者之衣外出不使寧坐以杖撻之魔辱而奔從是幼者專業卒以成器又邪魔詐作醫士騎馬入聖人院中附一老友擾害之不使舒氣聖人入見撾其耳叱之去友復安。

有門弟爲大家後一日聖人坐食門弟侍忽發傲念。

云吾乃大家。而今侍何人乎。聖人洞徹其念。謂之曰。小子何傲。汝且自畫十字。勿注邪念。次令坐側。其徒面赤依命坐。衆徒未達其故。問之。幼徒猛悟。直認其傲。請罪。聖人因教曰凡精修者。以克約爲功。則相讓相約禮也。奈何自謂彼向貧賤。我向富貴歟。高於德者。獨爲貴富。淺於學者。獨爲貧賤矣。

時。又有一弟子。久游神學。至半途甚厭之。欲歸其俗。聖人知之。多致勸諭。多陳實理。留之不從。遂聽其去。出戶遇大蛇張吻舉爪向之。大懼。因悔。回見聖

人求哀。聖人從容指引。從是固操不退矣。由是諸弟子屢驗聖人之靈異。彌効欽崇。幾微欺隱不敢萌心。

日門下數人。以事適外。途中值相識者。强留宴。事畢歸院叩詣聖師。聖師豫知其實。問曰。汝等何處坐宴乎。弟子固諱。聖人詳指某人留某處坐食某味。酒幾盃。於是弟子大醒其非。伏地泣涕求恕。期誓改圖。

嘗遣一弟子往某地布教。數日歸。辭旅主。主以薄儀

爲贈。不獲已受之。聖人知其私。重責之曰。若布教勸人而取其物。非以道爲利乎。自空手受者。即空手施之。正驗道教之潔。修士之誠耳。

有故人饋聖人旨酒二器。僕者獻其一。將歸聖人先附謝語。後戒之曰。子回當留心於所藏酒。勿妄取用。以致禍。使者慙無言可對。奔至所藏酒處。開尊毒蛇出焉。使者大駭。反心悔罪。知聖人不可欺。主物不可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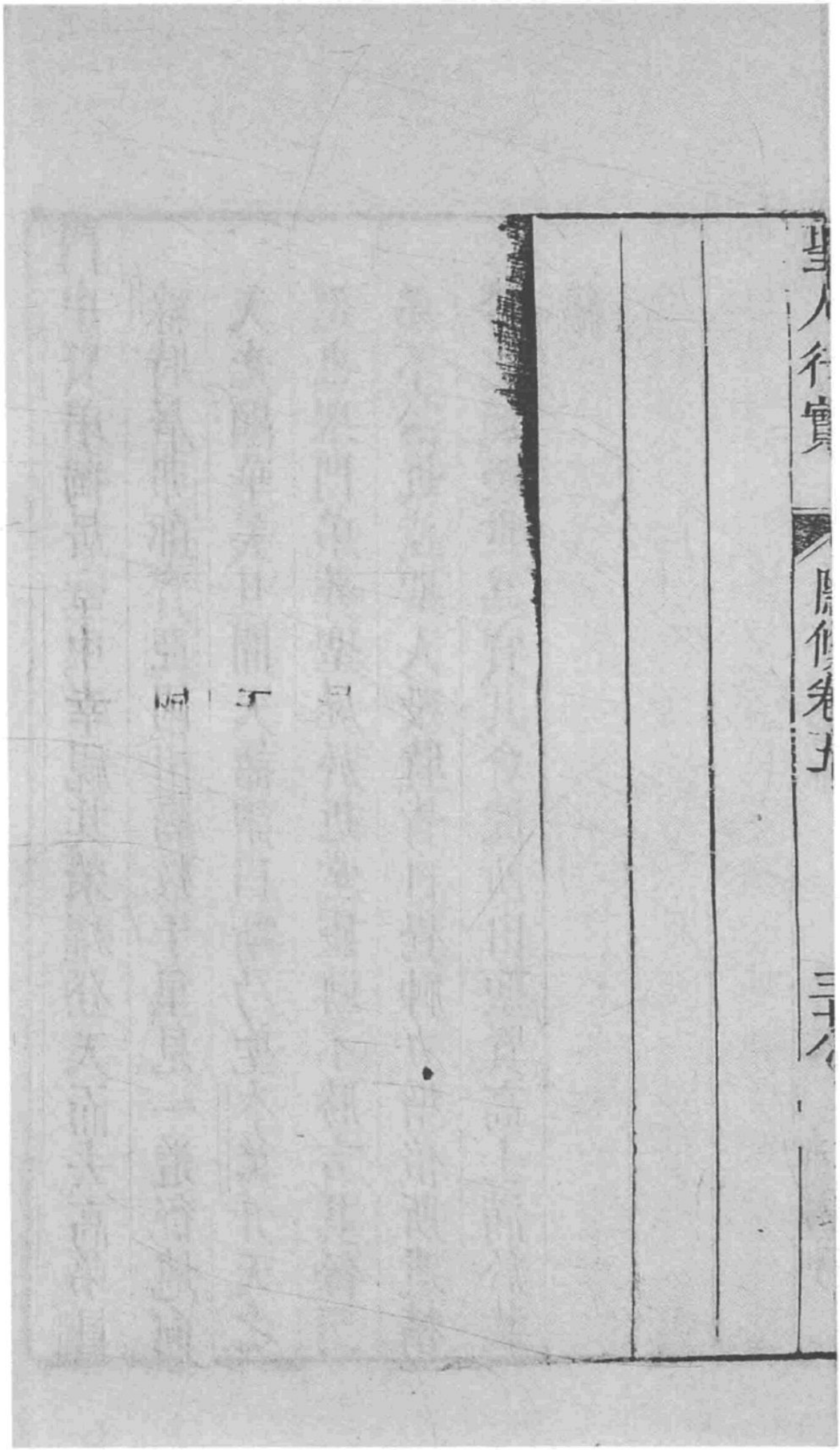
當是時。北夷王多弟辣率大軍侵意大里亞國。聞聖

人大名。欲試之。即令寵臣披王衣。執王號。攜王臣往見聖人。聖人視之。笑曰。子解脫非分之衣。勿詐爲王也。寵臣大驚。叩地謝罪。默然逃出。復命。王聞風感動。親拜聖人。伏地求訓。不敢仰視。聖人寬然迎接。後明責其大罪惡。諄勸改圖。并豫陳其將來諸禍福。以終期告之。王辭回。所言無一爽者。

聖人有大賢姊。每歲與聖弟相晤一次。無他論敘。惟以精修之神妙相責相勉耳。一日相晤。將暮。聖人辭。再留。聖人不從。姊默祈天主代留之。天主允意

瞬息間雷雨大作。聖人不得歸。便悟天主慈旨。止宿隨設神訓。慰其賢姊。經三日。聖人忽見賢姊靈魂如白鵠升天上國。於是令門弟往取其柩葬之是後聖人豫知生世之限。即告門弟。前六日令開墓。切思以備之。於是火症危甚。及終日。自起附門弟之手。赴聖殿。恭領聖體。然後丁寧囑勸衆徒。操終志守嚴法。勿廢前功。言畢。心目仰天而卒。時六十二歲。天主降世後五百四十二年。按長曆爲梁武帝大同八年壬戌春月。

門中賢弟獨居室中。幸視其榮耀登天而去。高弟目祿時居弗郎齊亞國。相隔數千里。見一道從地向天。光顯華美。且聞天語謂曰。斯乃聖本篤升天之道也。衆門弟葬聖屍於近堂。靈跡不勝言。其餘門弟。不論近遠。聖人殁時。皆自覺神力增倍。所遺精修之範。後世爲寶。其會院所出聖賢高士。滿於載籍。



伯耳納篤聖人行實第五

伯耳納篤弗郎齊亞國之布兒戮省人。其親仁人。事天主誠切。每產子。必獻主臺下。凡六子。伯耳納篤居中。當懷孕時。夢似產白犬。賢者聞之。解曰。斯明學之豫兆。年壯。必將護守士民。驚逐異端者也。二親慎於養育。早令侍師。

伯耳納篤元情美善。自幼檢身。孝親弟長。和友順師。衆敬慕之。病頭眩。無法可止。有憐之者。陰招一巫呪治。伯耳納篤聞知。忍痛奮起。叱逐之。即蒙主祐。

40

不待藥石自愈。志童始味德學之美。日益自勉。且見天主寵之。彌加神力。至天主降生日。深夜入殿以謝洪恩。慕誠於中。冀知主降之凖。刻以自慰。想間忽睡。睡中明見新降之主。著嬰兒美貌。親臨慰之。於時賢童所取之清樂。所蒙之神力。非可言說也。自是概喜離囂獨居。尋繹天上之事。因漸悟世俗之最陋。人事之可厭。毋十年已長。血氣豐熾。邪魔以爲動慾之媒。即投汚念誘之。且多童幼相率於邪。有淫女慕其容。就而惑之。未嘗稍染。而受辱

也。反加克服。勸戒諸友。一日適市遇女對行。不期而視之。立時慙悔。自責輕視之失。乃自加重罰。時方寒。解衣赤身入凍池。使豫絕慾萌之徵。不待其長也。從是常淨無擾。終幸守童身之貞焉。

然執法雖嚴。猶慮世流之險。決意隱修。第思當擇何處攜何友。執何業。從何跡也。善意漏泄。親友反覆阻之。志士卓然不動。反蒙天主加佑。每勸其親友。指引德業。竟以化服。遂合其兄弟友朋三十餘人。絕世入山。山中有修士院。已數十年。緣法嚴。從之

者鮮。伯耳納篤同其善友擇居之。俄辭其幼弟曰。吾等山中隱修。事奉天主。承家繼述之事。悉汝托。勿怠於學。勿荒於嬉。以致身失家敗。得罪天主也。幼弟對曰。吾諸兄自擇天國。而以土壤之賤遺我。乃公義耶。言畢。姑辭歸。欲待壯。乃相從也。

時伯耳納篤二十三歲矣。志精純。倍加嚴察。益其神雖附形身。多係天國。念念在茲。所衣粗而潔。粗以存謙。潔以驗淨。所飲食微陋。勉强。每食正如服刑。惟想理當就食。便見飽飫。是以胃漸受傷。非特弗

貪飲食。已食者輒吐出。不能久留。亦不能化。或取油爲水。或取醯爲酒。而飲之。推是可知其餘也。臥不如尸。非大不獲已。亦不敢臥。葢云寤而有事。則謂之生。是人爲人之業。若寐而無事。則近於死。乃人爲獸之業矣。卽臥而或尸。或鼾。比之馬牛。不足爲人類也。五官中。目舌之守尤嚴。葢聞聖經戒曰。生死之端。不外乎舌。是以靜修二載。未嘗仰視屋頂。數年入主殿。未識其窗有無。乘馬終朝。未知鞍轡何飾。餘可類推。其交際。視友之長。最明師法之。

視友之短則如瞽不見敬人如長者視已如役克
已已定不爲外誘所觸不爲雜念所擾惟涵泳天
上之事或遇外務決不斷其神功第略寄心於事
不悉付之

從是神學日博日深益不讀書籍不待師訓獨以閒
居思繹玩味經典中旨大蒙主佑無所不通或行
遇茂樹美花果實禽鳥等物無不取以爲揩遊心
天上認識其所以然嘗謂友曰吾游山之際惟斯
草木花卉及諸天上地下文章正爲吾之書吾之

師使漸推達天主之微妙。而以愛以歎也。

當時四方向修入院者日衆。院中之長。欲分二處。即提伯耳納篤令擇數友別立修院。掌之。伯耳納篤居任擇處僻野。其室狹隘寒薄。樹葉供食。流泉供飲。獸毛供衣。在友中如役如僕。先於難。後於易。自責自苦甚嚴。而慰人慰友甚寬。諸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天神。即天主每異寵之。恒親降臨以慰其心。以振其難。給其不足也。

一日粮罄。執事者爲聖人親兄。就問之。聖人且令持

志希望天主。將必不負。兄去。聖人伏地祈主。即聞門外有賢婦。以夫病求救。獻金若干。聖人謝祈天主。令婦歸。謂曰。入門良人愈矣。聖人因責兄勸友。謂日用微事。何庸急。天中之微禽。地上之微蟲。非稼非織。而吾天主養育之不乏。況靈民之貴善。可疑大父之慈。將不及乎。

聖德四聞。士民多歸。或乞提難。或求除魔。或欲受業。而遵其修範。即聖人之父。年壽最高。亦廢置世業。遠來投子。服從其指。苦修。逮終不退也。越數日。聖

人之妹。乘車駕馬盛服而來。聖人拒不見。妹反心愧怍。涕泣求恕。定於改圖。然後見之。多設訓誨。使終改前非。而成後功矣。

有王族高士。來見聖人議事。別時乞聖人代禱天主。祐其善志。聖人唯曰。子今所求。未幾將得。勿疑也。遂別。尚未啓行。大蒙天主開悟。明達世流之速。世途之賤。因志於道。令諸臣役自回。即投聖人足下。祈求指引。有寵臣。不悅其主去國。乃謗詈聖人不止。其主深憐且憂。求聖人面以善言化之。聖人笑

答曰。且勿慮。是臣將從君。惟俟怒息。方可有成。其主心猶未安。再三懇乞。聖人厲色答曰。勿疑。吾言無謬。寵臣聞之。更怒大笑曰。何誑誕如此乎。悻悻出門而去。行數里。日暮。入近館宿。夜中如藉針芒。轉思前日大非。肝腸如裂。悔無可追。不待旦。即起還山。投聖人臺下。傷痛流淚。自承其罪。誓願改圖。聖人泰然接引之。見其主。主甚喜甚服。因偕修不返也。

他日。赴一名郡。僅入境。見使者代主來迎。聖人視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愉色答曰非特某主遣子尚有他主自天遣子以立奇功也命使以爲迂久之多聆神訓多見靈驗竟脫世冗從聖人入山矣足知聖人之功德上於天主無事不通下於士民無難不勝又非但愛人施人也凡愛且施猶性之順苦且辱乃性之逆聖人久於習練乃至樂辱甘苦以世之逆爲順境焉凡遇毀謗損害之者非止弗報尚以德報之

有學者投聖門求容聖人覺其志未實姑切勸令自依前規精進勿改學者見却怒以掌批聖人面聖

人不動於心。不變於色。厚款而送之。

富者篤信聖人。乃賫白金數百。以給不時之乏。未至盜劫去。聖人聞之。仰天叩謝曰。上主且除吾輩之心累。恩亦不淺矣。

當時。聖人會院。近有室地十所。鄰居强取。聖人讓之。蓋地之寸壤最輕。人之和睦最重。豈以計小利。失大利乎。凡聞外人之恨姤。辱害其身。及其友其事者。必盡心力以愛之。譽之敬之。代祈天主恕佑。不匿怨。亦不鳴寃也。

有異端者骫亂聖教。聖人知之。或以精修。或以善勸。或以靈事。傾服惡類。而滅所萌之禍菑。後有兩小國爲鄰。以小恨興師。聖人方染瘧。趨往勸之。兩軍望見。棄兵聽命。解怨而歸。

聖人至一鄉村。一日。愈瞽者十有一。愈跛足斷臂者二十有八。又至一郡。三日。愈跛者十二。愈瘖者三。愈瞽者十。其平生所造奇事多類此。一日賢士數人會議教中事。聖人於茲掊闢異端。萬民聚聽。將散。或獻麪包數枚。乞聖人祝祈降福。聖人畫十字

祝告天主。語衆曰。凡患病者。但少食此。必愈。以証吾教獨爲正也。言畢。衆爭取少許。得食者無病不瘳。

自是左道廢墮。天主聖教日興。聲傳四方。士民歸化。一族人感疾失音。聖人先入主殿。祭祀祈求。祭時病者略醒。自悟重罪。乃痛乃悔。祭畢。病者復迷惑不言。聖人入顧。便通其私情。知其多積非義貨財。多誤人事。告左右曰。斯人也。困迫如是。豈無大故哉。非盡還所藏非義之財。補其所誤。終不能安死

矣。病人聞之。遂發內疚。定念改圖。祈主申祐。於是復言。得自陳其平生罪惡。痛悔之。希望天主慈恕聖人指引提勸。至其終不離也。

嘗經多羅撒大郡。忽遇病瘻痺者垂死。聖人哀之。乃對畫十字。代禱主佑。立時。衆睹清氣運流。肢體充實。精力頓復。輒起叩謝聖人。因從之。誓終世同修也。

又。歷意大里亞國米郎府。有女負魔。乞聖人憐之。聖人允諾。入殿祭祀天主。謹將所祭耶穌聖體。反身

對魔叱曰斯全能之主也汝何得抗逆據此女以亂人類乎吾唯托主聖威命汝速去立時諸魔頓足厲聲呼出不復見矣

又嘗居巴未亞鄰郡有村婦負魔者求救魔傲抗聖人曰此食蒜葱野夫何能驅我聖人不言唯令攜送於聖殿中魔益大笑曰西祿古聖人名未能驅我而況伯耳納篤乎聖人答曰西祿未能驅汝伯耳納篤亦自未足驅汝但耶穌是吾衆正主必足驅汝汝奈之何言訖伏跪禱祈主佑魔遂奔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是時有兩大家失和。聖人造國都解之。即日朝王。以重事進諫王。王順聽敬禮王后聞風請見。后無嗣。望聖人禱主佑之。聖人知兩家不和。頗繇后。諫曰。后勿拂人和。勿阻善務。然後可望天主大恩。后依命。果產一子。

聖人回忽困瘧。即時令二徒入堂。祈祝天主聖母垂佑。聖母即携二聖人降聖人室。親手除其病。遂愈。

聖人欲勸一遠友。令一門弟執筆。同出靜地修書。忽風雨驟作。門弟欲避。聖人止之。四面淋漓。聖人與

48

書者。略未沾濕。

聖人之神智日益著見。至逼人隱曲。及其隔遠未來之事。一日有遠客詣拜。辭回。聖人囑曰。汝歸即勸爾某友速更某過。否。則將罹刑禍也。客駭問曰。吾師何以知之。聖人答曰。且勿多言。惟依吾命。不爾。刑戮亦迨爾躬矣。客謹如命。而友幸改隱罪。終免刑禍也。

他日。一士特來相投。意欲終從聖人。聖人歎息謂衆門弟曰。斯士爲魔所導。意欲墻貽禍種。迨日後發

也雖然。今與之獨入。後亦與之獨出。可以不害於衆。未數月士果厭畏嚴修之節。半途而廢矣。

又。一門弟有老父尚存。即求聖人祝告天主令得善終。聖人慰之曰。勿慮。必將至是修德。而吾以此手殮葬之。未幾。老父果至入修。歲餘感病垂終。時。聖人他適。病者延五月不絕氣。聖人歸。然後言別而安死。聖人親殮葬之。

聖人在羅瑪。一門弟隔數千里病篤。聖人以神往安慰之。即愈。次日起。衆友大奇。因問故。皆賀而謝天

主宏恩嘗遣一門弟赴遠方弟以聖師年老恐往來之際不及復晤憂之未忍離聖人神達其情慰之曰見勿憂勿懼往來必安無虞尚可復晤弟子欣然行過凍河冰釋身溺溺時正見聖師前行援置岸上竟回本室無恙復晤聖師

又童幼三人辭謝世冗往師聖人未久其一廢道歸俗其二人固操向進或以其將來問聖人聖人曰二人者其一逮終淨安其一將被魔害然終無虧尚以是立功也後果如言聖人非特躬自施恩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民。即其帨巾。或所服衣。所束帶。所食之餘。與夫倚之杖。用之器。皆沾聖德能力。足療人病。逐邪魔。除禍患也。

年六十有四。病危。賢友門弟四聚歎哭。皆欲親領終言。聖人各爲慰勸。然後正體正色。舉心仰目向天。口稱耶穌。及瑪利亞聖號而逝。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一百五十三年。按長曆爲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夏仲月。門弟奉聖屍葬之堂中。其殁後所施恩惠。所逐鬼魔。所拯人難。種種與生時無異。至

所貽嘉言卓論甚多。文詞溫順。而含有大力。感動人心。所立修道宮院。一百六十所。所養士。不可勝計。

亞肋叔聖人行實第六

羅瑪有賢士曰歐弗其妻曰亞嘉尊富而難于嗣朝暮祈天主并許弘願施捨濟乏舍旅拯患以立實功因感格天主賜之一子名之亞肋叔從是賢親急於教育成童即習之文學進以道學

迨長依禮婚配婦至族衆會宴慶賀而亞肋叔獨思遯世永貞入內取環指一副寶帶一束親獻之新婦云所奉薄物姑以表情存之可爲後証若我志我事未可悉述日後自知也語畢退入近室獨居

良久。伏祈天主提祐心志。以成大功。次微服。竟挾就便金銀珍寶。逃出渡口。適洋船將發。登之。幸風利。數日徑到亞細亞地界。入厄得撒名府。親朝彼城所存耶穌聖容真像。

賢童見其地靜俗朴。遂定居。先施所挾金銀珍寶於窮乏。次服丐者之衣。或于街市。或坐聖母殿前。行乞以生。日暮料所得。留所僅需。餘復施之。率以爲常。

家衆聞其出奔。遍訪不得。父母及婦衷腸鬱結。恒以

泣涕歎息稍舒之年餘其父遣役至厄得撒訪求。屢遇之不能識。葢亞肋叔行丐大變其顏貌故也。亞肋叔則識其家役特就乞幸濟不勝欣然。

十七年後聖母殿中有賢士持教司祭。一日默思似聞聖母謂之曰彼貧中之少年雖行丐居約其道德功力孰與比賢士物色之甚喜并傳所私聞之言名跡日顯士民尊敬。

亞肋叔不悅復登洋船欲往達兒西府拜聖保祿宗徒之寶殿風逆飄至意大里亞本國登岸思往僻

處乃從天主指引回羅瑪城巡諸聖名殿伏敬古蹟以助厥精修通其神祐次走父母原室托丐者之貌乞食其門并甘冒出入來往之枉辱至門適逢其父出跪告曰旅人從往來都無歸宿惟大人素揚仁聞幸拯孤丐且不敢妄願第見容於傍廡下蒙几席之餕餘足矣父聞言不識也而深感恤舍諸傍廡之隅并命一役供給之

亞肋叔隱于幽隅日每自策不居前功屢爲市童家僕所笑辱詈撻則幸爲福而用以練其忍礪其德

加其功焉。常聞慈母少婦於室中號泣。念其失子之禍曰。向者何必希願生子求之天主。若彼急切乎。倘天主豫計其速亡如是。以遺我常憂。奈何必賜之。嗟嗟得。子而失。不如無得。得之樂愈大。失之憂愈深矣。嗟茲產業之富厚。宗統之尊高。嚴慈之衰老。將託之誰哉。若茲無辜之婦。尤可憫痛。出嫁初夕即已見棄。十七年守貞。而杳無音耗。可慰今日之憂。可爲來日之望。奈何哉。新婦聞姑哀言。偕其聲淚。迸出不止。亞肋叔恒聽之。於情不能無感。

而以正理約持卓然中立海嶽受風鼓蕩而不移精金受火煅煉而不損也如是又十七載居親之室不爲親所識朝暮更蒙其親飲之食之恒聽母妻痛哭而不少失其精修之常反如獨居無人之地靜養其德清練其功迄終不止

故至公至慈天主欲免其賢勞顯其隱德且以永福賞報即示之終期令豫備內事亞肋叔乍聞不勝欣幸自賀自慰叩謝天主不已次依主命誌生平之跡以釋世疑即索楮墨詳錄其名姓年壽及二

親閨婦一家之事勢。併其遠遯遊方之眞旨。還家始終之履歷。錄畢。病臥。未幾疾甚。執書以逝。

先是教宗於殿中行祭。國王及大臣左右咸在。忽天聲下降。明謂衆曰。凡勞而負苦難者。皆趨歸我。我必接之。必慰之。衆大驚。折腰頓首。求主護祐。須臾又聞大聲。自祭臺出告衆曰。爾輩當亟尋聖人。求彼代祈主祐。都中之事。始得泰平。毋忽毋緩。某日某時。其登天之期也。此言徧傳。都中士民徧究聖人爲誰。從何來至。藏何處所。略無形跡。惟候天聲

54

所定日期。庶幾見之耳。期至。教宗。國主。及諸臣民大會聖殿。聖亞肋叔之父歐弗亦在。皆兢兢候天主顯指。頃間有天聲曰。聖在歐弗家。衆聞異之。賢王即問歐弗曰。汝家藏大寶。而無知者乎。便令引駕直抵其家。歐弗急歸迎迓。次有從者曰。主數載所舍貧人養之廡下者。吾常察其行誼。無不迥異流俗。得無是乎。歐弗至家。逕入幽廡。乃見亞肋叔附地氣絕矣。衣葢其面。披之。遂發異光。彪炳遠近。容美如天神。手執書一帙。取之不釋。歐弗驚喜趨

出迎駕。以所見奏聞。且命家役於大庭鋪設寶榻。謹置聖屍。教宗賢王并至。敬拜。伏求聖人自釋手書。求畢即釋。乃令侍臣厄爵高聲宣讀。至於聖人所述父母新婦及巳姓名。與夫初娶之時。親献新婦指環寶帶。種種秘密情事以徵之。歐弗倏聞不覺痛傷。長嘆。忙投榻上。抱聖屍痛哭曰。嗚呼。吾子何故勞爾老父老母若此甚乎。吾二人數年所慕所嘆。惟爲不得爾晤爲憂。吾嘆聲爾既親聞。吾哀情爾既明知。乃竟不肯露迹表名。一懌爾父爾母。

豈不爲待吾至恐乎至今日纔識爾已失爾矣祇倍切吾之憂絶吾之望而已矣聲聞內闈賢母新婦慌奔顛跌而出倒拊於榻哀聲冲天苦情動衆教宗并賢王示以天主之深意明旨及聖人之勲績榮光勸慰少息且退教宗令左右恭奉聖屍抵殿盛禮葬之然因士民擁疊爭拜未能如命賢王即散擲金銀與衆少退乃士民竟不顧焉時凡瞻近聖屍者無不領受天主宏恩聾者即聽啞者即言病者即愈經久乃得送聖屍至宗徒伯多祿大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殿於此七日。父母新婦須臾不離。萬民趨敬不絕。七日後。大治聖喪。徙而葬之他堂。從是聖人功蹟愈見廣遠。民衆來朝。承其恩澤。至今不絕也。可見生前潛隱。韜跡埋名。闇然修行。惟圖奉上主之意者。其死後必蒙天主之厚酬。更大彰灼。使大衆欽仰。世世稱揚之矣。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隱修卷五 終

武林 天主教超性堂新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57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卷六　童身

15.i Volum:
Tom: 6. &c. Vitæ San=
ctorum &

III. 216
inv. 6

82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十二位童身聖女卷六目錄

一　嘉大利納　見一張

二　亞嘉大　見九張

三　路濟亞　見十三張

四　則濟理亞　見十七張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五依搦斯　見二十三張
六其里斯弟納　見二十八張
七嘉辣　見三十一張
八嘉大利納　瑟見三十五張納
九巴兒拔拉　見四十二張
十瑪兒大　見四十五張
十一篤羅德亞　見四十八張
十二德格辣　見五十二張

十二位童身聖女行實卷之六

天主聖教中。從古常有高志之女。自幼及老。不嫁不汚。勤修形神之潔。以終入聖域者。茲姑舉十二位以表之。

嘉大利納聖女行實第一

厄日多國。立山府中。有女曰。嘉大利納王室之裔。性情既粹。又習於博學之師。有令名。但未得領洗。一夜似夢見聖母抱耶穌降臨而自引手授之。時猶

年少感聖母寵照之榮意欲接抱耶穌耶穌反目拒之曰是女未領聖水以去舊染未淨不足取也驚醒察夢中所見知以未奉天主聖教洗原罪之汚故見却從是矢志正道得領聖水聖母實視其已蒙洗滌中外潔清時時增加神力復如前抱耶穌降臨耶穌始怡然容接撫慰之又以異寶持定其心

是時瑪施迷諾大王任權東朝豺虎其情橫虐衆民又原迷邪教令臣民會祭土神謝恩求福違者必

服上刑國人聞命。爭趨立山府城。遍赴廟寺宰牲焚香。以奉王貞。聖女僅十八歲。聞衆民蔽於王命。抗背眞主。叩拜邪魔。即立丈夫之志。直至堂上見王曰。君所敬所求塑像。曾聞其許否。王曰。何曰。茲所謂士神。昔不過人類。行人中。未及實行人道者。尚溺於邪欲。或肆虐殺。或施爭奪。或篡鄰邦。或奸他室。欺親累疎。抗上凌下。無所不爲。此皆古載籍聖賢所非也。庶民知之。君不及知耶。或知而不及信耶。倘知且信之。何乃敬奉如正神乎。若吾聖賢

所奉之眞主。造成天地。化育萬物。於吾人類。常利益之。提拯之。逮終保全無間無倦。是則古今典籍言之。四方賢哲徵之。多有靈奇驗之。而君獨疑之耶。然天主造制天地人物之功猶未爲甚大。若其降世。肯圖人形。甘冒世苦。以其無辜。乃如重犯。竟死難而除人罪之害。是乃未見未聞之至愛。從何報之歟。故累世明道之聖賢。幸聞而信。無不効死於道義。以盡忠而益世也。

王問聖女之言。又美其色。大奇之。默然無言。百官傾

聽讚嘆不已。王命姑收聖女於內朝。俟祭畢究處。王回朝。詳詢聖女姓名。宗族。學業。及其意欲。聖女曰。孤女宗族城中無有不知。賤名謂之嘉大利納。學業則從少年依親命。誦書習文。格物窮理而已。然雖以先人遺蔭食於舊德薄曉文藝。何敢市重。惟以奉天主正教爲重。蓋世中之尊富知藝。皆以時生長。即以時散滅。獨正道實德之功雖以時漸積終不以時窮盡也。

王聞聖女所云正教。審問多端。聖女不待思議應之

甚速辨之甚明。王愈異之。且知是論之高非庸學所及。於是命近臣收入宮。詔令國中高士即時赴朝與之辨論。未幾有高士五十人至。約次日大會堂上。彼此問難。是夜天神降顧聖女。勵之曰。學士五十人聚意合力攻爾圖辱聖教。惟爾悉恃天主能力。勿畏之。彼堦非特五十學士。尚有衆民信爾言。入于一門也。

次日學士聖女俱至。百官萬民環朝觀聽。彼此各題異論設疑求解。一老學士挺身出曰。汝以女。又以

年幼未讀古今書籍何所自恃敢輕闢鄉神獨稱揚耶穌之異教乎耶穌雖他無指摘但以被人告首爲官處究釘死於十字架如重犯然便當絕其名而驅其教況奉敬爲人物之主耶若吾鄉神古今帝王明哲之士所時祭享事奉簡籍廣載四方萬民不期而合多承其恩多見其靈萬不可疑

聖女曰茲欲究實與先須推定造物之主萬有之根惟一無二蓋物之中不能兩大兩本理之自然物主既一則其爲神最靈無始無終并至公至慈全

能全智無所不徹無所不豫皆理之必然今汝輩所敬之神悉不如是惡足敬哉且一國所供之神即已百千萬況天下諸國乎且此國所知其像其名彼必不知此國所奉其教其規彼必不奉則豈能定一尊而得實據耶況爾等簡籍所謂鄉神不過往世之人前生後死者在人世多行邪陋欺衆犯奸鬬殺攘奪可以事奉祭享而求之福歟是則我所不能明凡信主神者亦所不能解也至吾所奉天主正如前論無二無爽東西南北更無殊途

主宰惟一。教規惟一。人心惟一。所施之訓純全於理毫無背謬。惡行雖微不容。仁愛是重欺詐是責。愛衆如已。待已如衆。奚容彼我之私耶。況吾輩以見世爲流蕩而輕之。不欲戀以身後爲永常而重之。不敢忽至論天主降生居世之情。是皆至慈之功。以開世塞。以扶世道。以贖人罪。而登之天國。豈其犯罪而受難哉。即當時之官亦信之。民然之。史記之也。至教中諸聖賢則非止篤信。且傳流於後百世之億兆衆民。多見其靈跡異驗而從之。迄今

未嘗疑貳未嘗變改。夫何間然。

學士聞聖女高論。正如風披玄雲。始覩天霽。乃心誠悅服順聖女。而求指引。惡王大驚。更令他士辯之。他士對曰。以彼高士聲實騰茂。才智超絕。猶不足與辯。況臣等乎。且少女所述之理。甚確甚明。學者無能不服。奚從逆而破之。

惡王大怒。勢如虓虎。叱左右累薪熾火。驅五十學士入之。學士聞命。見事危迫。便跪乞聖女指示目。昔吾輩昧於正道。多犯愆訧。今幸片時提醒。深知往

謬甚欲少補以奉於正主効死道難焉聖女大喜扶而慰之曰公等當世明哲博學之士猶未認真主未學正道殆爲可憫茲幸知之奉之因以委命爲萬世之明哲博士足慶矣若論平日罪犯必須誠悔祈恕然後定立神志爲道冒甚固以火精煉而純潔登天上國也學士一一如教入火中

頃間諸士死教友俟夜潛往收其燼骨不意諸士之體一一全存不損一毛一髮乃甚嘆美天主弘德殮而葬之由是民衆屢聞異驗多投聖門惟王見

民衆歸化更加怒恨姑緘默以圖聖女

日召聖女至巧飾言色譽聖女族之賢色之美才識之明敏學問之淵博因勸以順從國教聖女曰女志已決任君加刑可也王聞變色吮役褫聖女衣裳以皮鞭緩撻殘傷百肢血流成渠衆民不禁傷淚獨聖女一似無傷泰然中立王令收之幽獄禁餉饋有天神朝夕入慰治其傷又有白鴿每旦進日用之需約十二日

王后屢聞聖德乘深夜詣獄賀之名將頗兒斐畧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率勇士二百護后并入獄領聖教聖女爲后明剖正邪要端聽者皆大悟后去耶穌遂臨顧聖女預勉勵其心以敵將來之大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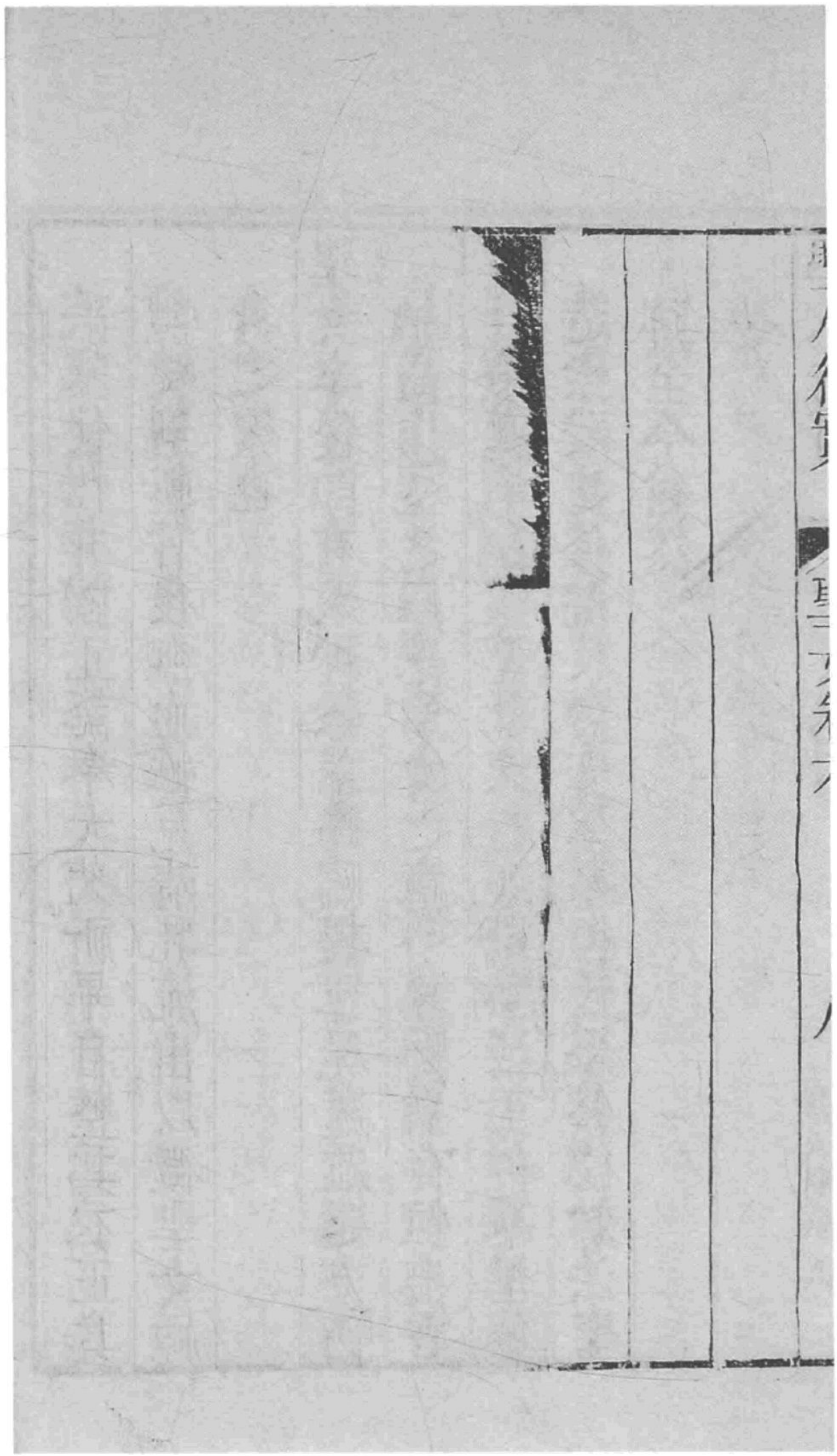
惡王聞聖女餓未死復召至堂萬計挑之終不若意怒甚乃造異常虐器其器四輪輪各環出利刃四輪相向而轉中立一木縛聖女使輪及交刳剔之聖女惟昂首仰天懇禱主祐未及轉輪見天神降至劍斷其索推散其輪木及橫飛反損左右諸役衆民見之讙呼稱讚天主異能聖女神德無可與

敵信從其教不復懼虐王之怒也

王見衆民歸化愈益酷恨將改新刑苦之后傷聖女無辜受無窮僇辱出宮直諫王不悅且知后及名將已聽聖女而奉其教即命斬之后欣然辭聖女伏地引頸甘心受刃不疑不怖名將及二百人皆死王令役并聖女斬之聖女自得色喜先伏謝天主平生之恩次懇賜受其神於天上國且勿使其身歸辱于惡人之手又祈天主凡民中有誦其名而求上佑者勿拒之終旋視衆民更乞天主開其

蔽衆使悟非歸正認奉大父祈畢自整其衣正其體受刑斬首後無血惟見清乳流出以徵聖女神身之潔也

聖女卒後即有天神數輩降臨提聖屍送遞遠方西納高山塋之以應聖女之意今墓跡猶存恒出香汁療萬病嗣後聖教大行如斯第國王仰慕聖德造崇殿建修院使謹守聖墓恒致祭修德効法聖跡至今猶然



亞嘉大聖女行實第二

西濟里亞國巴肋未府有室女曰亞嘉大者家世貴富鄉黨願與爲婚但女從少誠奉天主聖教立志貞絜誓守童貞

是時西國之權悉歸得爵氏其人習僞神法術不辯正邪遂嚴禁天主聖教違者不赦令至西濟里亞國國中掌柄者徑齊氏聞貴女亞嘉大賢而美處奉主教自誓守絜請見之絜女不獲已入見官甚慕其色私發邪情陽計不得以陰計謀汚之乃召

府中淫婦託以聖女囑令漸誘於邪

淫婦携聖女同歸以巧言時時引誘無計不施聖女正如崇岡不爲慾風搖動反責曰汝欲攻吾心而穢吾身窮力殫謀無益也我幼矢却絕正欲令汝欲挑我於邪欲歟若汝恣肆不反喪敗身名正足傷憐痛恨矣勸汝早悔否則將自召主之怒致大患也邪婦不悟復命於官

官召聖女至堂問曰以汝尊族柰何從是教之卑陋耶曰識認大父眞主而篤奉之是乃至尊之事何

陋焉官曰若是則吾輩不奉彼釘死者耶穌之教不足尊乎曰摶土刻石雕木而以爲靈奉魔爲王而伏敬之求其所不能與之福禳其所不能除之禍胡尊之有官聞之色赧令左右掌聖女之頰以禁其言次令牽入獄囑令三思聖女欣然入獄懇乞天主確祐其志。

次日官復召多爲巧言廣許福幸安樂以誘感之又以刑惕之聖女曰爾所施諸謀或以陰幻我或以明駭我者皆不足道爾所許福幸安樂豈係乎人。

即係乎人乃自忘大本而背主亦何福何安之有。若論刑僇正我所願得以報主恩者夫神魂不以苦脫去軀殼弗能登天矣任爾挺矛扳劍用火放獸聚役盡力虐害我我無辭焉爾愈酷殘於我之形愈增功於我之神何遲遲不即見施乎。

惡官聞之不勝忿發令役縛聖女用鉄鉗除其乳聖女雖痛甚不改容色謂官曰爾不食女人之乳生成乎今乃酷傷女人之乳乎官更怒再囚之絕其食深夜忽見老人默臨其室似醫者一嬰童持燭

前行漸近老者莞然謂聖女曰虐官凶傷爾乳吾在彼親視可易治聊具良藥來治也聖女初見爲男人又聽其言驚異慙愧不忍依從辭曰吾向來未嘗用藥治病也今奚敢用之惟望上主慈恤自治之耳老人曰我乃耶穌宗徒伯多祿蒙上主遣來顧汝也言訖不見而聖女乳無恙如常深感天主弘恩伏地叩謝於時忽見奇光從天降明照四方獄卒大驚不暇鎖禁門奔散同獄犯人勸聖女乘隙走聖女曰吾既入此戰場以敵諸邪豈可失

伍哉。

第四日。官復審。見悉無傷跡。大驚問其故。又不勝怒。令役熾大火。投聖女其中。聖女入火。地震。房室傾覆壓害惡官之厚友二人死焉。衆民惶駭失色。恨怒惡官無道。大詬詈之。官恐民亂。强脫聖女。又囚之。聖女自見四體殘燬。跪地懇謝天主一生之恩。次祈賜受其神於天。祈畢。泰然謝世。時天主降世後二百五十二年。按長曆爲曹魏齊王嘉平四年壬申。其聖屍色象如生。芬香發聞。左右喜慰無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土民初聞聖女卒於獄星奔瞻敬將葬之忽見天神數輩下臨手執小碑置之柩前碑有書曰潔淨之神自甘委難正爲主之榮爲鄉之保天神去衆民依主旨稱讚聖女功德連侍墳墓祈禱祐庇

惡官聞聖女已卒便往聖女本郡籍其產業行間下馬渡河馬齕其面蹄其身推溺河中死不復出是知以非道謀害正道者終害其身也

西濟里亞國有最高山曰厄得納山頂恒多積雪頂穴中發火焰不絕一日山震異常乃吐硫黃火衝

潰甚河溢泛四境所值人物樹木房屋皆燬近山大郡名加達你亞聖女之寶體所在也城中之民以逼火苗無措群趨聖女墓上謹開其柩取蓋聖屍之紗對火流張之并祈聖女扶祐火如有靈對聖紗伏滅矣從是四方感激聖恩崇奉至今八十年前是山又出火溪肆流郊外隨其所至燬燼人物將入一莊莊主幸存聖女墓中紗少許即以爲小旗置於竿上對火流立之懇乞聖祐火至旗處分二派左右行避其莊而過之。

路濟亞聖女行實第三

路濟亞生於西濟里亞國之雜拉裁名郡世家富貴而賢少學道幸識天主有造物之主公宰世務賞罰生民即志于早修終身守絜

父故母議姻路濟亞解母氏意不悅即或隱或露以志示母冀勿奪未幾母病危女思拯之聞鄰郡亞嘉大聖女生前建立奇功死後每恩祐所歸往之民即勸母同往聖墓祈佑路濟亞祈際忽似睡見聖女自天降臨衣若絺繡光輝無比千萬天神擁

護笑謂曰路濟亞爾爲上主所祐潔女自能施澤何必我吾慈主鑑爾德推爾分拯爾母疾瘳上主昔以我爲本郡之庇蔭今以爾爲本鄉之楨幹矣葢凡潔修者最合主旨爲主所甚安之居處焉

路濟亞醒告其母曰母疾愈矣母示自覺病愈同伏地叩謝歸伺便謂母曰我志在修貞茲吾母又蒙上主慈憐治除危疾理合圖報我既有舊願當償幸毋勿爲阻碍又有所請母曾許金若干爲嫁資是宜即賜以便分施母欲留資待殁後與之女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待死而施是不獲已安得有功生前施之功始大也譬之夜行必燃炬於前照塗之險豈遺之後而背是照乎現世也幽險也欲圖升天而非前發功德之光輝難免貿貿矣毋乃以嫁資與之聖女即施之貧人。

向所許配者忽聞聖女不欲婚又捨其財誣告于官蓋昏人心者無如色財二欲并攻無不犯矣官召見聖女審知幼習天主聖教又盡施其豐資厚產乃且勸且懲使背天主而歸土神聖女以實論詳

析王教之正。他法爲邪。官笑其迂濶。聖女曰。爾事地下之主而遵其旨。吾欽天上之主而奉其命。上下命旨。不可並依。則從上者何謂迂濶。倘不論理任意處之。官怒厲叱曰。汝既傾敗先業。何必妄辨聖女曰。爾論我產業乎。已藏於深庫。勿復貪之。若色慾淫汙。則我從小恨惡。凡背正主而趨異端。懷私意喪良心者。皆屬姦邪。皆可恨惡。何足論耶。官聞憤躁不寧。欲加刑以遏止聖言。聖女曰。凡蒙天主斯彼利多三多格其潔心者。不能無言。何可止

官曰吾且令爾入邪淫之院以蒙不潔致斯彼利多三多之棄爾奈何曰凡身被强姦而志辭穢樂者不爲淫汚非特無損功德尚倍益也官叱隸卒驅入婬院卒依命共牽之不動益天主欲顯其聖安定潔女之身非衆力可移也官大異致數牛加索引之亦不動官疑爲鬼術招師巫咒驅之以魔伐魔師巫趨命致力窮術終不動

惡官不勝忿辱厲聲叱責刑役聖女解之曰何必自怒自虐已甚乎倘爾未徹天主聖能於斯便足審

而驗之官不聽令隸卒多集乾薪入以松香桐油硫黃助火之物環逼聖女燬之聖女居中四被火焚竟無傷損謂官曰吾已懇求天主姑延此諸苦刑使凡奉教者明知其全能而篤信固守之若其未奉教者并賜令以此開悟歸服也官益怒令役斬之聖女歡然服命先設教以切勸同志之士俾勿忌世苦勿憚刑雷其言曰世間之大勢盛榮如日及花朝茂夕瘁何足畏耶若國王則天主容之以練聖賢之德後此必將見絕不使恣虐善民矣

從此吾主聖教庶得太平且大興也

言畢聖女引頸受刺氣猶未絕衆傷其無辜并怨惡官之暴虐即時倡亂牽惡官于市囹圄困窘終論責之於王爲天下僇也是知爲政者不可倚勢枉法倘蔽于色貪于利放辟邪侈以凌其民是自求禍而召無窮之辱矣若吾聖女親見其官受大惡之報尚哀憐之葢聖賢之心愈仁亦愈恕以恩報讐耳

聖女近終之期幸領耶穌聖體寧靜而卒時天主降

生後三百餘年冬至月。按長曆在晉惠永康以後也。教士謹收聖屍葬之爭所迨正教大興乃建寶殿以安聖骨屢見移遷最後安於意大里亞國物搦撒名郡迄今猶時蒙恩澤。凡失明者。以誠志懇祈聖祐。槩不虛所望焉。

則濟理亞聖女行實第四

則濟理亞羅瑪人族世尊富乃夙承家教內懷貞善外有儀容全備中節年長德力日壯修志日堅明識世務鄙陋思以脫其淪溺自誓永守潔貞且避人而修獨也

未幾父故母未達女志欲嬪於賢門女聞慟哭朝夕懇祈上主默祐母心由是入于幽居專務神工嚴齋苦修塞諸外誘未久具成聖德而母所擇配者如期至親戚鄰里宴賀獨聖女皇皇不悅自思良

計呼其贊夫曰哇肋里吾既以禮與爾婚大不獲已吾有要言語汝汝勿妄洩吾自少志於貞絜誓終不嫁幸蒙天主賜以一位天神時在左右保護吾身倘爾敢於褻瀆恐致大禍若相視以兄妹絜情則爾亦將獲其寵沾其澤矣

哇肋里聞言大驚答曰是言雖善不可遽信欲我信者使我親見爾之天神方可聖女曰病目不足覩杲日之光欲見之須先篤信天地之主而欽崇之次恭領聖水滌除舊染庶幾乎夫聽聖女神論心

漸開悟求見天神之願益迫於是切問聖女何由方可信奉天主而領聖水以致成功

聖女大喜即指晤教主求訓是時西國之王迷於僞道故教主與其門弟百千餘士隱修郊野哇肋里從指出城至教主隱處入叩盡述其情并傳聖女意教主欣喜不勝即叩天主祝曰至慈吾主爾爲絫情之源向所賦美種於則濟理亞之貞心今已成實正可喜收而登之天上也夫人往爲虎狼不可與論茲者貞女化爲羊羔使來求教豈不可慶

幸收之聖門乎。携入後庭相叙。忽見一天神借長年狀貌臨至衣潔白如雪。手握金書曰。正主惟一聖道惟一道門惟一聖水而已。哇肋里初視驚怖昏絶於地。教主撫提令讀之。讀畢大悟。即以誠心求教主指引。教主留之同宿。徐徐叙釋經中微旨與其道之要端。辭回。

將入室。遇聖女切務神功。并見天神爲美貌嬰童之像。遍發異光。侍於其側。而手握香花二冠。視之悚慄伏地叩拜。於是天神携一花冠献。則濟理亞又

提一冠獻哇肋里謂曰。夫二寶冠乃天上不花所成。非世間物。吾至慈耶穌賜以表賢夫婦之潔情。正可嘉愛不朽矣。若此天花恒久芬馥恒久鮮華。非潔清之目。不足見之也。又謂哇肋里曰。緣爾篤信新婦之言。天主遣我特來顧慰。茲爾幸獲主寵。任意祈求。未有不得。

哇肋里感激對曰。室中獨有一弟。我所甚愛如我身也。辭邪歸教。是我所求。天神曰。爾弟不日來歸。何慮。且兄弟二人。終將冒義難立奇勳。

言畢不見而甡肋里之弟抵布忽從外至正入後堂聞香氣大奇之問故兄曰此香非凡俗有上天所降奇花也弟欲聞其詳兄乃乘機敘陳天主聖教之正理勸其誓絕平生所習左道談論之時天主默祐其志助之辯力通弟之心使服理而從教矣抵布并蒙親見天神下臨相慰亦倍加神力焉

兄弟道心日明博施其財廣傳其學善名遍著都官聞之拘至公庭究處賢弟兄明證主教獨正多受艱苦不屈不變竟受終刑以徵天神之言

聖女聞夫與弟幸死道難收其屍葬之爭墓盡散其所遺貲業施諸窮人意以豫防貪司之强雷耳不久都官知二士資產頗厚即拘聖女至堂問二犯資業何在聖女曰昆弟之資收藏于窮人之手安矣固矣官怒目視之命其反心依命敬奉士神否則有損無利也聖女曰棄人物之真主奉鬼魔之邪法豈合天理豈爲忠孝若以循天理盡忠孝而委致其命乃無不利夫焉損乎

官聞更怒令役牽至神廟强使拜敬倘抗逆立斬之

21

刑役却將行命乃見聖女年弱貌美財富甚傷憐
亦切勸之聖女曰爾憐我甚謬矣我所遵之道盡
知其始其終無所不正爲正道而得委命眞福莫
大焉請以俗事取譬用土易金用石易玉愚者猶
知之能之乃以地下之卑陋易天上之重貴又以
本世之暫苦易身後之永樂是非智之事耶茲我
雖暫時爲義爲道棄世絕俗冒苦受難致失身命
然吾功德日積吾眞命固存於天永不壞豈足
傷乎若爾等衆蔽於陋俗迷於微利久失正道日

以流蕩不能反本則足傷憐耳。

刑役及其左右小民聞聖女實論深感服膺立志改邪合聲大呼天主耶穌爲人物之眞主不可不信不可不奉聖女見衆皆向道引之入室與言其詳衆共四百餘人聖女咸厚待之又請教主躬臨依舊規引入之。

都官忽聞聖女未服終刑又率化刑役及其民數百忿怒異常令火爇溫室投聖女其中使醫閉而死聖女入焉不懼居一晝一夜略不見傷都官聞之

甚愧。罔施其刑。令役斬之。役領命突入室內。遇聖女方務神工。乃拔利劍挺前。三刺其頸。悉不中。衆役大驚悚慄而退。不敢再犯。

聖女蒙主存之三日。依然廣接諸人。以正氣善言勉勸。令勿屈苦難。教主感激聖德。深夜造其室。而晤慰之。聖女叩謝曰。愚前祈求上主賜寬三日之期。欲將內外資產。盡以施舍。今幸吾大教主至斯。懇代施之。若此室雖不蠲。倘可成小堂。以事天主。則所至望。教主皆慰許之。越三日。聖女安然其潔神

棄軀升天矣時天主降生後二百三十二年按長曆爲曹魏明帝太和六年壬子教士殮葬聖屍後從城外移于城內多負魔患病失安者趨墓求恩槩獲聖祐也

人行實　卷八

依搦斯聖女行實第五

依搦斯羅瑪人。生於富貴之家。少年幸蒙嘉訓。正如良田藝以美種。百倍農收焉。始識人事。便絕兒戲專務實學。致力內修。誓守貞潔。

十二歲有都官長子。聞聖女賢而有色。請姻。父母以幼辭。其人不能待。俟女偕母出門。迎而面請之。強納聘禮。聖女驚駭叱辭。其禮曰。愚徒無恥。乃親見潔女乎。蚩哉蚩哉。我久矣自有所親所從之主。非俗人。亦非世居。乃謂天主。又謂人也。論其天主之

性。有父無母。論其人之性。有母無父。其尊無對。其能無限。其善無際。茲我親愛比從。必貞潔如前。更將十倍其功。可棄之而姑配汝哉。言畢遂去。

公子聞言。疑聖女別愛他婚。以辭卻之也。疑愈深。怒愈積。思愈甚。竟病矣。父聞其故。即召見聖女母子。施禮厚接。好言相勸。令勿外其子。聖女約述其所以不可婚者。即辭歸。都官不樂。令左右再三稽訪。乃知是女習學天主聖教。以道心誓期守貞也。即復召謂之曰。汝意原在守貞。即宜入物斯大之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守其祭祀。物斯大。乃古諸室女所誤事名女。倘汝有宮。有廟。有潔修之女者。居之。又不入。吾將發汝嬈院矣。聖女曰。不必多計。且勿怒。吾立志非輕妄豈以巧言。或艱難可奪哉。吾既不違吾主以從爾子之婚。況違主以禮木石無知之像乎。請熟察自當覺之。若云推發嬈院。則有天神時刻護保我。我所事天主耶穌庇祐我。我不畏。

都官大怒。令役卒盡脫聖女裳衣。從市中擁至嬈院。天主當是急。即使聖女之髮頓披至地。正足蔽身。不使露體。既至。役卒推之入內。外招嬈童辱之。於

是聖女明見天神降臨以潔衣衣之次發異光四照幽暗人目所不能當聖女甚感伏地叩謝慈悲之主并求加力確志以守其操

其間嬈童四集入院即見異光圍照聖女及其所居輒大驚速退不敢近亦有悟爲天主所祐不可汚者惟都官之子深迷於邪濟以久怒不顧而入天神即殺之戶內其同來嬈友候于外久不出入視知之滿城傳言謂聖女用咒術殺公子都官視其子厲聲嘆哭不止次詈叱聖女曰巫魔之徒若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敢欺吾子。以邪術兕死之耶。聖女曰。嬈人所自召禍。勿以尤人。汝子初至斯。同來之人。一進便退。皆無患矣。惟汝子太迫於邪。恃勢抗理。唐突而入。故遭天怒以死耳。

官默然無言。漸悟。乃懇聖女曰。既小子獲罪天主。慢瀆貞女。祈勿憚加志爲禱。天主宥其愆犯。令之復活。若幸蒙恩。足知其死之禍。惟所自取。於汝無與。況其得甦。必爲天賜汝之功德。吾子孫銜感。世世不諠焉。聖女曰。官長久從異端。恨攻正教。將用

何功。愚何理。望天主郎允所求乎。雖然上主至慈。其雨之澤。其光之照。槩施於善者惡者。或可希賜公子復甦也。姑請退。俟我伏禱吾主。官出。聖女盡力加志懇天主姑恕狂童之汚志。令其復活。以顯主能之大。主教之正。且免愚民貿貿蕩於邪也。

祈禱之際。天神格思。先以好言慰愜堅固之。後許令死者復活。遂不見公子復活。不覺出院門大聲呼曰。天上地下悉無他主。惟諸幹利斯當所事之主。乃眞主。是獨全能至善。大智極公。完滿備足無虧

無蔽其外士民所供之神皆屬虛邪不足憑信況以爲主哉都官及其民衆大奇之因稱謝天主之能益少女之身無力可恃乃赤入嬈場而不蒙不潔水中不濡火中不燃且遇讐不復反以恩報使死者復生嬈者遷潔似此事情非常不有上主寵祐能若是哉

乃惡徒恐其教衰即聚噪煽惑人衆曰是鬼魅嬈女奚不速死敢貶古先所崇鬼神迷惑衆心生者用術使死死者施咒使生行惟沽譽欺罔賢愚是豈

27

法紀所容可置不問耶。都官聞言。又驚。雖心感聖恩。第恐魔徒依附民衆生亂。姑入後堂委屬官代審。屬官不待審辨。坐聖女罪死。令役焚烈火。投聖女其中。火如有知。服認聖德。分趨兩旁。飛攻左右刑役。而焚燬之。聖女感上主護祐之恩。叩謝不已。并求增其志力。祈畢。猛火即時自滅。民衆感動大譟。官恐激變。令速斬之。役舉手。手失力。身慄毛豎不能行刑。聖女乃怡然命役。心定自伸頸受之。時僅十三歲。天主降生後三百有四年。按長曆爲胥

惠帝永興元年甲子。教士送聖屍出城。讐徒嫉其光榮。糾衆縱橫追殺。天主當是急。即地震山崩雷轟電掣飛擊惡人。衆驚散。即葬聖屍於本莊。聖女之親深傷哀哭。未常離墓一夜。止坐墓傍。切念忽見古聖女一群。皆盛服周身遍射異光。漸至其女。示在更晃耀奪親之目。告云。親何哀爾女如亡人乎。胡不慶我以獲天上福耶。言畢不見。親始慰而歸其室。從此教中男女密朝神墓。多沾其澤。越數年。國王之公主。恭斯當

祭亞譯言堅固持志適染惡瘡莫能治聞聖女至德及時時所施之恩雖未奉天主聖教然已獲聞其畧便登聖墓祈望聖女并治其內外之病祈禱之際忽寤成夢似見聖女從天降謂之曰恭斯當祭亞勿忘爾名字中所含嘉旨即立扃志固操天主聖教疾始可瘳身與神并無恙矣言訖公主醒其瘡已脫然無跡於是感佩靈驗即時領受聖水進入聖教然後造大殿於墓以誌聖女功德又效法聖修謝朝絕婚居約入靜切務神修至終不改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里斯弟納聖女行實第六

[亞]忠大里亞國有湖曰杭兒色納湖中一大郡曰弟樂湖屢氾居民避之今僅存舊址耳郡中昔有亞爾齊者族最貴生聖女其里斯弟納亞爾齊每奉命布政方國皆有成績名聞遐邇遂掌郡事時朝中深迷於鄉神邪術諸當事者槩惑之

其里斯弟納雖生長非道之室但聞天主聖教之旨一心向之勤守固持父不悅圖奪其志乃聖女早蒙主祐年雖幼已有壯老之執持故不爲邪誘且

日加正志以增神力。忽遇父所供金銀僞像。私毀之以施貧人。父聞大怒。將重懲之。聖女弟以仁施爲功。欣然服刑。父愈怒。次日令數役褫女衣。以鐵爬殘其體。聖女以仁施遭極刑。不惟不怨。視其血尚以自慶也。

惡父愈發嗔怒。令役造鐵輪懸空。稍離於地。輪下熾薪炭。炭上加脂膏。益火之物。縛聖女輪上。使旋轉漸受熱氣燋炙不已。正當是急。天王即發天神護聖女之體。反火飛焚左右人役。傷死者多。衆各逃

散虐父怒無如何。暫囚聖女。聖女伏謝天主異恩。
并求賜加神力。以堅其守。幸見天神下至。以嘉言
賀而勉之。又以天藥治其傷。立復無恙。
僅踰一日夜。虐父又提至堂。視其傷無跡。更怒。令係
巨石。投之湖中。天神仍援置岸上。虐父無謀可施。
躊躇良久。又囚之。嗟乎。虐人之愚也。不思上主至
明至公。無所可逃。方反復圖謀以終殘其女。夜卧
死矣。嗚呼。惡之甚者。招禍亦稱。以其刑之重。悉補
其來之遲焉。

虐父既死。數日間國王銓補郡官。官至審聞前事。令具大鼎燒松香硫黃等實之。縶聖女投其中。聖女視鼎沸。悉無懼色。惟畫十字以入。終未見損。惡官大怒。令削其髮。剝其衣。送之土神寺。逼禮其像。聖女方入寺。諸像自仆地。敗爲塵土。官不勝怒悶絕於地而死。宜哉天僇。圖害人而先自受之也。衆民神悚。且奇天主聖教之異能。不待人勸。棄邪神而歸化者約三千餘人。

新官又至。提審聖女。聖女固執如前。官令燔窟而入

聖女聖女入居窟中。五日纖微未損。官乃拘之黑牢令師巫用魔咒驅毒蛇殘之。蛇服馴不能逞毒。官反覆猜疑未解其故即更枉虐令割聖女之舌以絕其言。聖女不辭舌既割聖女仍言官聽之愈怒令縛之高木四面射之聖身徧被大傷無所容矢而聖女願爲主爲道嘗苦受難不知厭焉竟以皮破肉裂血流氣衰漸底終期

於是聖女自悟其功將畢先謝天主一生護衛之恩然後懇賜解其形軀之滯容神魂登上天國面覩

主光。偕享無涯之福也。祈畢靜逝。時天主降生後三百餘年。按長曆在晉惠帝永康以後同教者瑩聖屍於靜地。後未知何因。移於西濟里亞國巴勝末郡。士庶歸向至今承其捍衛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嘉辣聖女行實第七

嘉辣生于意大里亞國亞細府父尊富多武功其母行仁爲務親遊天下名聖殿宇以盡其恭敬益其虔修嘉辣胎時母豫懇天主賜之易產聞聲自天降曰勿慮汝將產奇女以其德光彪炳四海增榮宗族不久果生女名嘉辣譯言光明也

穉年即豫顯聖德之祥性情善美儀貌端莊動必循理內謙外和防邪趨善不好戲樂好獨居多誦多思道中神理及古昔諸聖男聖女之德行貧乏之到

門。即施之衣。必清潔。第單薄。庸常。或親命華服。則先以樓毛附體。年愈壯。於道愈明。於修愈定。乃自思不謝。淫樂不能成功。故矢保童身。迄終不汚也。至笄年。懇求二親勿阻其志。仁親感德不敢終强。時府中有聖方濟各者。已統數友。敷教率衆。苦修適聞聖女高志。遂密爲陳訓。指引提進。終使聚同志之女。立潔修之會。入靜遁世矣。其父母惟恐女行卑。約玷其尊貴。每叱責之。百計以灰其志。使歸本室。聖女不聽。益堅確。自持譬之鐵釘。擊之益力。入

之益堅耳。

聖女名閨日達。四方之女凡志於貞於道者。必歸而師之。女衆日聚則廣其宮舍之。以財給之。以言誨之。以身倡之。既以德高冠群。仍以心謙下衆於宮中。喜行婢役事人。滌足布席。撤器灑掃。盥衣扶病。遍趍諸急。以抑其身所承人之資。悉施之。有外來物品。禮接而以自給。有餘則又捨之。不久留以寄次日之望也。

日丐者過門求濟。時方乏之無可施者。僅得熟麪一

包聖女令分半予之至用時取半包畫以十字默乞天主賜補其不足乃麪包少許隨見增長足供五十女人衆即感謝天主佩服聖德也

他日室中絕油聖女自取空鐔令執事者乞隣少濟執事者携鐔欲出忽覺鐔滿細察之知天主已賜之不待乞矣

若其簡身之法極嚴極精衣麄食薄罷陋寢地枕木以駱駝毛結爲內衫粗索繫腰寤寐不間專務神工因是每蒙天主親臨慰其苦進其修也聖女以

多涕泣。目病。邪魔乘而誘之。見異形曰。貞女居修何必多哭無度耶。非止淚將失明矣。女會之治。安得成乎。聖女悟爲魔計。答曰。若我爲主得至失明。何幸如之。吾會中事悉托上主。豈足慮哉。若爾諸輩。久失明心不能自起。而對視天上之真光。真可傷魔遂不見

是時遠冦入國界。浸至本府攻城。聖女聚諸會女恭捧殿中所守耶穌聖體。出門對衆前伏地叩祈曰。吾至公至慈天主。勿外小婢忠言。斯諸潔女。向棄

世榮世樂入此隱修而事吾主。幸勿使其臍險而被寇辱也。隨聞天聲答曰。吾目在斯常降監。豈不爾祐。時寇虜正欲用梯登城。忽大驚隕墜潰散去。數年後。又有敵軍來攻。聖女仍携會女入堂。伏懇天主護救。是夜敵軍亦意外驚散。

由是聖女功德日著。每以奇事驗其妙道。四方之民趨敬求恩。凡被魔壓者。聖女誦畫十字聖號。遂去。其病患者。困鬱者。特求聖女出一聲。或賜一拊。不論輕重。必獲痊愈。若聖女形身雖以苦修且病久

臥絕無憂色亦未嘗乞天主治除之蓋知病以練德有益無損也

聖女四十二年勞於院務修治衆業老而不懈痼疾日深於是自覺終期之近即以爲樂因聚餘力加勤以備上天之需時教主忽聞聖女病危亟欲親見德光遂往顧甚悅即以其平生過失悉賜赦之

此時院中諸女見其德母將逝不勝痛切聖女以神色慰之因懇勸之堅志絜修慎毋以見世之暫微棄身後之永巨也聖女有姊亦在院不忍別求携

之同逝。聖女姑慰之曰。爾期未至。且勿急。與其以
已心欲速之。寧俟主命而謹奉之。奚知爾終期或
不甚遠乎。言畢。默然深用神功。思天上事。深夜幸
蒙耶穌及聖母俱臨接隨之恬逝焉。時天主降世
後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按長曆爲宋理宗寶祐元
年癸丑。衆女葬之本堂。千古存其聖跡。沾其神澤。
教宗依例。察審其生平實行靈驗。入於聖品。令萬
民仰敬効法之。

嘉大利納瑟納聖女行實第八

嘉大利納生於意大里亞國之瑟納郡名與他聖女同故以地號別之二親俱仁善毋更自乳得其餘清穉年即顯將聖之驗六歲偕小兄弟出游幸見耶穌坐於傍殿之頂左右有伯多祿保祿及若望三聖侍立而俯笑視之少女大喜心目懸向趾不能持兄弟呼之不應推挽之方悟則如失去孺味大哭

從此存存于心絕去戲玩天主益寵愛之每以古聖

形跡默示引導使立志取法少女幸得天主指引潛入內宮隱跡多誦多思希言希出日用所給惟取薄需餘悉以施窮人凡值同儕少女必切誨之勸引修潔常讀古聖功蹟輙思效法一日畧取用糧獨趨近山幽洞意欲隱修自思年歲之弱獨居之難復歸家至七歲誓守童貞是後觀世俗之汚外誘之賾恐自固之難至擬男服依託聖會賢士以圖勤修再思不可仍居其室俟天主命之父母兄弟見其聰質實行仁術無不奇愛至應婚時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擇良配聖女聞知百方阻之與其失貞寧失命也父母不許乃毀容父母大怒令執婢役難之聖女則以遇辱爲德資加志聽命甘執賤陋忍詈辱身愈困心愈樂父母虞其不堪私伺之一日至其室見聖女居隱處默想有白鴿在其頂因知其女必爲天主寵表始加恭敬許之守潔

聖女既得志日奮進不暫止如川流久受坊塞忽獲通遂竭所積力滔滔向往矣尤切想猛進之功則見古聖篤明裁自天親降顧慰曰潔女勿慮不久

汝將入吾所立貞院。任意鋭修也。言畢不見聖女忻然懷望姑入室中隱跡苦齋重責肉體倍昔。一以絕諸欲之端。以謝耶穌昔爲吾罪受難之恩也。

若是數年天主引入絜女聖會。若素無功者。每約其身卑其心行役如奴婢。欲克輕言之過。不言三年。日積月累。功深德著耶穌時時臨慰以教中微奥親示之。一日謂曰。汝得知吾與得知汝乃眞福也。吾乃萬有之根原。衆善之歸宿。汝不過前無今在

小物耳。又曰。汝勿勞多慮多務。惟思我。我將汝思即汝諸務皆安妥無疑矣。從是聖女明識天主監督其務大悅且安。不敢妄躁。又識其力自不足憑恒省心約氣馴情。不敢居其德也。

精修已深。德已超越。惟邪魔妬忌。萬計出入。圖或濡染擾害之。即投穢念。又以穢像煽熾其骨髓。聖女急防其微。不使其身安食安寢也。得滅穢火之烈。幸見耶穌降顧。訴之曰。吾主迄今何在。棄我於斯難中。不救乎。耶穌曰。吾與爾偕。不暫離。曰。穢念中。

吾主能安坐乎。耶穌曰。是念汝容之否。喜之否。聖女曰。惡敢喜之。尚恨之甚。吾主知之矣。耶穌曰。成功在茲矣。由是聖德彌熟。邪魔彌妬。

聖女思立奇功。請惡病窮婦寓之已室。卧以已榻。親治其瘡。日夜供事。無柰久病煩苦。或被邪魔煽惑。多見忿怒。略不感恩。反妄談是非。以沒其功。玷其聞。聖女加勤服役。以仁行塞彼惡言。又懇乞天主勿罪罰之。耶穌乃親顧。右手執寶冠。左手執茨冠。謂曰。任汝擇其一。冠之。聖女便擇茨冠。曰。吾主向

日爲我甘受苦難。我可辭苦哉。執茨冠弁之於首甚痛耶。穌善其志。勸勉前進。大功將成也。病婦忽見異光。從天漸布。覆幬聖女。昭灼四方。大驚即悟其誹謗之非。因悔而改。揚聖德焉。可知聖賢不畏非理之辱。尚以邪魔之計。爲累德立功之階也

然邪魔增恨。乘深夜以杖毒撻聖女。垂斃。他日又將投火中。聖女知魔計笑嗤之。

一日。爲病婦治瘡。忽視濃潰。不覺嘔心。不敢就之。少頃猛醒其德之弱。且欲全克其私。便以口緩吮其

瘡。俟嘔厭之心盡尅。方捨置焉。他日覩是瘡又覺稍厭。欲仍前自克遂吮瘡濃飲之。次夜耶穌臨格嘉其高志。以天上異樂慰愜其心。并使此後七情平和。不抗理命矣。

聖女習道日久。德嗜愈深。因厭世味愈切。飲食不甘。胃日衰。倘順長命。强筋。必吐所凝。思注嗜惟耶穌聖體。一領則心志大悅。腑臟充飫。精力加增。而不退減。同伴女奇之。嘗謂其天神之品。以天上之氣度生。雖在人世中。亦不着人世事也。

至其哀憐窮人。一見五內傾動。以其衣食之適病聞有寡婦困乏無以養子。即仗主祐力疾負麥一包。酒一尊。油一器。乘更深趨置寡婦之門。不使人知。一日於天主殿誦經。見丐者。聖女止有銀小十字架。輒捨之。次夜耶穌降顧。出其銀十字架謝之曰。斯者至公審判日。吾必取以証爾德。償爾功矣。聖女出。有裸者乞衣。解衣與之。再乞內衣。又入宮解與之。又乞一襲。以衣其友。聖女無可捨。懊恨如失。次夜耶穌降顧廣稱其功。即以神之寶衣

賜旌之城中聞有貧婦瘡患遍身無人顧視聖女示勤事之調其食布其席治其疴朝夕不離病婦因其痛煩或恣而忘恩生恨生厭或出非禮之言叱詈之聖女若罔聞仍急役倍功益知修德者必不以事順而進事逆而退惟慕仁義圖合上主之意事或順逆不以間其進進之功也

有刑官問擬二賊絞罪服刑之日二賊先受鉗鑷之刑不勝痛苦忿怨不伏聖女聞之憐其錮蔽將墮魔阱而永失身後之安即趨市懇勸并求天主開

其深迷。二賊反心謝罪甘刑不變矣。士庶之倫。一面聖女之德。如披茅塞。多改志遷善。

聖女父病死。恐父魂羈煉獄中。即致神力。代求天主早收之。倘有宜煉之罪。甘以本身當之。天主果允。即收亡父之神。引升天域。而使聖女代受其終身患病不瘳也。後其母病危。左右勸以豫備終期之事。母不悅。蓋世人多戀目前。不思本世特爲僑寓。豈可妄自爲地主乎。聖女乃代求天主啓祐母氏。善其歸路。母竟不悔。冥然死矣。聖女不勝痛極。伏

地懇祈天主。勿棄母氏於大凶。天主即令母魂轉身復活。延至八十九歲。復活之後。多冒苦難以消前愆。

聖女更感天主洪恩。日勤德修以報之。天主屢賜臨慰勵。弱決疑。發明道中微奥。至示以將來之事。人心之隱。士民每見靈驗。或求理病解患。或乞指迷。或乞驅魔除魔。聖女孜孜救援。無類無私。晝夜不倦。凡男女老幼賢愚皆仰慕歸從之。爲父母爲神師也。至聞國政不仁。或臣職不忠。或上下不和。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直諫亦無不允納。

若是三十三載拮据積修。施仁積功。俄成瘧疾。默知終期已近。因殫神力以務陟天之路。設訓勸衆。忻然安逝。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三百八十年。爲大明洪武十三年庚申。聖軀鮮潔馨香。修友葬於院之傍殿。善民致敬誦功求恩。而得寵者迄今不絕云。

聖人行實　聖人行實卷六　四十一

巴兒拔拉聖女行實第九

西南國厄各府有聞士曰第阿峩者。尊富之家。一女名巴兒拔拉。少習嚴規。稍長父鎖之深院。少女雖生於異端之家。幸得早聞天主大教。即信從之。至深鎖乃自慶得乘此精修矣。

自茲朝夕捫心審究內意外言及諸動靜。有妄悞者。必如嚴判責懲。誓改於後不爽。餘力則默思天主所施恩澤。以感以報。或追造物之始。萬世之運。正道之開。聖教之驗。天上之真福。因更徹曉誠德之

根玩味永久。始肇實修之端。幸蒙天主指示人世甚陋甚虛。人生極弱極脆。人難最多最煩。即圖豫塞其流防害。矢志守貞。

數載。父擇婿配之。女不從。父怒且憂。乃姑他適以寫其懷。并望少女之徐改也。未行先造湯泉之室以居之。畫圖與工而去。主女視圖令稍更其制。於內宮開三牖。以像天主一體三位之意。於中立一柱畫十字聖號。以提耶穌爲民所冒苦難之意。室成病者就浴。無不立愈。

數川後父回見所開三牖所立柱所畫十字印號問故聖女因述其所學以實理爲據靈事爲驗又以古聖近賢之論爲證又論其父所敬土神甚爲虛誕無理可據父怒拔劍直趨斬之聖女奔匿忽遇巨石石自裂一洞僅足容身聖女入匿其父追至竟獲之出杖良久鋼之內宮以迷惑異教訟之官官異之乃善言切勸令從土神聖女笑而不應官怒又杖之又令以樓毛擦其傷聖女不變色不作聲反如食旨甘忻忻自得執志不悔也令囚之是夜

耶穌臨慰療治其瘡更勉固其志。

次日官提聖女再審則傷已無恙。大駭。因歸其功於偽神。又勸聖女。聖女不從。官更怒。令以鐵爬傷其體。繼以火炬燃其傷。又以銅鎚擊其首。聖女不屈。惟以心以目仰天籲禱上主曰。至慈吾主。小婢之望悉賴爾庇。無他係。實係爾肯。無從他求。懇乞勿棄勿使屈於暴虐之刑也。官又令役割聖女之乳。并去其衣。押行街市。以警邑中衆女。聖女心不動不怍。弟去衣時不勝羞憫。向天求主曰。造物之主。

爾以全能於當時以夜雲蔽天。亦於當時以夜蔽地。
茲求以衣蔽吾體。勿使赤身受辱焉。立刻有光明
之衣護之。體絕不露。行畢復回。官見聖女已受多
刑。畧不降屈。無計可施。即論斬。聖女之父自充刑
役。以斬其女。聖女伏地叩謝天主生平之恩。并求
日後凡有托其分祈乞聖祐者。勿外之。勿負之。即
聞聲從天云。潔女。既盡忠誠應合遂登天域。以享
大功之報。若其所求無有不允。聖女正體引頸迎
刃。欣然死於乃父之手。父方大喜。迅雷至。擊死。官

亦死是知罪與稱罪之僚爲伴並行不離也

修士塟聖屍於新墓善民多領其恩有士篤崇聖女

每念其功一日寢於榻烈火至乃醒已不可脫即

想尚未悔罪未備善死之功幸記所敬聖女求其

顯聖聖女即降張聖衣向火火滅次提修士出之

曰緣汝向敬我祈我故天主賜振汝急寬汝命

至旦汝宜善用以清罪惡以備不虞修士如命悔

慚前過謹領耶穌聖體受聖油次旦寧靜死矣後

世凡遭雷火之患求巴見扶拉聖女庇之多見效

瑪兒大聖女行實第十

瑪兒大如德亞國之名族也。父曰洗樂。母曰歐加皆。早世。兄妹三人。兄拉撒落。妹名瑪利亞瑪大。肋納瑪兒大居其祖之封邑隱修。

時天主耶穌降生其國。親行大道。瑪兒大與兄妹幸歸聖化。耶穌常游其邑。即主其家。后拉撒落病危。姊妹遣使聞於耶穌求救。耶穌俟其三日死既葬。乃往救之。開墓呼死者復活。即主席饗耶穌。衆民趨觀。時多歸化。

耶穌昇天瑪兒大兄妹三人。執道如初。國人恨之。先沒其資。次收兄妹三人。及其家衆。置之壞船。悉去舵楫檣帆諸具。推入海浪中。幸獲主祐風送至西地中海抵瑪洗里亞岸。乃弗郎濟亞國之名郡。商賈所歸殷富莫及。士民聞遠客奇至。聚觀之。見甚蹈險之朽船。又聞所陳妙論。接入厚款留之。再觀其德修之實。信服日深。歸化日盛。衆議舉拉撒落賢士。以柄教權。其妹媽大肋納則久習靜修。仍入山避世。惟瑪兒大自行其志。擇城外僻所建造宮

室集同志女數十人。偕修。貴家之女感慕德風。多來領訓。

聖女更矢高志。窒欲克私。卑心苦形。魚肉酒乳。諸味不嘗。惟食蔬飲水。衣单。晝夜跪叩百次。勤謝主恩。諸民仰戴嘆美之凡遭不虞及諸艱難者。必歸其宇庇。如赤子之就慈母也。

當時地方不幸忽有毒蟒入界。衝行恣毒吞噬人物。民衆求祐於聖女。聖女憐而代求天主。乃出城迎蟒。既遇。對畫十字。灑聖水。蟒立時自破裂死。民衆

益感而信之。聖女事奉天主主欲釋其苦。酬其功。一載前豫示升天日時。猶欲更加精煉患病年餘。至終期前八日。常聞天上奇樂以慰其心。又幸明見天神衆多護送其妹瑪大肋納之靈魂升天受福。

至終日。耶穌自雲中降臨。遍布輝照。呼邀聖女曰。瑪兒大潔女。我召汝來。汝向每接舍我。厚饋饗我。今亦宜接汝。登我上國。使享清樂焉。言畢。耶穌先去聖女令左右布灰塵於地。而卧。以提肉身原從土

生之念繼仰天路以引其神又令左右誦述耶穌受難經籍以提其報効忠心至聞耶穌臨終寄托其神於上父之手遂亦寄其魂於上主而逝時天主降生後數十年

有宗徒伯多祿遣贖士布教近郡是日方祭天主見天神告曰瑪兒大聖女卒其靈神已飛天上形體尚在人中爾往以教禮殮瘞之言畢天神引導而至果然贖士依言行事又見耶穌躬臨送葬焉嗚呼聖賢遺體天主尚愛寵之若是懇至靈神又當

何如。聖保祿所謂天主備以酬仁人之功者。人目未及見。人耳未及聞人心未及思也

聖女去世後。四方聞風莫不趨其墓。敬其跡。沾其神澤時。有弗郎濟亞國王病危聞聖女之功。輦赴聖墓求祐遂愈。

篤羅德亞聖女行實第十一

貞撒勒亞郡昔爲加巴多濟西南國有尊族之室女名篤羅德亞少習天主聖教簡制嚴修大積令聞士庶皆仰之

時太西摠王錮迷邪神命衆享祭日月星辰及無德無能諸神以繼古俗違者依律拘囚笞杖籍沒黜放及斬刈之官亞彼里無道嚴奉王命酷虐善民忽聞篤羅德亞聖女之風遣役拘至善言切勸令順王命敬國神聖女曰上主之命與王命若相左

不可兼。當孰從乎。天主固造物之主。億兆之父。命我獨奉事之。而王乃命我奉事邪神。以抗違正命。可從乎。

官再勸聖女又曰。合義之事豈敢故違。若奉士神。而以魔爲王。以僞爲真。我終弗能。況爲道義冒苦難我之榮籍。奚悔焉。且使弱女爲義爲道服刑。諸後來者將知世王所出非理之令。非法之刑。不足畏懼。惟天主所施之正命。乃足畏懼也。

官怒。令繫聖女於刑架。聖女喜曰。何必緩。幸速賜用。

使我早謝苦世登天上妙境備諸香花美之所而享真樂也官哂曰迂狂何甚不若改志從俗合配以全倫同世以樂生胡多譁誕耶聖女曰吾幸久得正理不可復邪又幸幼矢修潔義不可復汚也時有姊妹二人聞王命嚴姑枉善志而從邪官招二女至囑令引誘聖女二女會聖女詳述世流之速人命之短苦難之繁俗道之寬王教之嚴乃佯爲哀情懇勸姑置天主嚴規以遵官令禮敬土神必將居世樂免世難吾姊妹前不獲已權違主教至

今無損多益焉。聖女聞即以善言接之。以實理辨之。徐陳其今日犯主之重罪。及其身後應受之未僇。且責且勸。姊妹伏聽。猛醒痛悔。望天主宥赦。數日。官料聖女必爲二女所移。召審之。則二女已受聖女誨責。復歸正道。官大怒。令役執姊妹反對。攣縛投火中焚之。二女聞命深喜。即仰天籲祈慈主寬赦前罪。尚加志倍力。使勝暴官之威。以雪前辱。補前失也。聖女亦向二女撫慰勉厲。代求上主賜恩及投火時。聖女益厲聲曰。賢女爲義爲道甘心

致命福幸大矣不特可補生平之失尚可獲無疆之榮何憚暫時微苦哉惟執志勿屈天上慈父將迎爾置尊座酬實勳焉二女安死聖女自慶叩謝天主

官再三責勸聖女終不從令役先剥其衣次縛於異刑之架裂其四體流血聖女容色不變如自得焉官曰爾何必詐獵小勇之名乎聖女笑曰向未有真樂如斯甚者二女幸盡其忠我豈敢忘主恩乎即竭力殫虐速糜爛吾體可也官聞大怒令役縛

火炬於膀肋。焚其臟腑。聖女喜樂正如飫美味。官不勝羞。令役重擊聖女頰。姑以餌其喜顏。施刑既久。役卒疲困無力。無計官令斬之。

行際。官吏笑謂聖女曰。聞汝云天上妙境。并諸香花美果備焉。今汝往。可遺我花果少許驗之。聖女許諾。至刑市。伏地叩謝天主平日所加恩惠。次勸左右早圖改邪。有一天神。爲美貌嬰童。執小筐筐中有香花鮮果。投獻聖女。令送與吏。以踐前諾。

即引頸受刑。

聖方濟寒吏方對友譏聖女妄許共笑之天童以聖女命遺花果至吏大驚無言自思其所以然者遂悔罪拜投天主奇事流傳官聞之問吏以實對官愈怒恨亦令係之刑架吏不辭不辨見其裂肢流血泰然自慶官加詈之吏曰哀哉爾乎哀哉爾乎我今暫苦外形以保內神且望以此小苦練贖生前罪失而免永殃之苦爾忘正主虐殘人命生前死後何能逃天主嚴法耶官令役以鐵爬鑿其肋又以火炬焚之吏不屈不動尚譏刑役之力弱官

不勝辱怒令斬之。吏至終一面一心以死證道時天主降世後。三百有四年。按長曆爲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冬月也。夫聖女當苦難時引二女。又引吏共登天國。其爲功德大矣。

德格辣聖女行實第十二

齊里濟亞國之意各郡中有女曰德格辣父早逝長而才色超絕母與族衆皆愛異之因早字名族是時耶穌宗徒保祿周流布教至其郡德格辣幸聞聖教之畧如披雲見天矢志高遠無待人指自決未貞母聞之不悅勸之不從遂告其婿婿不勝辱恨母哀其婚便告於官欲官或諭或責以奪其心耳官拘審知聖女原從天主聖教早歲嚴修定志貞潔已絕婚欲萬不可變也乃不待議辯即論死

叱左右用火焚之聖女如自諦思便畫十字踴躍投火中從火中謂官曰抗天之徒吾無才無力女輩惟仗上主能智未懼蹈火及諸重僇爾乃自恃權勢恣虐害民無所忌憚不知世榮最短最速不日將變入於無涯之殃乎時天方霽忽作雲注雨滅火衆驚悚逃散聖女之縲絏自釋道路自開無人禁阻緩步而歸倍功精修一則以報上主之恩澤一則以備將來之不虞也

但道德愈粹魔妬愈深未數月魔啓謠言使民懷猜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陷之官羈聖女再審久之無可坐即以從聖道坐之論死法應飼惡獸士民趨觀刑役縛聖女直置獸檻驅虎豹噬之惡獸變性伏跪似仰敬者舐其足衆大呼聖德及正道之能多歸向之役告於官暫收獄次日又投之熊獅熊獅如昨故聖央慱羅削嘗讚之曰德格辣氏絕婚姻之娛保童身之潔持其正志不畏讐害猛獸且敬服焉天主之所祐正德之所保雖置於非類之中猶安寧也

惡官猛於獸不服聖跡令役推毒蛇之阱聖女下阱

天降火雲盡殺毒蛇。官猶不醒。令役將二牸牛。分繫聖女於牛角。火錐刺牛。牛奔欲支裂聖女也。聖女心弗動。體亦弗損。民衆觀感。遠邪崇正者無算。惡官雖尚不服。恐士民有變。釋之。聖女得脫。姑主隣女之家。隣女服化。越數日。遵天主命。移往塞陋濟亞名郡。士庶信從既而年邁氣衰。天主收其神上天使享無窮真福矣。

崇禎二年　武林　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

聖人行實聖女卷六　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守節

卷七

15.i Volum:
Tom: 7. ee. Vitæ San:
ctorum
III. 216
inv. 7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同會 郭居靜 瑪諾 訂

費樂德

BIBLIOTHECA ALDOS POLITA VATICANA

聖人行實卷二目錄

十二位守節聖婦行實卷七目錄 見四張

一福禮濟大 見一張 二彼理日大 見十一張

三意撒伯耳 見八張 四阨度未日 見十一張

五默拉尼亞　見十六張
六保辣　見二十一張
七把西里撒　見二十五張
八古尼恭德　見二十三張
九方齊斯加　見三十六張
十瑪大勒納　見四十一張
十一嘉大利納　見四十四張
十二瑪爾則臘　見四十八張

十二位守節聖婦行實卷之七

天主聖教中人。倫品不一。童貞之女。已備言之。亦有守節而竟爲精修之婦者。茲亦舉十二位。

福禮濟大聖婦行實第一

大西總都有賢婦福禮濟大生七男。寡而守節。以道義教其子。且以世事之眞僞實虛。常提誨之。證驗之。鄉鄰矜式致成仁里。七男長皆有猷有爲。忽遇時王惑於邪。禁正教。殘德士。異端之徒承風煽惑。

且以所挾私利指言正理而上下其手以用國威以脅民衆。

惡徒屢聞七士以同氣之和實德之跡開化士庶遂生妬恨圖肆滅之告於王曰王所奉神緣祀禮廢失深懷憾怒將降菑以傾覆國家王欲免患必拘寡婦福禮濟大母子依律治之王聞大恐令都官嚴處都官囚母子八人次日先提聖婦勸令尊敬土神棄置天主異教以全軀保家。

賢婦曰上擬寡婦或以巧言可欺或以嚴刑可刼乎。

謬矣。我上有天主提拯加庇。不懼邪魔讐計也。官責之曰。汝老不貪生。不憐汝諸稚子乎。曰。若我稱兒趨邪。是乃真死。自應墮地獄永苦。倘其認從萬民之主。以死於義難。不將常生天上國乎。官怒。再囚之。

次日。提母子俱審。官謂母曰。汝斯諸子幸妙年多才。足顯於國。奈何誤死之異道乎。異哉。母情。不特自陷。并危其子。斯非豺狼之心。即愚昧之至矣。夫愚昧猶可哀恕。示之。使覺若其豺狼性難更改。奈何

哉毋囅然對曰上語似仁不仁實甚陽欲存外形之有限而陰圖滅內神之長久謬不大歟又語其子曰吾諸小子昂首仰天以心目對視至慈吾主耶穌從彼鑒察爾輩心志且與天上諸神聖者候爾登天國偕享真福也現世苦樂迅速不留身後吉凶永無限際以是爲慮堅操正法勿懼官虐勿忌魔讐庶足報上主於萬一矣若我雖老不望仁子之養也亦不願先死以冀仁子之葬也惟視爾固執仁志致死於義是我所願所望以慰吾老而

安死矣。

官聞大異且怒。先令左右掌其面以羞之。次召長子。以善言誘之。長子不從。刑嚇之。又不從。官列召七子。一一如初。佯愛。佯怒。設賞。設懲。悉不得如其志。官無謀可施。姑笞七子。請命於王。王令殺之。官先斬七子。七子謹依母訓。未嘗變色。仍因其母。

至四月後。復審之。終不可奪。亦斬之。聖婦臨刑。欣欣自慶。伏謝天主無窮之恩。泰然受刃。靜死如在床第間。時天主降世後。一百五十七年。按長曆爲漢

桓帝永壽三年丁酉。

古之大聖論讚之曰。嗚呼。聖婦信耶。蘇聖教。使七子死義誠母師也。向產七子之身。今養七子之神。不當謂之重母乎。且先養之於世。已有其功。後養之於天。功爲尤盛。何也。養之世。未能使之不死。養之天。遂能使之常生矣。況世母之情。惟恐其子先死。贊母反是。蓋急於子神。緩於子形。欲急全子神之永樂。姑忘已形之暫苦。則愛子之情。不甚于他母耶。

彼理日大聖婦行實第二

彼理日大者恩物濟亞國皇族女也父名彼理母名細禮俱盛德在孕遇急故渡海風作船壞賢婦獲救登岸次夜夢見一威士錦服寶冠者謂曰緣汝孕盛德女天主祐汝脫於水患可加意育之及產近地有修士深夜見非常之光光中又見潔女以足蹈雲以手握書且聞天聲朗言曰細禮賢婦產女其令聞將達四方垂萬世

女三歲不言如喑三歲後始言便若長年智者未幾

母病故。其父寄之母姑。托以教育。七歲心志日卓。一夜寤醒。忽見耶穌聖母瑪利亞高坐手執寶冠召之。使近。忻然問曰。汝願斯美冠乎。對曰。聖母所賜豈不當願。聖母遂以冠之。而歸天上。小女不勝神樂。如享天宴。從是日急內修。厭薄外務。罕言多思。廣誦經典。

十歲後德光愈著。遠近傾向。一日適入主殿聽談道者。敘述耶穌受難之情。即深感哀傷。涕泪不止。次夜耶穌以新受難之狀來顧之。小女問曰。吾主而

誰敢傷爾。若是甚乎。耶穌曰。不感戴吾者。不認識吾者。是皆加我以傷矣。從是益切念耶穌受難。傷痛叩謝。圖報不已。

嘗於夜中默道。邪魔現一醜像。忽至驚之。聖女懼怯。直奔耶穌苦像前。伏乞庇祐。邪魔追之。不能害。乃謂曰。設無是受苦者。誰能脫爾於我手乎。彼不許吾黨。吾黨固未能如意也。言畢潰散不見

至應婚之年。其親配於王室賢女與夫相勸相勉。自存潔志。常懇上主福祐。不使蕩於人欲。一歲後。始

配合連產子女雖任家務首急於嚴修分時定刻或作神工或省過失或責身形或誦經典或訓婢役餘力必勤女工製文繡不虛寸陰遇困乏者厚賑之病患者療治之遊旅者館穀之幸遇有道之士則隆禮延接如饑渴以領其教自奉寙薄曰味豐則德餒衣鮮則道晦也或值產難輒歸天主聖母聖母親庇祐之

他日其夫病危代籲求祐病即愈是後夫婦彌感天主洪恩圖報萬一因議於生前離別精修竪立奇

功賢夫便入修士會賢婦則先施所承豐業於窮民後入賢女會深藏避人親識聞之大異譏誚不已然獲味誠修不顧愚論反以人言爲磨德之礪焉

從是日新其志練神苦體戒諸惡之萌嚴究諸情諸言及諸動之終始不致自欺有言不合主旨似含硫火汙泥或人言不合如毒入耳中不能堪也每七八日凡遇耶穌受難之期必溶蠟淋盪肩臂啖苦茶困患口腹以提念主難而効法之常日服櫻

衫帶麻索蓐以土枕以石蓋以單盛寒不易或恤之苦日內熱不畏外寒也。

天主寵愛日甚密親降臨顧慰提進且以將來隱事豫示之使得率民於正由是德風四訖向化者無數聞羅瑪爲總都億萬聖賢所歸所出不憚渡海萬里水陸之勞親謁名跡神樂不勝一處士與聖女未見未聞忽相遇見其身遊空顏面光射照耀人目便知其有聖德而隱修者。

聖婦又念如德亞國爲天主寵擇以降生行道之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復渡海親叩耶穌。及宗徒聖蹟。從容思玩。以慰其饑渴。又蒙天主示以已往未來之秘事。令詳書於冊。以垂後世。

還都感瘧痰一載。病中全合天主聖旨。甘苦樂患以爲煉德之資。幸知終命期迫。并蒙耶穌親臨慰諭之。欣樂不禁。蓋得道者。以纏縛斯世爲憂。幸聞其縛者將絕。不勝愉快。豈若世俗之陋。惟死是畏乎。

聖婦已備終事。泰然而卒。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三百七十三年。爲大明洪武六年癸丑。

8

既死天主顯其德。俾造無數靈跡。有祈求聖婦者。瞽目復明。聾耳復聰。瘖口復言。危病復愈。而自死中復活者。十有餘人。是以聖婦令聞四達。民衆趨之。後本國士民。聞聖婦死後神恩甚衆。遂徙以歸。近承其澤。西都猶存聖婦裹衣一襲。以治產難。常有神驗。足爲實證也。又聖婦曾著精修規則。從此成聖賢者濟濟多衆。足知道德已至。便能鼓舞萬民。豈道與德而論其出之自男耶。自女耶。

意撒伯耳聖后行實第三

意撒伯耳者弘嘉利亞國王之女也。王撫有大國。不恃其尊富。惟務德修。初生是女。即勤於教育。女質美。稱年即大過宗室之望。

未及五歲。多誦經中祈禱語。遇古聖賢遺像。必拜而尊敬之。時念耶穌聖母功德。恒禱其祐。獲金銀。必施窮婦。使誦聖母經。衣食儉質。語言謹慎。順意喜樂之端。皆嚴杜之。

數載。人益仰慕。至婚期。王嫁之隣國。賢女雖切欲保

貞嚴命不敢違恪供內助生三子依教規養育訓誨之雖在尊位尤奮道心每倍神工喜居獨誦古聖賢傳及其所遺德箴餘力則治內政不使邪俗妄言乘隙投入聞貧窮求濟必令廣施病者必遣醫藥又贈食物調養之行旅者舍之饋之歸則厚贐之善養煢獨死而不能治喪者助之資用不足者出珍寶易金以給之每日所供九百餘人歲凶則選賢臣提賑撫安之士庶稱爲國母親愛仰戴服從其化焉乃諸臣中有迷於世味者見其顧恤

貧困。友譏爲褻尊。正如鴟鳥病目不勝大德之光耳。聖后不問。亦不爲阻。

踰數載。國主忽奉總王命。出征逆寇。中途病卒。聖后治喪畢。即入深宮。精以煉情。齋以苦形。日克月治。宗戚大臣。每見施散窮民。恐其無度。以爲泰侈。因約其權節其用。不使任意操事。聖后甘意含忍。臣下日加輕慢。至抑聖后。如匹婦黜之宮外也。聖后知道德非苦不成。安受屈辱。天主耶穌鑒而佑之。親臨垂慰。加賜神力。

後忽得黃金數千爲日用需乃建一院以養羸獨病老者擇居其中自約爲婢親執使令之役臣下或以爲嫌而諫之答曰爲天主屈已施仁行役事貧非陋也天主尊崇之極且自抑降世提拔罪人況人身鄙陋乃嫌事奉天主乎即使更加卑陋吾甘之矣至其務神功之時心專入靜或被火傷或被人擾悉不醒覺是以多得天主允其所願賜其所求

日見有幼者鮮衣無度勸之回心因代祈天主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祐移時幼童始覺聖德之力呼謂曰止乎止乎聖后更切祈求不止幼童再三呼曰止乎止乎身見焚不可當也左右近披其襟摩其身果熱甚聖后乘機設誨竟使幼童改志卒爲大賢

聖后既年老形枯德峻功滿耶穌親臨示以終期聖后不勝喜重謝主恩遂感瘧疾至危急鼓餘力先悔一生所犯愆失次請領耶穌聖體又次請領聖油以淨心定志終召家臣一一丁寧懇勸盡忠以事天上公主所有資財以施窮人遺言方畢忽見

邪魔作醜形。突出驚駭。聖后厲聲叱之曰。無命之徒。於此何爲。速退。魔如迅雷所擊。速退。而聖后隨乞上主加祐早收其神。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三十一年。按長曆爲宋理宗紹定四年辛卯。

於時。衆見好音之鳥群集。鳴於聖后室上。以徵聖德其絜體如生。色鮮潤。香氣溢發。萬民趨覲恭敬。而讚譽之。四日不能離側。葬後凡有病患者。一登聖墓禱祐。必獲滿志。其死而復活者十有六人。

阨度未日聖后行實第四

末辣未亞國王公主名阨度未日其親以仁政得民有鴻聞生聖女愛而勞之十二歲配玻羅你亞國王產六子足繼先王之業

即與國君同約守潔專修夫婦俱賢三十餘載正如兄妹內外相接嚴持清操國治既成聖后欲廣其仁建貞女院厚資給之凡民間有女欲遁世修貞者收而養之仁院日盛修女日多大裨國政聖后更圖精修之功棄崇宮別朝衆擇院旁隙地自造

小宅以隱跡。克欲練情。卑其神。苦其體。衣粗食淡。席地枕木。嚴寒盛暑不改其度。內衫以櫻。腰帶以索。雖見深傷不去。終夜沈涵神工。工後用堅皮策。或細鉄鏁。自責自懲。非血流不止。倘無力自罰。令小婢代之。四十年間。不嘗肉味。不嚌酒醴。雖病不恤。若此居衆女中。正如太陽照耀列星也。聖后雖功德絕群。心甚謙下。執役于群女如婢。值有德者竊伺其所履之地。跪叩其跡。或得修女盥手之水。及所用巾帨。必奉而加目。以致敬焉。或時獨居。即

令尋覓窮貧重病之人。親滌其足。治其瘡。餽其衣食。更與之金錢。以贍生。然後令歸其家。將享席。先召數貧人。入爲賓。執婢役之事。以奉之。後稍自取其所需也。

聖經云。凡所施於貧乏者。正如施於耶穌無異。愛慕天主之實。徵於愛人之情。故聖后於衆貧中。特選十三人。以自提耶穌及十二宗徒之念。卽常敬奉如耶穌也。聞德士入城中。卽請教益。次餉饋厚宴。宴徹謹存餘味。以自給。別則敬送之。亦叩拜其遺

跡焉。若其一城貧人皆庇於聖后之仁。有所歸宿。有所賑濟。庖湢倉廩各有司存。以給其不足者。或遭不測之患。被虜傾資遷徙他界者必具金。遣人贖取。有負債而不能償者。代償之。羈囚者。令明有司速審其事。決其罪。不使留遲以傷立法之意。從此。一國士庶荷其盛德洪恩。皆稱國母。戴慕之無已也。

其外務施政。懇切如是。至其內修。更密更勤。若悉無外務者。日沉潛於道之精微。至思天主事情。多忘

其身。并忘所事。或見其肉軀高起憑空。或發光四照。如日月之明。又或見其容清潔殊異。或其形如死者。弗息弗動。惟嗜天上之清味眞樂耳。

聖德彌顯。人心彌服。獨邪魔彌妬之。故三魔盟約合力齊攻。毒毆而詈叱之曰。汝圖爲聖。柰何克有成乎。聖后不應。惟以忍力勝破諸魔。使失志而退散焉。嗣後聖后登堂瞻禮天主。忽見耶穌受苦聖像即投前祈禱。耶穌自十字架上。出其右手。對指之曰。吾適聞汝所祈。已允矣。又以未來隱事多端詳

示之。并使洞徹人心之秘密。能豫言也。又賜以異智異能使造無數靈跡。

有二罪人坐絞死。聖后聞之。即乞天主憐祐。乞畢。便見二死人復生。而呼吸。聖后知之。令役釋下刑架放之去。勿復拘執也。國主聞風甚喜。因下令。凡見聖后所經禁獄。遂釋諸犯。不復罪。

他日深夜獨務神工。稍覺疲倦。閉目寢卧。時所握燭忽淋其手。及手下所讀書。燭盡。聖后悟醒。而手與書。悉無點染之跡。

後國主遭寇侵疆。統軍親出禦敵。重傷被擒。兵潰聖后聞之。不變顏色。惟求主降祐提拔。王遂脫於敵人之手。未幾。因傷漸危不起。聖后雖甚哀慟。但依理法內合主命。不稍怨尤。外守正容。不失常度。尚以實理撫慰諸臣。

王葬太子繼。得聖后之善教。述遵前業。日久國內晏然。後又遭達虜侵疆。統軍禦敵。亦死於難。聖后聞之。仰而指天告曰。吾從是幸得斯子。今命之歸何辭焉。何怨焉。此爲或凶或吉。均善承主旨者義也。

15

凡遇毀謗損名傷財悉置不問且以德報之所被謗害彌重其所酬之恩德益切是以聖德愈隆人心愈服神化之流愈廣遠也

迨年既高精力已餒天主寵異欲收其神酬其功德乃豫示終期使自備登天之事聖后聞之喜樂倍加修以迎之將終公主就而請曰慈母之葬欲與先王同墓可否曰不可生前既約相離以保身潔死後不宜同墓復相昵近也言畢幸見耶穌引群聖人群聖女降顧之邀令棄苦世升天鄉矣時天

主降世後。一千二百四十三年。按長曆爲宋理宗淳祐三年癸卯。所遺形軀。向黃瘠。茲變清美。民衆聞訃。若喪父母。痛哭而趨敬者接踵。爭叩之摸之。謹收其遺髮遺衣諸物。奉爲至寶。存爲藥石。用以治萬病。三日後。始得瘞葬。葬時。異香郁烈。使大衆欽仰。盛稱其功德。

教宗聞聖后所得至道於生前。并所造聖跡於死後。即欲入之聖婦之品。稍俟時便。適遇一女目久失明者。祈天主曰。吾聞阨度未日皇后大名久矣。果

有聖德。乞賜此瞽者復明。以爲證驗可也。言訖。瞽女立復明。敎宗視之。遂無疑二。列之聖婦。命天下來尊敬之。一載復移他墓。其肉軀仍見異香發聞如初塟時。并見手持聖母之像一尊。蓋初死時所自持者。終不能脫去。至今猶存。其原握聖像之手指。略無朽損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默拉尼亞聖婦行實第五

默拉尼亞意大里亞國羅瑪都中之女父母俱世家爲都官以正道爲尚僅生一女非但托之富厚尊顯亦以所實道德俾世載之少女原情善美隨事隨處率循家教

至應婚之時欲終保潔懇求二親不聽擇貴族嫁之婿名被被亞原諳實學亦好精修賢女初昏日即以本心告之懇勸同志絕慾夫答曰天主既以正道配合吾夫婦則當俟有後嗣以繼家業然後同

志守節。專精修道。未晚也。賢女勉從之。未一年產一女。即獻於天主臺前。欲令早習事奉天主。全其身神之貞也。再歲產一男。產時母子俱危。子僅領洗。即謝世。母又惡病。良久僅不死。

因是其夫感誓從妻原志。賢婦知其意大悅。即時病愈。未幾所生女亦死。因共解釋家滯。棄置俗冗。一心修行。於時夫年二十有四。妻止二十。乃以其年之富。財之豐。家世之尊榮。而合志克欲。賤世所重。重世所賤。是難能矣。夫婦創建神業之初。多見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塞。恒遭羈絆。幸上主垂祐。不爲阻抑。反以爲進修之堦。砥德之礪。志日堅。行日篤也。

猶自慮宗都顯著。親戚繁盛。弗能靜修。乃辭家僻居。廣施恩惠。顧病者。館旅者。代還負債者。慰救遭難者。總爲煢民之慈親。自是邪魔妬嫉。便圖隔碍。誘賢士之兄邑勿落者。訟奪其第產業。賢士甘讓弗爭。時國后久慕聖婦。專使請見。多領神訓。別時后聞賢士困於非義之訟。遂裁斷之。不使貪兄得遂其私計也。

是後夫婦更感上主慈恩乃以厚產寶資售其大半得金數萬廣濟修德男女推及四方患難之民未幾更圖新功議遠遊天下名聖之地睹其道跡以自補益因奉其母同行歷西濟里亞名島趨入利未亞大邦時近界島民皆被寇擄夫婦深恤備金贖之循至國都隨處有神恩仁跡第紛華之區恐碍精修乃出隱近邑遇同志相從者便捐多金造院二所夫婦分館修士修女聖婦在修女院密煉性情內外積功人向其化初一日一飧晚食甚薄

肉酒未嘗見聞。後乃二三日一餐。或延至七八日。止取乾餱少許。可見道味正飫人性。非必充口腹也。飲食既微。卧寐亦甚短。每夜止一時頃。藉草略息。餘俱默道。圖進修之策。神工之隙。猶治女工。以利窮人。既所修篤至如此。又以居百女中。恐無功。因自制小室。僅可容身入焉。以絕交避跡。凡七載而後偕母往如德亞國都。謁耶穌降生之地。并瞻所遺聖踪。

居數日。又往阨日多隣界之國。是時。是國徧野多隱

跡修士賢士聖婦急訪覓之每領其誨因見隱修之嚴範輒感動効法之仍出所携金銀分給諸不足者適至一大賢之廬視其異常苦窘日用不給贈金若干隱士蹙額苦辭不受聖婦竊投於懸筐中隱者即覺速追還之曰斯非我所需勿留也聖婦不敢復受隱士遂投之近河而去

數月聖婦復歸如德亞國都擇陋居於呵里哇山意欲浹洽于向之所聞及所欲法苦修之範因以竟其功也自投山廬盡絕世人止其母及夫或至從

牖中畧見之。越十四年。母氏卒。聖婦不得已。出行喪禮。仍返山居。嚴積神功。聖德播聞四方。貞女聞風趨化。一晤多不肯去。聖婦默徹上主之旨。廣接訓誨。造大宮以棲止之。宮成遂有九十餘女。矢志神身之並潔者。侍其左右。朝夕受業。近法良規。乃聖婦自歉其修。以爲不足比數。舉大德女。令師衆。而已如下婢執持賤役。葢凡立志神修者。蓄德愈深。望道愈遠。愈自覺爲不肖。聖婦忘其已經之路。惟望其在前者。向往之。不思其已得之功。惟計所

未備者日新之耳。

後被被亞以疾卒。聖婦厚喪之。然後伏情練修若向未致功者。又四載於山中。立大殿容來往之旅衆。而舍款之。又欲造修士院。資用方乏。天主默動富者之心。使自獻多金。聖婦意外得之。因而就功。

聖婦有叔父窩路者。頗習文學。及格致之業。惟惑於師巫。深恨正教。但其母賢。欲救其子。托之當時名聖奥悟斯丁。聖人加功啓廸。終不醒。後西王遣窩路至東都。忽染毒疾。無藥可療。將死。聞姪女默拉

尼亞居修近山。即飛馳召之。聖婦見叔父。或以神訓或以巳修。漸啓其茅塞。竟使逃邪歸正焉。叔父巳明於教之要端。受洗舊染。乃脫然去世。又當時東都內外多有異端。煽逆蠱民。亂國。聖婦傷之。多方距散。不久歸者甚衆。國王與后聞風延請入朝。多獲神訓。

聖婦渴慕隱跡。辭朝復入山。幸蒙天主豫示終期。中心快然。急於自備。至終日。請同志之女。罄懷與之共樂。并懇勸相慕相敬。固操其志也。言畢。寂神辭

世時天主降生後四百餘年。按長曆爲晉安帝隆安以後。存没所顯聖跡甚多。嘗逢一女負魔緘口切齒不能開飲食悉廢危甚。聖婦視之。惟畫十字聖號魔立散去。女即愈。又有女人産難垂死。聖婦偶知。便解其所束帶令人遺其女加之。腹立産。

保辣聖婦行實第六

古聖日羅尼未記聖婦保辣之行日。設吾四體百肢盡變成口。而各能言。猶未能罄述聖女之峻德。與其功之廣妙也。其族在西都至尊。乃其躬德之尊。又非諸尊可比也。彼承先祖豐業。廣施濟人。至于貧窶。而樂其窮約。甚於富者。始居大都。侍從數百人。後以自厭世榮。棄諸婢役。甘擇伯冷府。耶穌降生之僻隅。居茅廬。視如璇室。剷跡滅名。是以至公天主於死後。酌其實勳。使今聞流通萬世不磨也。

約計其略如左。

聖婦自少年依親命配高士篤叔爵。生四女一男。夫故聖婦深痛喪畢。令左右遍覔患苦窮乏之人。厚養之。疾病者不論賢愚老弱。皆舍之養之。療治之。死亡無親者。代葬如親屬。聞有迫於債負。或被寇擄之人。以財拯其急。衆仰洪庇。如公父母。

聖婦日損其財。以益其仁。親戚或譏之曰。減之子孫加之外人。理乎。情乎。聖婦曰。理也。情也。財施於貧者。弗失也。尚如借貸。百倍其利焉。況財物本天主

所賜。今猶賴天主存之。爲天主分與其窮人。以體其愛萬生之仁。非情理乎。若私所受之財。而固藏之。是則無理。無情。爲世罪人耳。

有修士自遠方入都者。必求見而舍之。饋之。伏領其益。他尊客不見也。聞如德亞國爲天主降生受難之地。尚存古跡。深感民衆。大益精修。自決親詣朝之。先以產業公分子女。陳神訓。竟携同志小女。啓行。都中聞保辣夫人遠行。親戚皆刺譏阻止之。不可。竟渡海適如德亞。至日路撒冷。國都。無任神樂。

不少息。即時遊耶穌聖蹟諸地。留神繹思。不能忘於心。其國之督府官。久聞聖婦貴家聖德。知其至。以大館館之。聖婦苦辭。就狹隘民居。朝夕遊拜天主聖殿。慕想耶穌及聖母聖徒隨處躬行之事。如在目前。大悅。又因感泣不自禁也。又聞阨日多國界多隱士埋跡苦修。遂往其地。入山遍覔各居。自擊神領其懿美。

歸如德亞國都。欲恒受聖道之清芬。即造卑室獨居三年。專務神課。日以大進。更欲推廣精修。復造女

院合諸誓絜者。又別立大館。以延來朝聖地之人。聖婦雖勢甚尊。年甚高。德甚超然。自約自下。視其衣裳。聽其語言。察其起居。種種撝謙。正如役婢。凡來謁者。初見之。常未信也。日用菲薄。乳魚肉味酒醴弗御。洗腆滋味弗享。一日一飧。食前後無不感謝主恩。褥以樓爲之。雖病不易。寢最短。即以思憶道中之事。密聯其功。所享神樂未可言說。

有賢士。知聖婦默道之時。哭淚不止。恐其後或失明。或損精力。每諫之。聖婦曰。吾昔以脂粉飾此顏面。

厚奉此身。茲既蒙天主開悟。稍稍回識前非。寧無痛乎。又有以舍施無節諫者。聖婦曰。爲主施財。至於生無立錐。死無葬身。我所願也。細論之。使我至於困乏。欲求人。未有不相濟者。若斯窮人。非我誰濟之。誰憫之。仁者先視人之近患以爲急。暇遠慮其來患乎。然聖婦篤於修己。泛於週人。終未免遭妬。蓋黑雲所聚。因太陽之光。迅雷所擊。多峻岑之險。理勢然也。故一切詬毀譏誚詈害者。聖婦值之。皆含忍不復。且不怨。且以爲喜。常曰。昔吾主耶穌

游世懷至聖之德無可間然尚未免觸人之訾況我罪人而居修末乃圖免耶圖免之不如倍修而甘忍之於是日新日積聖域彌近自視彌遠矣數載間聖婦造三院居貞女數百因才引廸最和且順治已則甚嚴雖病不變醫者勸令微飲旨酒以防腹脹不從賢士再勸之聖婦曰志道者先神後形理也義也嗜酒以圖扶形衛生而溺神墜德豈義理乎斯形爲德見殞終當復立容於天國千倍盛榮若神魂不幸而壞即其形身豈更有登天之

望耶。以故苦修之嚴。原病每增。危中幸蒙天主。曉示終期。自慰自慶因告其左右。共以爲慶。囑付終言。懇勸衆女盡分力修。而後寧靜昇首引其潔神上升天國。瞻對天主聖容。其形體仍端好。如生時。士庶驚聞聖婦之喪。悲痛啼號。男女爭先趨弔。四方隱士雖苦修山中。皆不期而聚。仰叩聖骸。始葬之大殿中。近耶穌降生之處。聖婦生五十七歲。居聖地苦修二十餘年。歿時。天主降世後。四百有四年。

按長曆爲晉安帝元興三年甲辰。

把西里撒聖婦行實第七

西里亞國諳弟阿府中。有幼童曰儒禮夬。族尊家富。從幼幸習天主正教。修行仁學。十八歲。二親欲爲結姻。賢童素抱修潔之志。閒言不樂。自籌良策以免。及二親督趣。乃懇寬限七日。嚴齋切求天主賜祐解之。天主應志默爲撫慰。令其姑聽親命曰。爾今所將娶女。亦懷貞志。第固守所約。勿懼。勇敵諸難。勿怠也。賢童心安。二親覓賢女。把西里撒配之。婚成。親戚聚慶。賢童則急携其新婦。入內室。二人便

覺花香發聞中外。形神開悅。把西里撒大奇。問故賢夫曰。茲妙香非地生之花也。乃上天慈主所降以賜潔人者耳。雖然至公天主非特以是妙香賜其所愛潔人。尚於生前死後厚福之天上國也。夫誰不欲。以頃刻之僞樂易無窮之大樂哉。賢女伏聽神訓。便相啓廸。合志修潔矣。遂同伏地。叩謝公父之恩。并乞賜堅定不悔也。祈禱未畢。宮室震動。忽天光一道降至。光中見聖人一群。護從耶穌列左。又聖女一群護從聖母列右。其聖人一群先賀

贊夫而歌云。儒禮央其爲高儁兮。人欲悉服兮。孰有及其勇者兮。其聖女一群。次賀賢妻而歌曰。把西里撒幸配德士兮。同心矢潔而應冲天兮。歌畢。耶穌選遣白衣金帶二天神。各執寶冠寶笄。賜夫婦二贊以旌其貞潔之大功。次天神對啓銀字錦書使讀曰。凡志於事天王克抑慾嗜者。是必將登天國。而入潔聖之品也。夫婦覽訖。天神收之。謂曰。載於是書。非特潔淨之士。凡篤信忠直。哀矜遇濟及甘忍苦難。而爲道義輕財。賤勢委命效死。此諸

品類咸是。勿疑。言訖。不見。夫婦深感上主寵愛。終夜頌謝祈禱不已。從是相接相待正如兄妹。不相狎昵。

未幾年。二人之親皆故。於是夫婦以其厚產廣施窮乏。次議各居一舍修獨。各立仁會。招同志男女以清跡建功。郡中士庶興起於道。他郡不能比當是時。總王迷於邪術。百計以滅天主聖教。誅害殘虐不容於天壤間。賢夫婦時求天主提拔。不使教衆失志。賢婦又特蒙天主曉示。所屬諸女。將全保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貞。迄終不溺。其夫將冐多苦。死於道難。賢女幸聞主命。即告其夫因相勸勉。次入女宮。陳言將來之事。以相勸慰。且訓以相和曰。形體雖潔。而心失其和。修不可成。談論之際。地倏大震。異光顯著。輝照內室。光中又見金字云。凡屬爾治之女。皆爲淨潔獲我寵愛。故應登我國。承我所備之萬福也。六月閭院中諸女染異疾。皆死。未幾。把西里撒亦死。儒禮央大痛。依教禮厚葬之。

時諳第阿府官出令。每街市立主神像。凡來往貿易

士民。先禮拜。後執事。又令民家各延諸像。朝暮敬享。儒禮央聞之大慟。勸其友立志。決死道難焉。府官聞賢士會友不服所令。即拘賢士審究。他衆皆令投火焚死。次日賢士至官。初以巧言勸之。賢士弗從。又以利害恐之。賢士不爲動。官大怒。令毒撻賢士若得其志。喜而稱謝天主。一刑役偶以他故失一目。哀哭怨尤不已。賢士乘機言曰。此人失目殊苦。試令諸人至此。祈土神療之。倘其不能。我方祈天主提祐。未有不愈者。由是證彼此二教。孰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孰邪。何如。官遂聚城中異端之徒。令盡術以求神。使瞽役復明。從衆領命。呼神誦呪。良久。竟無效。第聞鬼魔聲隨處嗟怨曰。吾儕囚幽獄中。被火焚燒。來久不替。又從彼儒禮央見拘之日增重。吾儕之刑。既於火苗不能自拯。能救他人乎。又見神像四方墮落。碎裂於地。衆視惶惶。儒禮央如前約。手提瞽役。對目謹畫十字。懇乞天主垂祐。以驗其教之正。祈求未畢。而役目復明。尚蒙天主開其心瞽。使覩正道。而大悟前非。自發聲稱曰。天上天下。更無

他王。惟耶穌幇利斯督真人物之王豈可不奉敬哉。

官聞是言。又見其目。不勝怒激。令役誅之。免其爲證。次褫賢士之衣。赤身遊市。以取笑辱。官之長子名責兒所赴館。遇於市。問故。左右答曰。是人本世家後。緣因從天主教。甘冒苦辱若此。其子又見衆多白衣天神繞護賢士。以寶冠冠之。不勝感動。即辭師棄友。速追賢士。伏地叩拜。求容教下。欲同生死。民衆大異。莫測其故。刑役驚懼。持沮不使近就。而

志童固執賢士之足刑役不能解脫。天主明罰刑役。凡舉援小童之手。皆枯瘦不復自持。衆駭且怒。併力拘之。徑送於官官聞其子。不期被化。失色罵詈。怒怒賢士。無言可出。次以善言巧計攻責。懇勸其子。言流至家其母聞之。痛恨大哭。趨視其子。窮情盡計。以破其志。子竟不從。尚語父母曰。瑰花生於棘茨。不失其芬香。棘茨雖吐瑰花。亦不失其芒刺。汝以親故圖害我。我豈以子故敢違道變志哉。畏身亡者或勉服官命。若我特畏失心。弗畏壞形

反以形壞欲存此心。悉無畏也。吾爲子。親有義命。敢不從。若非義之命。而欲從。不惟不肖。併爲不仁不智者矣。汝以在世生吾形軀爲父。至天主加恩。更付生魂。併養萬民。正爲大父。欲我抗違大父之義命。以從父之私命。不可。官聞言。雖奇其靈智。但罪其違逆。忿忿不禁。姑囚之。

二賢在囚。異光倏降。又發奇香芬馥襲人。於是外守禁役二十餘名。見聞感動。立投賢士足前懇服大教。官聞之。遂令再鞫。方入。有送葬者過門。官欲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士及主教。即命贊士且止是喪。使彼死者復活。贊士洞徹官意。恃主寵祐。便持柩。令少止。伏地懇求天主賜顯神能。使死者即此復活也。奇哉。祈求甫畢。而死者立時張目言曰。吁嗟。夫諸民所奉之神。皆爲邪魔無德無能之類也。若儒禮所奉耶。穌者。獨爲人物真主。豈可不信。且敬哉。官見其事。聞其言啞然大驚。

頃之。怒極。令刑役具鐵鍋數口。以松脂諸物實之。下火騰沸。乃將聖人。及其所率賢徒。并復活者。總三

十一名。投入鍋中。土民環視異常之刑。非法之虐。無不切齒痛恨哭溺不已。惟聖人泰然色不變。心不動。尚謝天主以爲致其身稍得報恩。入鍋忽見天神群降奏樂一成。以慰恍之。并滅火焰。令聖人從火中出。毫無傷跡。官尚不悟。復因之。

官婦甚思其子。求入獄中見之。仁子即請聖人。及其賢友代求天主賜啓母氏之蔽。衆祈時禁墻四震。大光倏照。幽獄明顯。天神發言以撫慰諸賢。而辭歸天上。母氏見之。惶慼激。因聞聖教要端。竟辭

僞法而投聖門禁中諸聖賢皆相慶叩謝天主神恩惟惡官益怒將諸士或斬或焚惟其妻其子及儒禮央聖人則囚以待

當是時暗弟阿城中有土神寺國民歸而求禱者官故令聖人往赴是寺面叅其神則免死聖人計以接計許之但求令諸邪徒同往官如言聖人至寺遂跪自畫十字求天主即破是諸神像以顯其虛而驗聖教之實不使愚民終迷邪術也祈未畢百千神像瞬息隋地盡爲煨塵其大寺毀倒覆壓惡

徒與小民數百餘皆逃竄。

於是惡官大驚。倉皇無措。姑令左右急收聖人。而謹守之。聖人與其贊友在獄。夜半明見男女二群。服光明之衣。分列左右。左見前月被殺之賢友。右見把西里撒聖婦及其數十同修之女。蓋皆從天上特來慶賀撫慰聖人之難。邀之謝世登天永享安福也。聖人暨與難之友深感主恩。更奮神力。次日刑役入監。將諸賢急繫手足。且以脂膏塗繩索。投之大火中。聖賢入火。熛焰甚熾。繩索著火盡斷。聖

賢徐出略無傷損。

官不禁耻辱即令左右拘執聖人與其子并二友人置之堂中令刻剝頭皮剜除兩目舒緩苦之至其妻則令布體於木架之上從上下牽其手足支裂之乃刑役殫力加刑愈覺衰憊手臂枯瘠用刑罔效於是聖賢稍得安寧不受傷矣官已無計令投之猛獸獸伏地仰敬就舐其足不敢肆侮

惡官邪計已窮亟欲決斷命偕獄中先後諸重犯者斬之即時地震山崩壞屋數萬又迅雷橫行擊殺

下民無筭。官膽戰奔匿。未久。適被惡蟲噬齕。竟死時。天主降生後。三百三年。按長曆爲晉惠帝泰安二年癸亥孟冬月。次夜教友欲殮葬聖屍。緣雜置衆犯之中。無從可辨。幸天主降異光顯聖屍。得葬焉。日後國民服從神化。登聖墓求垂祐者多得如願也。

古尼恭德聖后行實第八

極西北有王恒理格者，幅員數萬里，從古傳其勇略，服四方叛國，其德正足冠衆爲大君。初即位，尚幼，未能建後宮，大臣屢請，早蒙天主默啓，矢志守潔，未果。姑順衆意，娶鄰國公王古尼恭德爲后

古尼恭德聖德女也。且以才能立政匡國，賢王幸得良偶，欲探其深志，謂之曰：造物主所賜恩惠與我，至多至厚，無由可報，惟感刻頌謝，勤修其道，顯揚其名，廣仁及物，稍可報其萬一耳。但緣世冗甚繁，

34

國政累險精道難致人命短促隱修志士猶或無功況操大國之柄何望有成乎君權不可辭國政不可廢在我者惟省身約心克私節欲殫力以奉上主慈旨庶不負大恩乎聖后曰婢向所圖所願者不遠乎是惟王先行指導婢無不隨從是王與后誓各守貞潔終身不相昵也夫以修士克服一身避端杜誘朝斯夕斯尚難保其心身之潔乃大國之王與后同居尊富盛榮之中而没世保全貞潔非得天主寵愛庇祐能乎哉聖志定

始治朝匡國。首務隨處造立天主殿堂。次建修道院。而厚予之。夫人幸得明達天主聖教。而勤事之。聖君誠修。下民丕應。國家不期而受太平之福也。

惟魔生妬。圖間夫婦之情。於是聖后初覺君心懷疑。欲爲解釋。乃先祈天主扶祐。次令役衆火煆鐵板陳於王前。然後跣足往來蹈之。以證已之貞潔。未嘗失信。蹈火之際。天聲降曰。貞女勿懼。聖母瑪利亞必將祐爾。王聞天語。又觀其事。盛感聖德。悔其妄疑。從是二人加勤倍功。爭先精修。

未數年。聖王道德以粹。天主早收其神於天上國。而聖后失其道偶。以爲痛憂。大喪已畢。欲脫去國冗。專心隱修。即請國中諸臣。及諸議政之士。聚於大殿。乃當衆前。先棄貴衣。易所自備賤服。次謝皇后之位。入貞女會。剏跡修謙。既居會中。牧已如婢。甘行賤役。晝夜神工最篤。暇則事針指。或勸人以善。或顧慰宮中病女。或襲先聖明跡。而力法之。頃刻不寧。

一夜臨卧。依規先聽女友代讀經典之語。所持燭忽

榻上遂起火榻幾焚左右趨救聖后醒寤便畫十字火悉滅似此靈跡未能盡述聖后久居賢會約十五載

後天主欲賞其功病危自悟終期不遠則大快盡力善迎會中賢女聞之痛哭豫具寶棺珍衣待殯聖后忽見厲聲曰去之去之我原赤身而生今赤身而死惟賜衣一襲以庇腐體已足何多營耶後又囑賢女云我卒將賤屍葬吾先主之側言畢仰天忽視先主顯靈而邀請之不勝重樂若甘睡而卒

國中士民聞聖后謝世哀慟涕淚爭先趨拜各伏地哀述所承聖后恩澤叩謝之三日不絕既葬凡感疾遭患趨墓祈祐未有失望者

方齊斯加聖婦行實第九

方齊斯加羅瑪人其親世家習道因善育其子女方齊斯加兒時每顯高志乳母偶露其赤體必哭非亟蔽弗止稍長起居最謹不容家之親戚摩其面或稍狎近之也原性和順端正才智越常好實學不樂玩戲語默有時居止多隱獨或誦經文所見所聞善事或讀往時聖女行實以效之

及笄其親配以鄉之名士少女本志潔謀阻其婚不得勉歸夫門但不改精修初志更加力以廣仁而

倍功期年。染疾將死。本鄉古聖亞勒叔自天降顧。以寶衣覆其病體。立時全愈。賢婦欲謝主恩勤修日新。凡交晤左右鄰居。無不以言以身提勸。閭里黨困乏之親挾資送之。不繼則親行丐乞於所識士女使施給之。都中多養病院。賢婦備飲食藥餌。擇同志之姻親携往治之。并善言德語以顧慰之。姻女之中。有好文飾者。勸其改志。次漸引使專飾其內。勿營營耳目間也。其食甚淡微。僅足度生。衣僅足蔽體。櫻毛鉄帶。以苦骨肉。又尚以常衣。使人不

知夜中神工寂久。睡僅二時。工後或以繩索。或以鐵鏁。自策。罰其向所爲過失。非流血不止。動靜言語間。尤加嚴謹。或言而踰節。必緘默數月。以補懲之。屢見其夫及子。罹於讐害。甚累重危。而色不變心不動。或遭邪魔詈撻。以間其功。則反笑譏之。又以實志破其狡計。魔屢圖取勝。而屢取辱。猶以傲心不服不退。反日積恨。續謀窮力。以攻聖德也。於是至慈天主實恤其孤。時賜以尊天神使之顯然恒侍左右。代禦魔計。乃天神暗護聖婦指善慰窘

釋疑披惑。發露魔計。提記主恩。陪之如信友矣。

二十八年中。聖婦强負室家之重。然後夫婦如兄妹同室而不同榻。避狎昵之端。獨務神修。一有餘閒。必推及人。以廣大其功德。男女之衆。感德向化。聖婦因造院立會以舍之。

當是時。耶穌聖誕已近。聖母乘夜抱耶穌嬰像下臨。奉耶穌置之。聖婦手中。使其任意申敬而抱持之。聖婦幸奉耶穌謹領懷抱不捨。三日連享天福。不覺世事。不行作務。不嘗塵味。不移寸趾。三日後。略

見醒悟。而悉未能言所聞見天上之事。逮其夫病故聖婦誠盡喪禮。經紀家冗。即辭世務。分施餘財。入向所造潔女院。以全其修。

會中諸女接之如母。仰之如神。傾聽其言。篤法其行。不忍離側。一日。室中糧絕。聖婦知之。便令諸女依規坐席。親行婢役。謹執所有少糧分施之。非但使衆食足。尚見有餘。充滿大筐。因陳教示衆。凡務修道。不宜急於日用之微。蓋吾上主既慈育萬彙。乃棄世修道之人。而視之猶不若禽獸。必不其然。則

39

在我者。弗致力盡分。朝暮事之奉其旨。而希其祐。未有不至者也。

他日。同女友數人出城收薪。時冬月甚寒。諸女勞渴。無水可飲。聖婦憐之。懇令諸友望祈主祐。將必不負。祈畢。衆見近樹一株。垂下蒲萄鮮果幾許。如六七月中。乃各取以救渴焉

有幼童久病陽風。時刻投地困苦無法可療。伯叔携之送聖婦前。哀求施祐。聖婦感憫禱祈天主。持病童之手。祝曰。自此以後勿懼。唯望主祐。將必無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矣。立時病愈。果不復發。又他日遇病疫之女。摩其體。使倏瘳。果無恙也。

至其神智所豫測未來之事。及人心之隱者。難可悉述。時都中或與高士有讎。因謀玷其名。溺之於罪。聖婦默徹其心。請一晤。晤際明著其私。因勸之改遷。惡人聞其隱謀漏洩。遂大悟悔而改之。又鄰婦產一子。親戚趨賀。聖婦亦往。豫識其子不能久存。勸母氏早以聖水滌其原罪。母氏及親戚。細視其子無病端。笑之。聖婦更急再三懇勸。始聽。僅領聖

40

水遂死。

聖婦年愈高德愈粹其心愈厭世間之煩亦愈望面見天主因享榮福天主乃豫示終期聖婦大喜因叩謝自爲備又告其諸屬女勸之相睦相和固執原志曰修功愈高報功必愈大也言訖自治四體其神魂昇享天福時天主降世後一千四百四十年爲大明正統五年庚申。

死時滿室異香如蘭如瑰士民趨仰聖德沾被休澤三日接踵不絕瞻仰拊循不飫足不退三日後強

脫而葬之天主大殿。從是四方之民。多遠赴神墓。或求或謝其恩。迄今不止。

當時都中一士病無生望。其妹代求聖婦。從天捄急。妹方求畢。而病者即時復起。同鄉一女亦染是病。欲死。唯記所聞聖婦之功德。祈求矢願。遂得愈。乃感天主異恩。入聖婦之會。終身不悔。

又有人首受大傷。無藥可療。幸得聖婦生時所用手帕。以纏於首。瞬息遂痊。又一女病目。將失明。唯求聖婦之祐。瞭然如前。其時同處一女有四歲子。瘡

瘍遍體垂死母抱送聖婦墓祈祐即見全愈自歸其室不待携持焉總而論之都内都外萬民所承恩德甚多未易罄述夫夫婦之陋力行勤修乃逮於道德之精終入聖域有如是者

瑪利亞瑪大勒納聖婦行實第十

如德亞國都有世家士名西樂生一男二女男名拉撒落長女名瑪兒大少女名瑪利亞二親早故三子各分家業瑪利亞分得瑪大勒納地因號焉

瑪大勒納早失親教漸染不潔大玷名聞葢大惡之積非繇一日正以積積漸不覺而益深惜乎瑪大勒納孤女無怙無恃不慎於初漸流無底之辱

是時天主耶穌降世救人傳道弘化造無數靈跡使改悟舊過免於陷溺瑪大勒納久聞聖風慚其罪

惡欲歸從之。第自念女流。且有辱名。無由見主。乘耶穌赴約長西滿之席。徑登庭上。從背後投身於耶穌臺下。攀援聖足。哀痛涕淚不止。又以淚多沾濕聖足。用髮淨拭之。香液塗之。皆以表其悔罪之深。且愛慕其主之甚也。耶穌慰之曰。爾罪皆爾赦。今安意歸家可矣。

瑪大勒納幸蒙洪恩。感激無盡。因自定終身事奉天主。盡財竭力。以輔聖化。先立志改行。獨居省私。絕諸誘端。每趨侍耶穌。不爲世冗所間。屢具耶穌及

聖徒所需資用供給之。屢乘耶穌出途行道。則舍延之。躬行婢役之事款。

後拉撒落病死已葬。耶穌至。令其復活。瑪大勒納別具奇香。伏地下。傳聖師足以伸其虔。至耶穌受難日。瑪大勒納親隨身。目不敢稍離。耶穌死。瑪大勒納隨聖母瘞之。瘞後入城捐重金貿異香。復以殮傳聖屍。幸遇耶穌已復活。因令回城報知宗徒。

迨耶穌升天後。如德亞國惡官圖滅天主聖教。先處分宗徒。或誅。或禁。或笞。或逐。至瑪大勒納則拘其

43

一家載於敗舟漂之海外幸泊弗郎濟亞國馬西里亞地登岸設教（詳見瑪兒大聖女行實）士民感服兄拉撒落持教柄姊瑪兒大立修會迄終管理

瑪大勒納習於獨修便出城外擇僻山遯世猛進茹草根飲清水寢地枕石每日明見天神降顧又嘗提舉入空聞天樂三十載後蒙主豫示終期托賢士請司教者賜顧於某日以賦耶穌聖體司教者趨命入山正見聖婦懸空合掌向天即謹就而以所奉耶穌聖體賦與之聖婦之潔神謝世棄軀登

天上國矣。其聖屍輙有德士幸知其事。來葬之。是山今其跡猶存。四方之民。每虔趨敬事。承所求之恩也。

弗即濟亞國王遇難。統軍出戰。不利。被擄於意西巴你亞近國。王無計可脫。幸記瑪大勒納所造聖跡。所施神恩於本國者甚多。乃立志懇乞賜祐。適聖婦瞻禮日。王齋戒祈望。深夜王寢。聖婦從天降臨。呼之曰。王前所求於天主者。茲幸見允。且以爲證。王隨我行勿疑。言畢。聖婦前引。王從之。少頃聖婦

反問王曰王知此何地對曰意仍在原處耳聖婦曰謬矣王已到本國去都門十五里耳言訖王如夢醒即視都門在前衆臣聞風出迎慶賀不已從是仁王深感再生再王之恩圖少酬謝即造寶殿以垂聖婦之功德於萬世也從來教中凡蔽于私慾獲罪天主或習惡久遠難更者多歸瑪大勒納聖婦而希望求賜隨感輒應焉

嘉大利納聖婦行實第十一

蕩物濟亞國昔有賢君吳豐聖后彼禮日大詳見本卷第二無男。幸天主賜以聖德女。以古聖女嘉大利納名之。

嘉大利納稱年預顯潔心。凡乳非其賢母。或清信之婦。必不食。遇不潔者。必哭而去之。不得近。少長母氏寄托賢婦室中。使漸引之。精修。賢婦一日登殿叩禮天主。邪魔乘虛假牛形。竊入觸傷之。賢婦歸視小女仆地垂危。懷抱調養。久之得生。賢婦聞魔

嘆曰。吾甚欲滅之。恨力不足。且天主不與也。從是更加謹育。伏庇上主。寵祐更長神智。

七歲。偶與鄰女戲。次夜邪魔即假前戲像諷之。良久。然後重責懲之。故後改圖。蓋吾天主玉成所選高人。借魔以豫除邪端。使早定純志也。至應婚之年。其親擇佳婿。女志在保潔。又苦親命。幸蒙天主默指姑從之。既婚。即傾心告夫。并陳修潔之美。勿從暫時虛樂。自失大寶。夫聞大服。同誓永潔。遂異寢。如兄如姊。爭先致功。相師以德。國衆仰敬。獨聖女

之兄視爲宗族之羞。嘵嘵怒詈。然聖妹善迎兄意。俟怒息。反化其嫂。

時聖女之母在羅瑪。聖女別其夫。依母同修。至都。母又他往。再往從獲晤。俱回羅瑪。向瞻諸古聖賢名跡。其夫病故。聖女在西都遙執喪禮。由是聖女日新加志。倍功積德。精修。當登天主堂頌謝時。一女衣白發光臨見聖女。聖女問故。答曰。吾爲爾嫂。蒙爾化。近死幸得安所。來相告聞。茲汝代祈上主福祐。以全其恩。我願足矣。倘不信吾言。將有使者從

本國至此。携寄黃金寶冠。我死時所留別。勿外也。言訖不見。數日後使果至。并寄寶冠。

聖女居西都二十五載。又從天主指示。偕其母渡海。往如德亞國。拜謁耶穌生死聖地居之。母老病故。聖女扶喪歸本國。葬訖。入貞女院。操心服身。內外柔謙。衣食藺薄。多勞少寢。寬於人。嚴於已。居女中正如太陽照暖辰星。潤活萬彙也。是故衆感以爲德表。周旋左右。

當是時。其所奉賢母骸骨。每顯大聖造多靈跡。施多

神恩。於是國主及大臣。會議擇聖女爲命使往「瑪」西都。代懇教宗依規察其母之功德神跡。列之聖品。聖女赴都忽逢教宗沒。緋衣大卿會議代者未定。聖女欲姑回籍。而都民感激德風。每來求教。有巨室之婦病危。聖女忽知其隱罪太重。遂往面勸悔解。婦迷深不聽。聖女痛憐。即伏地祝禱天主顯其至慈。立見黑雲從河中起。至病婦之屋。瀰漫覆壓。咫尺不相覩。雲中雷聲大發。驚駭鄰里病者聞之大恐。因哭求聖女親來提振。痛悔前罪。次日安

死。

又一賢婦連產七子皆數日而殤後復孕將產懼祈聖女代禱聖女至時親往竟使安產一女又幸久存也都城有河異常泛溢萬民失措趨聖女求濟聖女以謙志苦辭衆民不愜强置之流水之前以當其勢河水至聖女足便止且退反本處

又嘗以急事往納玻勒近都之郡貴家婦有女久被邪魔淫昵大受苦辱因見聖女求救聖女令其省解平生過失以杜魔門乃自祈天主降祐未八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麾逝去。

鞫都中凡五年。然後回國。途間役人睡。從車落地。碾壓糜碎。衆驚痛。聖女急下車。代求天主。并提拔之。一時全愈無損。乃復登途至家。忽遇一人從高墻墮落。折肢絶氣。聖女爲祈禱。立時復活。

數年。聖女老力衰。即求上主早賜拔於苦世之險。天主允意。乃收之天國矣。時耶穌降生後一千八十一年。按長曆爲宋神宗元豐三年庚申春分日。聖女卒時。明星顯屋上。晝夜不離。殯之日。大星亦隨

柩移至塚上塟畢方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瑪爾則臘聖婦行實第十二

瑪爾則臘世家之女生於祿瑪祿瑪者皇都也凡人崇世榮而賤身心者愈榮則減德家富厚而自滿溢者厥富惟增傲瑪爾則臘其以心潔爲尊榮以神貧爲富厚可謂一身兼形尊神富哉聖婦幼年喪父既而嫁七月良人遂亡如斯少年而寡焉家雖富貌雖美而握志甚堅惟以守貞完潔爲事也都中世家之子欲娶之者甚多更有一人族盛官高家豪聲重者慕厥德甚切盡心竭力欲就斯婚

因陳本心於焉爾則臘之母亞爾俾納曰我求是婚非爲狥私但我年已邁家業甚厚而無後嗣意欲得此賢婦以爲舉家資藉也母聞之喜百方勸女復婚曰爾年幼立志守節邪魔必以情慾時攻爾心年日長慾火日熾而此志必衰難保始終茲有富家勢重者願與爾婚是終身大賴也舍斯機萬不能遇

聖婦答之曰予必守貞以潔吾心俾天主時宅吾舍提撕加祐邪魔讐計何懼哉厥富勢之賴焉比全

能天地萬物主之賴乎聖婦志堅于是毋不敢强也此婚既辭乃閉求婚之門矣乃入室煉性避世避人若非親戚至要之事必不出戶葢以幼年之婦立志守貞若藏珍寶然邪魔必有竊盜之謀故于本身事事謹慎容儀端正行作動止無敢左顧右盼葢以目爲善惡啓閉之牖則私欲淨盡而大德斯光於是都中士民無不傾向然崇都萬方之聚好事者雖不免譏德毀名至于瑪爾則臘則莫敢妄談偶有不知量者詆毀瑪爾則臘人皆拂耳

不爲附和焉

夫聖婦正可謂萬世寡婦之表也葢因其心之潔舉動之儀標吾教中諸寡婦之規也醜其衣服惟爲蔽肢體而已薄其飲食惟爲度厥生而已家中所藏寶物玩器則施濟于疲聾殘疾與困窮無告之人葢克已濟貧耳至于男子即雖親戚與有德君子而無其介紹則不敢獨見左右使女惟用二種童身女與寡婦守貞潔者此皆有志于道而自尊者也葢以使女善惡可証其家主之刑于耳居室

不敢閒坐必留心于天主經典亟誦念之不忍釋手若饑渴之慕飲食然味其深意幸而得之即必試之于行將聖經所載拳拳服膺祈求天主開闢聰慧欲發露經典真意豁達之無差謬焉倘有餘工或教訓家人或行哀矜之事或習女工如此者已久聖婦之心日納神光感主洪恩無窮也此時熱羅尼莫聖人及兩大德教官至祿瑪欲于教化王議教中大事都中賢士淑女仰慕聖人之德求教者甚多聖人已自推辭惟瑪爾則臘仰止甚切

懇都中碩德君子勸求指示聖人于是解說經典見其領會越衆德修甚密教之亦覺忘倦經典諸難處惟聖婦通達見聖人必審問明辨倘有解者不明必論難至明而止聖女之學問日長誠中形外聲名洋溢四表都中博學名家俱不及聖婦焉熱羅尼莫教中諸議已定則反日露撒泠東都聖人去祿瑪教中人有經典難處必請聖婦發明之而聖婦止代聖人解焉不敢自居能解必歸之其師或前賢往聖也其撝謙如此葢知婦人本分以

無非無議爲務非爲教人學于人而已乃勞心于誦讀之業陰晴寒暑惟有修齋誦經日月久而體漸衰病傷于胃矣雖然滌潔之功守持甚固惟節之不踰矩耳食時不用肉味出門時甚希因而與大家貴介不相往來葢以本身已棄世上榮華厭觀俗婦之浮艶耳故惟以德潤身有或爲親戚或爲救濟或爲天主不得已而出門必擇寂寞之途必減隨從之使乃恥于出戶恐外人知其爲瑪爾則臘也惟喜隱獨故離都城居于郊外葢以碌碌

之心天主必不安居之耳。

聖婦于母至孝不待母命惟瞷志之所在而行益先意承旨也雖母之心過偏以聖婦無後欲其家事悉歸之于其孫聖婦本心不願繼兄之富而欲周窮民之急然既知母意即以家事全與兄子不啻嗜甘寧使失財莫敢不慰母心也

此時歐羅巴諸國聖教大行而多有修道之士然婦女修道大都出是民間世家尊貴者雖有修德之念恥服修道之衣以道衣鄙陋恐失其體耳瑪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則臘獨視之爲至尊至貴。知修德之婦女。是天主所重寵愛者也。故棄世俗之盛飾。以修道粗賤之衣蔽體。決不敢效世俗之態。知世人所尊貴者。天主鄙賤之。而天主所尊貴者。乃爲眞貴而已矣。瑪爾則臘一人既破世俗之所愧。則他有德之婦女。甘從瑪爾則臘。而以修道之服爲榮。都中世家婦女。乃徐徐化之。修道甚多。而前所恥者。後亦知爲大榮也。于是聖風漸傳都外。流行於萬方諸國。如斯大功。全歸于瑪爾則臘矣。

瑪爾則臘其爲聖教之功臣哉大阻異端之亂時有露費納自日露撒冷東京之祿瑪挾經典書籍其中端倪大爲毒心之廳書有序云是書聖熱羅尼莫準善之可傳之于萬方因而都中博學名士無不信從瑪爾則臘一覽即覺其隱怪明知其不爲聖人所善之書也必不可傳之於國不然天下歸之則大壞眞道也專心竭力以攻異端之說明辨而發其蔽不令煽惑眞道又作書與聖熱羅尼莫乞爲明證以指其差謬聖熱羅尼莫仰允其求大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闢異端之說乃都中不行而教化王亞納大削者亦禁絕之不許傳行焉

剛哉聖婦之勇雖居白刃之中安而無懼崔裁弟亞國有惡君名亞臘利哥貪祿瑪地方財寶振軍旅圍城祿瑪被破有兵入瑪爾則臘室問財寶何藏聖婦安然禮貌不亂持本體修德衣裳使之明知非積財之家乃爲道貧婦耳惡兵不信將殺之加以鞭朴聖婦默思天主受難憐哀之甚身體受打不覺痛苦聖婦雖在難中必存愛人如已之心有盛

德童身一女名賓濟比亞者恐惡兵凌辱涕泗哀求勿使相離同死可矣惡兵見其涕泣之切聽其哀聲并恭敬儀容乃動憐憫之心童女無害同虜置之聖葆祿殿瑪爾則臘虜中之苦難以盡述然面無憂容心不改樂蓋以虜非奪之財非滅之德反足加磨煉之功耳因而大慰友女勸勉甘居神貧口乏簞食瓢飲心飽神寵峻德不覺饑餓之患也感戴天主鴻恩心口讚美不已亟云予生之時赤體而出于胎茲赤體而入于土惟主之命是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是樂。被虜不久。體不傷。力不衰。自覺魂靈將離此身。友女知之大痛。不久聖婦恬然冥目若寐然。死于友女之手矣。時天主降世後四百一十年。按長曆爲東晉義熙六年。

HORTI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聖人行實 聖女行 三十四

56